

明穆宗寶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明穆宗寶訓

大明穆宗莊皇帝寶訓序

朕以冲昧未燭於理踐祚之初卽日考古帝王遺文故事講而行之庶幾高山在前仰止不遠顧以旁搜于異代不若家庭授受之為真而實錄所紀多附以臣下之奏牘又不若邇求

聖謨明徵定保之為要此我

皇考穆宗莊皇帝寶訓所為輯也欽惟

皇考躬神聖之資撫熙洽之運雖

在御甫及六年而

親郊耕藉幸學講武古帝王經世大法畧已施行至于百姓雖已安業而蠲貸之詔屢下四夷雖已讜服而戒備

明穆宗寶訓 序

二

日年言
之令尤嚴海內臣民固莫不忻戴而咏歌之矣惟是垂
衣端拱雅尚恭默故精神性術之蘊不可悉得而窺然
其言依古訓動合圖箴聰明涵于內照條理辨于物宜
則如日月行天望而見者蓋可因用而識體焉朕嘗視
膳宮中觀大官所奏御日無加籩四方災變夾聞輒軒
食靡寧威孚正于厥家法紀行乎至近左右凜凜謹守
官箴無敢違越尺寸此其崇護國脉培養元氣之道尤
為切至外廷所不聞宜其敷之訓辭播為聲教彰明較
著如斯也夫唐虞道在於典謨文武功存於雅頌波其
繼世皆神明齊聖之主猶恐懼德之不類釋思復序
為著龜矧予小子其敢師心自用以泰

先烈爰命儒臣櫛括實錄所載關切理道之要者得若干
條釐為八卷藏之金匱使與典謨雅頌並傳而因叙其
景行之意云

萬曆二年七月十三日

明穆宗寶訓序

四

穆

訓序終

大明穆宗莊皇帝實訓目錄

○卷之一

聖孝

聖學

謹天戒

端儲教

遵成憲

聽納

節儉

寬仁

正典禮

崇道術

重選舉

睦宗親

禮大臣

抑近習

持大體

慎恩澤

責實效

審用人

○卷之二

嚴考察

禁貪墨

專委任

重守令

戒諭臣下

理財

恤民

重農

賑荒

振法紀

慎刑罰

核功罪

恤軍士

修武備

飭邊防

懷遠夷

弭盜

除逆

大明穆宗莊皇帝實訓目錄終

大明穆宗莊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校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聖孝

○隆慶元年正月戊午

上勅諭禮部曰朕惟自古明君誼主莫不稱述其親之功
德薦之羨謚垂諸無窮蓋所以廣仁而崇孝也我

皇考大行皇帝英姿天挺

聖學日新臨御四十五年裁決庶政威權無一日不在於

朝廷子惠羣生意念無一時不存於海宇恩流如雨露
令斧如雷霆外清夷虜之氛內奠邦家之祚斯則成功
巍然不可尚矣至於聲明典禮植萬古之綱常屢布訓
詞闡千聖之秘蹟制作大脩聲教四敷其文章煥然又
莫或並焉朕方與天下臣民均切怙戴
昊天不吊

龍御上賓睞惟眇冲嗣奉丕緒既仰承於佑啓敢或後於
顯揚謹按彝規升薦

鴻號爰稽頌德之公論用昭傳美之至情爾禮部其集文
武羣臣定擬

等謹擇日恭上冊寶欽哉

○已未勅諭禮部曰朕仰荷

皇天眷命遵奉

皇考遺詔嗣守丕基君臨萬國溯惟慶源所自我

生母榮淑康妃恩實大焉朕曩居外邸奉養之禮既莫罄
於生前光揚之典又未崇於身後追思罔極痛切於衷
夫孝在篤於所生愛必由於親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
母恩未報大禮未舉其何以表因心之誼立成教之本哉
昔我

皇伯祖考孝宗皇帝上

生母淑妃尊謚曰

孝穆慈惠恭恪莊禧崇天承聖皇后祔塋

茂陵建

奉慈殿于大內歲時祀享萬世稱孝焉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

鴻稱舉遷祔之上儀營祀享之專宇爾禮部其會官詳議來聞

○巳卯

萬壽聖節

上以

大行皇帝梓宮在殯哀痛倍切諭免百官朝賀

○壬午勅諭禮部曰

皇妣孝潔皇后

皇妣孝烈皇后昔

皇考雖已定有謚號而

尊稱尚未備茲將屆祔葬祔享之期爾禮部會官議擬並具合行禮儀來聞

○五月庚辰勅諭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朱希忠等曰茲者恭脩

皇考世宗肅皇帝實錄已勅禮部采取事蹟命爾希忠為監脩官大學士階春芳朴以勤居正為總裁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儀等為副總裁官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姜金和等為纂脩官於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開館朕惟我

三月

卷一

三

皇考臨御天下四十有五年功德巍巍如天之大固未易以名言然其政令賞罰之施制作文章之盛言為典謨動成軌範其事布之天下其文且在有司可得而稱述也茲命爾等稽古義例纂輯成編以啓後人貽法萬世其一時吏職之稱否臣下之媿惡亦得附見以垂鑒戒爾等宜悉心綜理夙夜勤事毋忽以致遺毋誇以失實毋漏以廢公毋怠以玩歲殫乃心力用亟成一代之令典以觀揚我

皇考之耿光稱朕意焉欽哉

○隆慶四年九月辛卯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等言近者審錄重囚閱方士王金陶世恩陶放申世文劉文彬高

守中等獄詞不覺慙流涕曰

先帝受誣一何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殞於非命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為不美蓋實有其事而不容掩故有以流傳而取譏於後也以我

先帝是果不得正終實有其事否乎

先帝聰明睿智事無大小悉洞燭其微至於保愛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院官一劑亦必有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既服受傷不以為言又復服之之理此自

陛下所明知也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

正月

全夏一

四

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

上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知也今乃曰金等妄進藥
物遂損

聖體比金等子殺父律謂

先帝是金等所害

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議事者乃儆

先帝為詞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先帝為何如且

陛下以父子之間而明於

陛下前誣

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陛下為何如今罪招中明開

先帝為人所害是何事體每歲審錄大廷之上明說

先帝為人所害是何語言凡在臣民皆不忍聞久懷痛憤
九重為遠此等情狀何由得知臣如不言其誰為

陛下言者若不極明其事恐天下後世信以為真卒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則天地古
今之變無有大於此者而

陛下亦何以為情也伏望勅下法司會同多官從公再訊
務見的確然後渙發綸音明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
其事於後世使皆知

先帝以正而終更無他說則不惟可以仰慰

先帝在天之靈而

陛下為

親昭雪亦可以明父子之恩臣等為

君昭雪亦可以盡君臣之義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至於金等惡孽滔天自有當誅之罪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萬死何足惜哉

上曰茲事情重大法司其會同多官訊實以聞於是刑部會府部大臣及錦衣衛科道官於承天門外鞠之盡反金等獄詞言金等進藥無事寔前所坐悉妄第他罪惡尚多不當輕縱請更下法司改傳正律

上曰我

神聖履智荷

天篤祐壽考正終享國享年乃自古帝王所罕及者何嘗
輕用方藥却乃委罪於人茲事既會鞠明白其宣付史
館紀錄垂示萬世金等既有別罪依擬更論具奏

聖學

○隆慶元年三月乙酉勅諭禮部曰朕惟講學乃帝王進
德圖治之首務茲

山陵事畢經筵日講宜即舉行爾禮部擇日具儀并合行
事宜來聞

○四月癸巳命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朱希忠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知經筵事少

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春芳郭朴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高拱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以勤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
學士張居正同知經筵事賜之勅曰朕惟帝王備齊治
平之道具在經史然必講明之無疑庶幾推行之有效
肆我

祖宗

列聖法古帝王講明正學經筵盛典世世舉行朕以眇躬
君臨萬國仰承丕緒恒思克荷之艱祇率舊章冀獲多
聞之益今將以四月二十二日御經筵命爾希忠爾諧
知經筵事爾春芳爾朴爾拱爾以勤爾居正同知經筵

事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趙貞吉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林樹聲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掌院事潘晟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殷
士儋國子監祭酒林爌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
呂調陽翰林院侍讀呂吳王希烈備撰諸大綬丁士美
編脩孫鋌張四維林士章陳棟充經筵官階春芳朴拱
以勤居正并晟士儋大綬四維日侍講讀夫君以脩德
為要宜勤講學明理之功臣以輔德為忠務盡責難陳
善之實卿等其尚端志竭誠稽於古訓啓沃朕心凡經
史所載理欲消長之端政治得失之故人才忠邪之辨
統業興替之由明白開陳毋有所隱務俾學緝熙于光

明治允躋于隆盛上以副

皇天

祖宗眷託之重下以敷海宇黎庶熙皞之休而卿等引君當道輔成上德人臣之職斯無忝矣欽哉

謹天戒

○隆慶元年六月丙申

上諭輔臣曰連日霖雨不止有傷民間禾稼朕甚憂之其令戶部查覆被災地方以聞內外仍痛加脩省是日禮部議上脩省祈禱及停刑禁屠事宜

上曰內外百司其各務省愆脩職以副朕畏

天恤民至意祈禱自明日始各衙門官青衣角帶及停刑

禁屠俱五日諸司奉行不以實者該科劾奏

○丙午御史劉翺言北直隸武清縣等處山東汶上縣等處水災異常漕河隄岸橋閘與民間廬舍田禾沒者過半請下撫按臣查勘蠲賑備理事宜即條上之以俟裁處上曰暑雨為災內外官其勉循實政共圖消弭因下其章於戶工二部

○七月丁卯

上諭禮部曰秋霖不止重為民災朕祇畏

天戒軫念時艱深用憂惕內外各官着各痛加脩省自十
五日始青衣角帶辦事仍禁屠五日順天府祈禱晴日止
○十二月丙申禮部言今歲四方奏報災異特多請

皇月實川

卷一

上敬

天法祖勤學親賢深以供敬為戒

上曰

上天示異理宜脩省事闕朕躬者自當加慎灑大小臣工
其各秉忠君體國之心脩舉職業消弭以盡交脩之義
○隆慶二年三月戊寅京師地震禮部尚書高儀等請令
百官脩省青衣角帶辦事三日仍頤

上親賢遠佞勤政講學以供敬為深戒以勵精為遠圖絀
粉飾之彌文崇交脩之實政

上曰災變非常委宜知儆事闕朕躬者當自加慎爾等百
司其痛加省勉盡職業也、虛文

○十二月庚子禮部類奏是歲四方災異比往年特多而山西天鳴地震男子化女及浙江水旱尤為異常宜痛加脩省

上曰

上天示警朕夙夜兢惕不敢怠荒爾內外臣工其務實心體國備舉職業共圖消彌以仰承仁愛之意

○隆慶三年八月辛亥以是歲災異頻仍詔天下暫免刑
○十一月癸巳吏科給事中戴鳳翔以京師雨水冰凍狎盜安民六事章下禮部因類奏災異并覆鳳翔疏請行內外諸臣痛加警省仍勸

上勤政事虛聽納以仰答

天戒

上曰然今歲災變異常

上天示警朕心深切兢惕爾內外臣工務痛加儆省俯察
實政共承

天意

端儲教

○隆慶元年正月戊辰禮部請冊立 東宮

上諭曰皇子年尚幼且先賜名徐議冊立

○甲戌賜 皇子名

上親告

奉先殿

大行皇帝几筵而命皇子以辭曰朕茲恭請命于

祖考賜爾名曰夫鈞者言聖王制馭天下猶制器者之轉鈞也其為義大矣爾其念之哉

○隆慶二年正月癸亥禮部尚書高儀等復上疏請立東宮其畧言自古明王圖治忠臣其其吳不以建儲為重所以定國本安人心也恭惟

皇上篤生元嗣已踰六齡主器得人臣民歡戴早建預養宜在此時臣伏睹宣德弘治中

皇子皆二齡而冊立成化中

皇子六齡而冊立具在國史今

皇子雖在冲年而舊典可據且竒表秀發睿質異常必

皇明實訓

卷一

十

冊立之儀既行則教養之道可舉惟

皇上早從衆心擇日冊立實

宗社萬年無彊之休疏入

上乃許之曰卿等請建皇儲至於再三瀝誠彌切陳義甚
正特允所請其擇日具儀以聞

○三月辛酉

上御皇極殿傳制冊立皇子

為皇太子命成國公朱

希忠為正使持節大學士徐階為副使捧冊寶詣文華

殿行禮冊文曰蓋聞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

於長子朕恭膺

景命嗣撫丕圖遠惟古昔早建之文近考

祖宗相承之典爰遵

天序式正儲闈咨爾元子

日表粹和天姿穎異誕祥

虹渚夙彰出震之符毓德龍樓允協繼離之望是用授爾寶冊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於戲啓克敬承是以識如傳之衍誦能基命是以卜姬祚之長爾尚式彼徽猷定乃幼志勤春夏秋冬之學用廣聰明親左右前後之賢豫端蒙養俾三善悉備百度惟貞益綿

宗社之洪休普慰華夷之仰戴斯予一人永有慶焉欽哉
○隆慶五年正月庚寅大學士李春芳等言

先朝故事

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即今春和

皇明寶訓

卷一

宜命臣等舉行如例不惟臣等獲遂仰瞻之私而東宮殿下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且今歲來朝官負咸願一睹

睿容請于二月上旬之吉許臣等率諸臣于文華殿門朝見以慰天下臣民之心

上許之令以二月二日謁見

○隆慶六年二月庚戌以

東宮出閣講學命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儀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余有丁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編脩陳棟充侍班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馬

自強陶大臨翰林院編脩陳經邦何洛文檢討沈鯉張
秩充講讀官檢討沈淵許國充校書官制勅房辦事大
理寺左寺正馬繼文徐繼申充侍書官先是大學士高
拱等請選

東宮輔導官僚會同吏部推舉

上曰東宮官宜加慎選不必備員于是拱等疏名以聞
上從之仍諭拱居正提調各官講讀

遵成憲

○隆慶元年六月丙申先是御史張檟言皇極等殿門宜
悉復

聖祖舊額太監李芳言南北二郊當合祀

上俱下禮部會官詳議至是上議曰

天子正朝之殿所以臨御萬邦其名義實至重我

皇祖締造之初名以奉天蓋用明王奉若天道之意

先帝因

天心示變革故鼎新之餘更曰皇極蓋取洪範皇建其有極之意為義並精所包皆廣至於他殿閣名額先後雖殊意各有當夫

皇祖為創業垂統之聖君

先帝實中興禮樂之英主凡有制作莫不仰順

天心遠稽古訓皆非臣下所敢輕議但竊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善繼善述因革得宜凡事關典禮綱常安

危治亂遺詔所載者俱次第釐正其遺詔所載
更張者則率循成憲不愆不忘益釐正者所以新一時
更化之宜而率循者所以存三年無改之義

聖明舉措高出千古若殿門等額遺詔未載關係頗緩今
使於

先帝山陵甫畢之後一旦舉而盡更之竊恐

皇上純孝之心有所未忍臣等以為宜遵舊名為常又言
臣等謹按周禮言圜丘方丘之制甚詳列載燎壇瘞坎
禮樂象舞之數亦各有別則知天地分祭之說在成周
已然矣秦漢之初去古未遠皆主分祭自是而後則分
合靡常而議論不一然大抵主分祀者十之六七主合

祀者十之二三程頤朱熹號稱大儒一則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一則曰天下有二大事一是天地不當合祭則分合之當否槩可見矣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一時廷臣斟酌考訂建

圜立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

方立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蓋亦倣周禮而為之至

洪武十年偶感陰雨始改合祀我

世祖皇帝應運中興乃集廷議更定四郊如洪武初年之

制當時諸臣亦多辨論

先帝折衷斷自

聖心銳然舉行然非

先帝作而為之實遵

聖祖初制也恭遇

皇上嗣登大寶遵奉遺詔凡一應郊社等禮下之廷議令
參稽舊典斟酌改正中間如大享之禮祈穀之祭與天
帝社稷之祭原不係

祖宗舊典及與古禮不協者俱已釐正惟此四郊二祀原為
聖祖成制臣等如舊請行荷

聖明允俞北郊之禮又以備舉若復輕議更改臣等未見
其可竊以為當如初議

上曰殿門等名出自

皇考欽定

郊壇分祀亦

皇考復議

皇祖初制俱如舊遵行不必更改

隆慶四年九月甲午詔復京營舊制自京營改六提督
法令不一人人持意見擇便利旬月不決兵科都給事
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
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

陛下柰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勲臣故而用三
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
賢惟一心猶惧有十羊九牧之患况一分兵馬輒起異
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千把總

受恭遊令倏焉而副將之令至又倏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倏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居常猶忌之以之臨敵蔑不敗矣各衛所官軍雜置三營中即有公移則以一官徃來六提督之門其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將各領兵五枝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之為三大營分之為六副將又合之為一總督一協理蓋俱用

先帝之制而諸副將之分屬統領者又適當輔臣分制之議夫誰曰不可故臣等以為文武大統帥則莫如復先帝制使其諸副將參遊等官仍從近議分統上是之乃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

○十二月壬寅禮科右給事中戢汝止言宗室之請名封
選婚宜改屬巡按御史代為具奏則可免王府需索之
弊而婚禮不至愆期

上謂

祖制不可更報罷

聽納

○隆慶元年四月庚寅命建翔鳳樓于宮中都給事中馮
成能等言

皇上初御宇內

山陵甫畢正宜脩舉政事以新天下之觀瞻今他務未遑
而亟于翔鳳之作流聞四方以為工作復起詔令之

信舉動之不當從此始矣今四方多虞公私耗竭一毀一建工費不貲昔文帝作露臺惜百金之費而止翔鳳之費不止百金而

陛下之仁優于文帝臣竊謂

聖心必有不安于是舉者惟

陛下重明詔恤民窮亟賜停止

上嘉納其言遂罷之命以紫極殿等材收貯別用

○七月丙辰

上諭內閣曰朕即位以來賴卿等輔弼乃科道官不諳事體屢肆欺言卿等宜有以處之於是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上疏極言

聖明之世不當以言為諱宜發德音明示天下使曉然知
前日之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皇上本意庶忠言日聞無壅蔽之患

上報曰聽諫朕之素心若所言當理無不嘉納昨諭乃謂
妄言失實者此後爾等進言各宜審擇以稱朕意

○八月戊申

上諭內閣欲親詣

天壽山行秋祭禮大學士徐階等上疏言

皇上重

祖宗弓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欲躬脩

陵祭此乃

聖孝所發視他遊幸不同但

天子之孝以保安

社稷為大故

累朝舊制發引之送止于午門而祭祀之禮惟

太廟親奉其

山陵皆止遣官即在常時尚未輕出凡以重

社稷也乃今東西二虜日夕窺伺薊遼宣大警報屢聞此

何時耶

皇上顧欲冒危而徃萬一至彼稍有震驚于時悔之亦復

何及此不獨臣等及諸臣民不顧

皇上有此舉動竊惟

三月朔

卷一

十一

祖宗在天之靈愛護

聖躬記念

社稷尤不樂

皇上有此行也乞深留

聖恩特賜停止

上初不允今如前旨傳行於是階等三上疏極言

天壽山之役即黃花鎮黃花鎮之外即虜地今虜既結聚

萬一猝入何以禦之適據邊將報稱東虜土蛮等欲犯

喜峰口西虜把都兒等欲犯古北口此繫豈輕小者預

皇上熟計之母以萬乘之重輕試于危險

上悟乃止命以事寧之日奏行

○九月丙辰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巡視京營給事中孫枝御史韓君思等各上疏言內臣不當坐營且圍營裁革已久亦無可坐乞追寢前命

上以示輔臣徐階等言

太祖時原無圍營團營之設起於景泰年間至嘉靖二十九年已經

先帝裁革特以大明會典脩於正德中未及明載今內臣委無圍營可坐事体有礙施行言官所言無非仰望

皇上遠遵

太祖之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以應俯從

皇明寶訓 隆慶一集 十一
上不悅因詰階等何故不奉詔令且以意對階等對言
皇上有旨臣等豈敢不遵但團營先於嘉靖二十九年
先帝因虜賊入犯懲戎務之廢弛考

太祖之初制將團營裁革內臣取回數年以來事權稍得
歸一操練漸覺有效良法美意誠萬世所當遵行者也
今命內臣坐營若據見在之制則已無營可坐若必欲
用內臣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更變不惟臣等不敢竊惟

聖心亦有所未安者且團營始於景泰革於

先帝臣等下情實願

皇上惟以

先帝為法是以昨蒙發下科道之疏輒有陳奏無他意也
上納其言遂命罷之

○十二月乙酉尚衣監太監高相等奏以物料不充乞如
嘉靖十七年例增額召買工部執議今詔書方務節省
而相等首開糜費之端不宜聽許得旨如部議

○壬寅滄州鹽山縣丞王邦直應詔陳十事一減賦役以
招流移二實倉廩以備凶荒三戒有司以去奢僭四清
驛遞以革冒濫五禁勢豪以除暴橫六正仕途以塞奔
競七重功績以明考課八慎作養以剔繁冗九嚴簡練
以脩武備十振紀綱以勵風俗

上曰此奏多切時弊該部着議以聞勿以官卑廢言

○隆慶二年正月戊午孟春時享

太廟先是

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行禮官請

上親祭不允于是大學士徐階等疏言祭祀者國家之大禮春祭者四時之首禮在

皇上必躬奉裸將而後為孝為敬在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歆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自非有甚不得已之事未有可以遣官代行者易曰萃亨王假有廟言萃聚精神總攝眾志之道莫大乎宗廟也仰惟

皇上當萬國來王之初朝覲官吏會試舉人四夷朝使咸
集闕下正宜致謹

廟享以奉合天下之心而乃無故遣代恐非所謂奉之道
也且自宮至廟其路不遠莫獻有數其禮不繁

皇上躬一奉行勞亦不甚夫以宗廟大禮雖勞且不當避
况非甚勞者乎臣等謹披瀝上請惟

聖明鑒允仍親詣

太廟行禮

上乃從之

○四月壬午先是

上令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戶部銀六萬兩買金一萬兩

大明實川

卷一

二上

進用戶部尚書馬森等言

皇上知太倉之積不足以供邊餉故出內庫銀買金甚盛心也第黃金產自雲南所出有限歲額不過二千尚多逋者至於商人尤難責辦

先帝時曾買金二千日積月累僅能足數不能足色尋詔停止以此金暫貯太倉今欲於數日之內即滿一萬之數臣等知其不能請先進見貯太倉者督雲南布政司亟進年例以供

上用又

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銀兩且不必登取見在金進用

○丙申詔脩理禁門城樓及疏濬御河工科給事劉繼文言今財力詘乏邊務方殷不宜興不急之務以滋勞擾工部亦以為言

上乃命工部會同內官監酌量緩急次第脩理

○隆慶四年三月甲申尚衣監崔敏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數至十餘萬工科都給事中龍光執奏今江南各處大水道殫相望即歲辦猶恐不前若復重以額外加擾民何以堪於是工部覆言加徵不如趣正供之為易新派不如責舊逋之為速宜命所司亟查原造之數立限

催徵庶公用不之四困亦紓

上然之乃詔下加派數中惟供御用者別造三分之一其
他悉以准歲造之額

○六月丙寅命工部建光泰殿祥瑞閣於長信門南工科
給事中龍光上疏諫不納工部尚書朱衡等復言帝道
宜靜不宜動今隆道英明等閣工役甫竣

皇上正宜凝神淵默導迎和氣若再興大役非惟禁地不
安亦恐財力有限臣等竊羨之見不敢不盡其愚

上遽命止之

節儉

○隆慶元年四月丙午禮部覆戶科左給事中何起鳴言

往時西番進獅光祿寺日飼一羊攝上供之費以養
用又南京進鮮馬快船承天府增進香木等物擾害地
方俱當詔罷太常寺歲用牲三千有餘例以行戶上納
價未及領而上納之費已數倍當令科道官會同該寺
給散牲價及稽察奸弊得旨進鮮船騷擾及太常寺一
切宿弊如議禁革承天府香米等物及外夷珍禽異獸
即行停止不許進獻

○五月庚午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薦新上供
但令光祿寺備辦毋得奏遣內臣著為令

○七月丙寅光祿寺少卿李鏗條陳議處供應十事一傳
帖用印信以防奸欺一申明宴享規制一服制未及大

祥乞罷張飲設樂一寶坻縣魚鮮每年止辦一次薦新
一清理器皿一查革冒支工食一畜飼獅羊糜費無益
宜停止一革田內差常數之外隸籍本寺者一夷人朝
貢事畢趣令出境一庫銀見存不及二十萬乞加意撙
節下禮部覆議皆如其言得旨獅子除已貢者今後勿
令再進壽羊除隆慶元年以前盡數發出餘悉依擬

○十二月戊戌

上諭戶部查內庫太倉糧銀出入數尚書馬森奏太倉見
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俸
糧之需該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
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須得銀

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筭僅足三月京倉見存
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一百五十一石歲支官軍月糧
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又加二十二萬餘
石以今歲筭抵僅足二年有餘時勢至此萬一有不虞
災變供費浩煩計將安出臣愚以為生財未若節財多
取不如儉用恭惟

皇上登極首詔銳情節省止土木之工罷珍寶之市捐無
益之費捐不急之官其一念節儉天下固已喁喁然歌
詠盛德茲復稽帑藏出入大數憂深慮遠之心更出尋
常萬上臣切以為

皇上興念及此國家之福也然書有之曰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夫儉美德也慎之誠是也而必曰惟懷永圖蓋惧夫儉德之不終也伏願上計國儲之匱乏下恤民生之艱難視銀數之少若此則百金之費必思所以惜之視糧數之少若此則九年之蓄必思何以致之持守此心終始不變由朝廷以及百官由百官以及萬民共成恭儉之化漸致殷富之盛則一切權宜掇括可以勿行而皇上憂國愛民之心亦當少慰疏入

上手詔曰帑藏之積何乃缺之至此朕於一切用度十分省減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爾等尚當悉心措處以濟國用

○隆慶二年三月丙寅御用監奏合用金箔漆硃等料

減定數目請行工部辦送本監工部以漆硃等料皆舊
例所未有宜以嘉靖初年為則其金箔等如數處辦自
今各監局物料仍如節年事例不得加增

上從部議

寬仁

隆慶元年八月辛卯南京刑工二部以徒犯錢金等援
聖極恩詔乞赦各持論不合移刑部議刑部侍郎樊深
等議言臣謹按大明令凡徒犯以主配所者例不許放
還祇因市板訛謬流傳不一故工部執以為可許刑部
執以為不可許以法言之則刑部當是無可疑者第徒
流著役之人雖律令俱稱不宥然以臣所聞大明律內

一款又有赦書臨時定罪名特免之文則是國家立法之意凡遇霽恩若止是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當拘常赦不原之律其餘自當別論今

皇上登極覃恩既不止於傳旨肆赦而臨時所定又各條有罪名豈可以常赦所限而拘之乎且詔書所云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者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徒流著配之人獨非已結正者乎臣惟國家赦宥有法所以立萬世之經使人難犯登極有赦所以溥曠蕩之恩使人自新今遵行明詔而又膠柱乎律令奉揚殊典而又掣肘於常法宜乎其執滯不通也況上荷洪武近及嘉靖年間赦書往往於此輩有開釋者亦未聞謂其與律

令背馳且徒流之罪例許拆贖此輩獨以無力故就寄靡今偽印發塚諸死罪不應拆贖者既蒙寬宥而此輩獨以已至配所反不得一霑殊恩恐非所以昭哉

皇上樂與天下更始之意第事不歸一故人持兩端伏乞明示德音布告中外使奉法之吏有所依守疏上

上曰登極覃恩與常不同徒流人已至配所者特許放還○隆慶三年正月壬申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詹仰庇巡視皇城遇醫官自禁中出言

皇后遷于別宮寢疾危困仰庇上疏曰臣聞天子之有后所以分理陰教正位六宮之首故宮闈之教修而後陰陽之理順今

皇后殿下乃

先帝所擇以配

陛下以為

宗廟

社稷之主四方家人之則者也臣昨聞道路流言

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年又有言睿體抑鬱成疾

皇上畧不省問者有如一旦不可諱是上累

聖德而貽天下萬世之議臣寔痛之入朝之際嘗竊問大

小臣工亦無不憂懣泣下者而事涉宮禁不敢明言臣

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犯忌諱亦當死臣今

日固決死然願

陛下一聽臣言復

皇后於中宮時加懨問則臣死賢於生

上曰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乃移居別宮冀稍安遠却疾耳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初仰庇䟽上衆謂禍且不測仰庇亦自分重譴及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聖德焉

正典禮

○隆慶元年正月丙寅禮部遵詔會議郊社諸典禮及祔葬祔享之制一郊社之禮臣等謹議天地分祀昉于周禮圜丘方丘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諸儒議論不一哉

太祖定昴之初與一時儒臣斟酌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
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至哉

皇考大行皇帝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

太祖始分而後合

皇考改合而後分然

皇考之更制卽

太祖之初制也今分祀以久似難紛更宜照例

南北二部于冬夏至日恭請

聖駕親詣致祭仍奉

太祖高皇帝配其東部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部以丑辰未

戌年聖駕

聖駕親祭餘歲遣官代行其太歲仍于歲暮孟春遣官專祭至如天神地祇已徙祀

南北郊其仲秋神祇壇之祀不宜復舉一祈穀之禮臣等謹議禮稱元日祈穀于

上帝其詳亦不可考我國家先農之祭蓋卽祈穀之遺意自

皇考俯納言官之請肇舉此典夫旣祭先農復云祈穀二祀并行于仲春不無煩數且玄極寶殿當禁嚴之地而使百官陪祀宵分出入事體深有未安臣等竊以為宜罷祈穀之禮止于先農壇行事為當恭遇

聖主登極則親祀先農并行耕藉禮其餘每歲仲春仍遣

順天府官代行庶合

祖宗舊典一大享之禮臣等謹議明堂大享雖稱古制而
制度之詳亦不可考見

皇考肇舉此祀無非追宗

睿宗以招

嚴父配

天之孝但自

皇考視

睿宗則

睿宗為

嚴父自

皇上視

睿宗則

睿宗為

皇祖若以今日仍奉

睿宗配

帝以于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義不甚相協恐非所以

安

睿宗之靈而安

皇考之心也故臣等以為大享之禮可罷一社稷之禮臣

等謹議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名曰

太社

太稷而帝社稷之名則自古及

祖宗朝皆無之國初

太社稷之建參遵古禮而

皇考仍以勾龍后稷配寔合

太祖初制無容別議至于

帝社稷之祭不無嫌于煩數臣等竊以為正宜照舊奉

太社

太稷之祭其

帝社

帝稷宜罷勿舉一

陵壙

廟祔之禮臣等謹議哉國家自

宣宗以前

陵寢合葬皆止一后至

裕陵則二后同祔葬

茂陵則三后同祔葬若

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后惟元配始得升祔恭惟

孝潔皇后為

皇考大行皇帝元配禮應合葬

永陵祔享

太廟先年

神主回京時本部曾請祔享以其時未有本室暫祔

三月

卷一

二九

奉慈殿側以俟

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然非元配今先已祔廟又奉

孝潔皇后同祔則二后並配非

祖宗舊制若因

孝烈皇后先祔而遂使

孝潔皇后不得升祔則舍元配而祔繼配亦非

祖宗舊制况

孝潔皇后宜祔之禮

皇考先年已有欽依近日復有遺命臣等竊以為

皇考大行皇帝升祔

太廟之特宜諱

孝潔皇后祔享而移奉

孝烈皇后于別所仍于

大行皇帝發引之先遷奉

孝潔皇后梓宮于

永陵與

聖母梓宮同日祔葬

孝烈皇后既以祔葬似當以次列祔其

孝潔皇后

孝烈皇后尊諡乞勅臣等撰擬議文奏進薦上册寶庶幾

名分正而典禮全矣

月曆

卷一

上曰禮官既會議允當其如議行之

○二月甲辰先是禮部言國朝

廟制一后配

帝其禮甚嚴如先年

孝肅皇太后

孝穆太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皆祀于

奉慈殿近年乃遷奉各

均祀于別所令

孝烈皇后改題神主宜勅所司于太內別建殿宇奉安以

副

皇上一體孝事之意

上命會官定議以聞至是上議言

列后奉祀別所例有二端非祀于大內之別殿則祀於
陵寢然內殿之祀似近而專

陵寢之祀稍疎而遠今

孝烈皇后以

先帝祀之則位非元配

太廟祔享之禮固當遷改以

皇上視之則分為

母后近方祗奉尊稱若使適遷于

陵寢則于

皇上追崇之孝臣民瞻事之情均有未安臣等反復詳議
惟大內別殿之祀為當疏入得旨俱如議行遂以景雲
殿奉

孝烈皇后專祀

○乙巳禮部言

睿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既升祔

太廟奉祀內殿凡行禮之日已與

列聖同臨鑒享而復有玉芝宮諸祭祀似為煩數請米羅
之止存日供之膳

上謂玉芝祀典出自

皇考孝思復命詳議以聞於是尚書儀等復言我朝

宗廟之常禮如每年四孟及歲暮大禘則止行於

太廟大小節辰及

列聖考妣忌辰則止行于內殿未嘗有并祭者國有大事
或告于

太廟或告于內殿亦未嘗有并告者今于玉芝宮則無所
不祭無所不告是

列聖皆一祭一告而于

睿宗則兩祭兩告也其在

先帝行之則以為豐于禩廟未為不可今

睿宗于

皇上為

皇祖凡事必兩祭兩告則遠而

列聖近而

先帝

皇上將何以處之此所謂禮之難行難繼者也至于日供之膳則有可言者謹考南京

奉先殿原奉

太祖以上

列祖神位于中迨北京

奉先殿成南京

奉先殿各祭俱罷而供膳至今不輟蓋以奉安神位之所

而特存有舉奠廢之義也今玉芝宮既為

睿宗原廟近又設有

二聖神位故臣等以為日供之膳宜加舊奉設而悉罷其
四時享祫及節序忌辰并有事奉告之祭庶國家之典礼
先帝之孝思可以兩全

上從其議

○四月甲辰始命夏至祭

方澤以卯時行禮先是冬至祀

天孟秋享

太廟春秋祭

社稷先師孔子歷代帝王俱用子時祭朝日壇以卯時祭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三

夕月壇以酉時孟春孟夏孟冬時享及祫享
太廟俱午時夏至祀

地時未有定至是太常寺以請遂定于卯時

崇道術

○隆慶元年八月癸未朔

駕幸大學行釋奠禮於先師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李春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陳以勤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張居正襲封衍聖
公孔尚賢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楊博兵部尚書
郭乾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趙貞吉分奠四配

十哲兩廡禮部侍郎潘晟致奠啓聖祠畢

上御彞倫堂命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坐賜茶後祭酒司業經坐講上宣諭師生曰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師生其勉之

○乙酉勅諭國子監師生曰朕以眇躬繼承洪緒總億兆君師之責深惟古昔帝王臨御天下莫不建學立師宣明教術育賢善世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思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爰循舊典紀元之初躬親太學祇謁先師孔子因進爾師生講解經義厥禮告成爾師生其曷以稱塞朕意夫學校之設以明人倫也五倫之道根于性命之自然而推極其用則化成天下恒必由之六經垂憲

炳如日星所以發揮斯道者甚備會其首要身體而力
行之以措諸事業非今日教學之所急與朕方立極綏
猷為天下先爾等其夙夜祇懋相與講求經術之微悖
叙彞倫之大期于體立用廣以成化于今上追古雍熙
太和之盛無令唐虞三代得專其美不亦善乎若乃徒
事辭章離經畔道率忘其性命之實而靡適于世用非
所望於爾師生者也欽哉

○隆慶五年九月戊辰先是六科給事中韓楫等十三道
御史馬三樂等交章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下禮
部會廷臣禡議至是上議曰臣等謹按瑄山西河津縣
人方幼年一見濂洛諸書卽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棄

去詞賦專心于是其學以復性為的以居敬窮理為功
以反躬踐履為實潛心體玩至老彌精克養之純超然
自得此其學問之大原也平生言動舉止悉合于矩辭
受取與一揆諸義居家則孝友無間與人則樂易可親
中正足以矯枉律徧剛直足以庶頑立懦此其行履之
大畧也所著有讀書錄有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為事
而隻字片言皆可師法微詞粵諫悉合聖謨至今學者
莫不尊信而誦習之此其著述之大旨也至于立朝行
已之際不拆節于權門不謝恩于私室不屈于貴近不
懾志于臨刑榮辱不以關其心死生無以易其操此其
樹立之大節也故一時信從者有河東夫子之稱一代

真儒之許至今無異議焉間有疑其著述之寡者不知學貴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不為不多又有言宋時羅從彥李侗諸儒尚未遍祀瑄不應獨祀者不知從彥等皆講求聖學于大明之日而瑄乃興起于既絕之後課其難易功實倍之惟

陛下博採人言俯垂臨決早賜施行其於世教士風非小補也疏入

上曰瑄公論既定其准從祀

重選舉

○隆慶元年七月甲子禮科給事中何起鳴奏申飭科場事宜一曰重懷挾之罪 曰革傳遞之奸一曰慎同考

之選一曰正諂諛之風一曰預監臨之差一曰嚴詭騙之罰得旨懷挾傳遙諸弊依疑枷號重處今後科場檢不嚴閑防不密責在外簾舉動不慎校閱不公責在內簾禮部并都察院分別參奏餘悉如議行

○甲戌遣御史凌儒陳聯芳監順天鄉試

上以科場事重邇年弊多諭儒等悉心綜理嚴加禁革以副朝廷求才之意先是兩京監試御史皆臨期方遣禮部以為倉卒之際不便防奸故是歲遣官特早去

○隆慶二年正月壬申河南道御史王好問條陳科場四弊一號舍二懷挾三代替四透漏俱宜嚴法閑防禮部覆奏

上曰奸弊不法何以得真才監試御史其盡心嚴察不得寬縱

○二月壬寅禮部覆提學御史周弘祖奏正士風五事一廣恩貢以實國學二申卧碑事例以整澆風一文任教職以收成效四責成有司以懲玩愒五試題須善惡並陳以革剽竊之習

上曰開貢本為求才各提學官其嚴選毋濫廷試之日發回三名以上者提學官以不職論降一級

睦宗親

○隆慶元年正月戊辰復鄭王厚烷爵管理國事如舊仍歲加祿米一百石釋鄆凌王府鎮國中尉勤熨及其子

朝切師本府有司存恤先嘉靖間厚烷以建言時政忤旨盟津王長子祐樞因構之王遂奪爵勤熨朝帽亦以赴闕言事俱發高牆禁錮至是禮部奉詔書請寬釋優處故有是命

○七月乙丑宗人府掌府事駙馬都尉鄔景和疏辭歲祿一百石

上答曰祿賜乃朝廷待臣常典景和但盡心供職以圖報稱不必辭免

○隆慶二年五月戊辰肅定王妃吳氏奏以孫肅懷王無嗣請令定王姪管府事輔國將軍縉熾承襲王爵仍賜給丁土以供祭膳禮部覆言宗藩封爵莫重於親王往

皆縉燻請封

先帝宸斷謂越世無相繼之理成命昭然孰敢違越宜令
縉燻安分守職毋得輒假王妃名再三瀆請

上曰

皇考宸斷倫理明正縉燻不准繼襲但將該府衛所等悉
一切裁革同於犯罪國除恐非

先帝意且惇睦之道不如此其再議以請于是禮部又言
縉燻既為將軍則與親王統體自別衛所所以衛親王
也不容僭踰肅王及世子金寶非將軍所宜用自當奏
繳或量摘衛以資耕牧土田之用而王妃所受金冊容
其身終奏繳則朝廷惇睦之仁裁制之羨廢幾兩盡從

之

禮大臣

○隆慶二年二月丙戌大學士徐階以歷俸再滿九年自陳不職

上曰卿輔佐

先帝久著忠誠翊戴朕躬勲猷益茂茲九年再滿朕心嘉悅其贊理如故吏部議擬應得恩典以聞階仍上疏求去辭免加恩

上曰卿先朝耆碩才德兼隆經國籌邊功在社稷朕已命所司議擬重加恩賚用示眷酬何乃復上疏求去其違前旨卽出贊理以副朕懷不允辭是日吏部擬上恩典

得旨輔臣階友伯爵倅廢一子錦衣衛正千戶子太常寺少卿璠陞本寺卿仍掌尚寶司事賜勅獎諭宴禮以示朕眷禮至意

七月丙寅大學士徐階再上疏乞休益力

上察其誠懼乃許之特命馳驛遣行人護送以婦有司歲給人夫八名月給祿米六石仍賜階勅諭曰卿自弱冠及第珥筆詞林博學宏才蔚有令望既服官中外勞績弘多乃受

先帝眷知擢居綸閣平章大政悉裕乃猷雖遭際時艱善藏其用已而專司揆席獨運鈞衡黜伏庸回邦家以之寧謐屏除介墨朝蕃因而肅清迨

先帝升遐朕嗣大歷服卿乃揚宣遺命與四海以更新朔
衛朕躬聽百官之總已用光始政不替初忱凡論道經
邦以安內攘外莫不憚竭心力曲盡纖微俾予一人垂
拱之休皆十八載勵相之力方切毗倚共致昇平而屢
托微疴力求避位舉朝有免留之疏在卿堅肥遯之情
朕非不欲屬任老成而又不忍煩以機務特賜俞允因
錫璽書命乘傳以言歸遣使臣而戒道仍歲給輿隸八
名月饋官廩六石以示朕優眷之意於戲仲淹秉政清
朝心懷天下之憂樂裝度投閒綠野身繫國家之重輕
卿於二臣後先一致其尚強加餐食葆固精神暫尋洛
社之盟行俟東山之召卿其勉承之哉時大學士李春

芳陳以勤張居正皆以階內閣首臣諳達政體力勸

上留階

上謂階年高且求退再三故卒從所請而宴樂錫予之隆
一如揚廷和故事稱優備云

○隆慶四年七月戊子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陳以勤四疏乞致仕

上察其誠懃優詔許之仍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
給驛遣官護行有司月給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復賜
勅獎諭勅曰卿以博學宏才冲懷雅度早登侍從茂著
聲華乃簡自

先皇侍朕藩邸啓沃歲久裨益弘多暨朕嗣宅丕基眷維

舊學擢居綸閣俾贊樞機卿乃同寅協恭殫心畢力嘉
謀入告常先天下之憂正色立朝深得大臣之體諸所
匡弼具見忠勤朕方切倚毗共圖至理而固陳微疾屢
乞優閑慰諭再三䟽請尤力重違雅志特用俞允茲加
卿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餘官如故仍賜馳傳遣官護
行有司歲給輿隸八月給官廩六石以稱朕優眷至意
於戲䟽廣乞歸田里竟全師傅之高司馬退居洛陽猶
負相臣之望卿之終始無愧古人其慎藥加餐頤神益
壽為國家完柱石為鄉邦垂典刑暫投綠野之閒俟佇
蒲輪之召卿尚勉承之哉

○八月甲子致仕戶部尚書方鈍以冊立

東宮恩例存問具疏陳謝

上謂覃恩詔下已久所在有司延緩至是始舉行命奪岳州府知府李時漸俸三月

○隆慶五年五月戊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春芳乞休疏凡五上

上察其誠懇乃許之優詔褒美特賜馳驛遣行人曹銑護行有命有司月給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仍賜勅獎諭曰卿以誠心篤行淵學宏才蚤擢廷魁致身侍從雅望久孚于士論芳聲丕振于詞林遠受簡

先帝荐登綸閣夙夜秉在公之節謨猷闡入告之勤迨朕嗣服之初尤切倚毗之重眷惟耆德晉首台垣卿乃志

切協恭誠體存國不動聲色量休休而有容矣竭朕肱
心翼翼而匪懈啓沃之忱彌篤忠實之念弗渝朕方賴
平章共圖治理頃以親老微疾累疏乞閒慰諭雖頻情
詞益懃特從所請用遂雅懷茲賜卿馳傳遣官護行有
司歲給輿隸八人日饋官廩六石以副朕優養輔臣至
意於戲由狀元為執政馮京不愧子科名以宰相而養
親王濤見榮于當世古稱盛事今乃兼之卿其勉加養
食調護精神展致樂于家庭發英華于著述俾國人皆
有所矜式而天下繫以為重輕豈惟卿垂無疆之聞而
國家亦永有光哉

抑近習

○隆慶元年三月辛酉提督上林苑太監李芳奏本監官屬內自僉書而下外自左右監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級其跟辦皂隸冠帽習儀等項銀兩係近年增派宜悉裁減著為定例得旨宿弊俱嚴行禁革

○六月戊戌禮科左給事中王治等奏上清查內府各監局庫布絹線絨香蠟之數請如詔令舉行因劾奏掌供用庫內官翟廷玉掌丁字庫內官馬尹等乾沒之罪上報可仍以廷玉尹屬司禮監治罪

○七月壬申巡按湖廣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守備太監呂祥罪七乞徵祥還并罷守備官兵部言內臣有事太親山始於成化初然用以提督道流於地方無與也宜如

省言罷之便

上是之詔革分守徽祥還已而司禮監舉御馬監右監丞
劉進代祥

上仍命提督分守湖廣行都司等處都給事中歐陽一敬
疏言臣訪知劉進者本劉俊嘗守

頤陵誅求萬狀

肅皇帝下之獄已克

孝陵衛淨軍今逃藉易名復得進用代祥此退飽虎得飢
虎也

上悟遽命罷進革分守問司禮監孰可代進者於是內官
監左監丞柳朝自司禮監典簿得推用仍兼分守兵部

尚書郭乾曰臣惟人君之尊如天如今四時也故傳曰
令重則君尊夫一太和山內臣耳部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科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而旨從內降旋復易之傳播中外殊駭聽
聞臣等以天事

陛下願

陛下以天自處而堅四時之信天下幸甚疏入

上深以為然即命改給朝提督太和山關防毋兼分守

○隆慶二年七月丙辰內使許義坐挾以赫人財事發巡
視中城御史李學道不候叅題遂執而笞之其黨皆忿
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至左掖門外梓

學道衆中奮挺毆之踣地百官相顧錯愕

上聞之大怒命錦衣衛執內使十餘人至東上門杖為首者一百發烟瘴地充軍餘各杖六十充

孝陵衛軍

○八月乙未先是湖廣巡按官奏革承天元祐宮住持沒入莊田八十七頃以備漢江修隄之用已得旨允行至是守備太監張堯又奏稱前田係碑載舊數乞留徵租進御戶科執奏租銀以之進御於國用不加多以之築堤則拯萬民之溺而且以保護

陵寢彼此輕重較然宜如撫按官議

上命遵前旨聽有司徵收不得再行奏擾

○十一月乙丑司禮監傳旨令錦衣衛逮問住太監李芳杖八十送刑部獄監錮秋後處決尚書毛愷言自昔聖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直使死者服罪不寃且將使生者懼罪不犯耳芳供事內庭日久今一旦坐死罪狀未明臣等皆莫知所置詰非所以示天下公安左右之心也疏入

上報以芳在內事上無禮命且錮之

○辛未命錦衣衛逮內官楊羨於南京陳鈿於山海衛各杖三十送刑部監錮

○隆慶三年六月壬午初御用監太監趙遷劾工部主事劉佩違納鈔稅擅留皇船事下工部行山東巡按御史

物詳以聞至是御史羅鳳翔奏逸語受之湖州通判全
祉祉初以部運私裝貨物為佩所持因族遷以禍中之
佩無罪當反坐祉而責遷誤聽之過

上是之

○隆慶四年四月庚子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熟審屆期
請釋繫獄尚寶司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章下刑部
擬履淳淹繫逾時以足示警芳等二十五人已瘦死其
六茲復餒瘠者半宜矜釋詔釋履淳為民芳陳鈿楊羨
楊添爵喬胡發克南京淨軍李智王進鞏真甯春季琮
還鍾鼓司應役餘繫如故

○八月己未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都給事中

李已誅大同西路叅時張剛威遠城叅將楊縉及諸罪名未定請宥未盡者宜以時開釋章下法司刑部尚書高守禮等因言朝審之時罪在殊死者奏請處決情可矜疑有辭者奏請未減再問獨內犯張恩等十人及都給事中李已原未定有罪名今收繫已久僅存餘息而朝審之時又不得與既不在矜疑之列又無復再問之條如終瘦死獄中非所以昭

朝廷正法之義洽

皇上好生之仁也乞將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宥已枉直放歸田里得旨已釋為民恩等繫獄如故法司意思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翕然謂有援矣

持大體

○隆慶二年正月戊辰陝西按察司副使姜子羔言入覲官各有道里費及饋遺私賫宜令進獻羨餘以佐國計布政司官銀三百兩按察司官二百苑馬行太僕二寺官一百運司及府正堂官二百五十佐貳官一百州縣正官二百佐貳官五十首領及邊遠者量進疏入

上曰進獻非事體朝廷亦不藉足用不許

○九月癸丑戶部覆南京戶部尚書劉体乾條奏四事一分派倉分水次以均勞逸一議處腳價工食以止科索一減耗米一責運官疏入

上曰茲所議俱准行今後各衙門瑣屑諸務可徑行者不

必一一讀奏

○隆慶四年七月己巳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近來章奏日趨浮泛鋪綴連續徒煩

聖覽且言多意晦緒理難尋翻可竄匿事端反調假飾人臣奏對之禮不當如此請嚴加禁約令內外諸司凡有章奏務在直陳其事意盡而止不得仍前鋪綴違者聽該部科官叅治庶存恭肅之體且還簡寔之風

上答曰卿言良是近來章奏信多繁辭且語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對之体所司其通行嚴禁違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

○隆慶五年十一月丁卯巡撫雲南都御史曹三暘上言

革任黔國公沐朝弼愆惡不悛虐害地方人心危懼請
因其乞假壅母留之南京不遣以杜後患兵部覆朝弼
事已前決今因其自至而留之非所以明國威昭大信
也

上以為然令遵前旨還鎮間任戒以痛自省改不得生事
虐民

慎恩澤

○隆慶二年四月辛巳戶部覆御史王廷瞻言勲戚莊田
請乞大濫或本宗已絕為異姓所冒或身後陵夷為勢
家所奪使國家優恤之典為奸究射利之資甚無謂也
宜于初給時酌為定數不得過多仍限以世次違為裁

臧其無宗無爵者悉歸之官至於各衛屯田必擇衛官之賢者使任其事有司查盤得併核其勤惰仍以屯糧完負分為三等以行勸戒

上從其議令勲戚初給莊田部臣酌議則數臨時舉聞

○五月甲寅錦衣衛經歷牛應龍等以其父前考察為民請比例移封吏部言條列所開除名等罪不係貪酷得奏請移封者所以廣錫類之仁若賊汗等罪卽遇赦宥仍行追奪者所以嚴賊吏之禁夫已授封者尚得追奪况未授封者乎自今內外官員有應封贈而其父以貪酷為民者聽本部斟酌奏請許以原職冠帶間住其後雖有封典不得槩及以滋冒濫

上曰貪酷為民者無論考察問革皆不准封贈其以他辜為民者非遇大慶覃恩亦不許

○十二月丁酉先是戶部奉旨酌議裁革勲戚冒濫莊田勲臣傳派五世者限田百頃戚畹限田七百頃至七十頃宗支以絕及失爵者奪之奸者影射者徵租入官至是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世曾查奏勲戚傳派五世田濫百頃以上者朱希忠田千三百餘頃定國公徐文壁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元善田各五百餘頃泰寧侯陳良弼錦衣衛指揮李光先等田各百數十頃戚畹受賜太監者駙馬都尉李和田二千八百餘頃許從誠一千五百餘頃錦衣衛指揮謝守朴林薦張澍陳書文龍邵

皇明實錄卷之四十七

四上

輔千戶夏時際等田各千數百頃以上宜酌量裁減恭
順侯吳繼爵豐城侯李儒寧陽侯陳大紀安鄉伯張鏐
崇信伯費甲金武進伯朱承勳寧晉伯劉斌錦衣衛指
揮甄輔等皆傳派五世田不能百頃玉田伯蔣榮安平
伯方承裕駙馬都尉鄔景和都督僉事沈至等皆戚畹
田不能七百頃以上宜令承業如舊支派已絕爵級以
革者則有興濟郡主保聖夫人陽武侯薛倫永順伯薛
橋故京山侯崔元瑞安侯玉源駙馬都尉李名焦敬王
彞錦衣衛指揮錢昂蔣秉正等田約三千五百餘頃名
為欽錫莊田而冊籍不載者則有武定侯郭大誠武安
伯鄭崐彭城伯張熊成山伯王維熊等田約二千餘頃

有勲戚本無其田而奸民隱種者若陽侯薛倫平江伯
陳王謨指揮周世臣百戶郭勇故都督陸炳等莊田約
三千餘頃宜悉追奪部覆勲臣中係元勲世裔及戚畹
至親不當槩擬定限宜稍寬其數以示優禮之恩其冊
籍不載若武定侯等田宜令覆核陳書

母后親姪准留五百頃謝守朴林薦而下宜遞減守朴薦
三百頃張澍二百頃文苑五十頃內宗絕而失爵者如
有先世丘墓其田二百頃者量留五頃百頃以下者量
留三頃以資供祀之費餘如世曾言疏入

上曰傳派五世勲臣及公主見在駙馬各莊田爾等仍會
同屯田御史議定應留頃數規則以聞部乃更議元勲

世裔限田二百頃。勲戚半者限田百五十頃。駙馬李紀于原議七百頃外，益以三百頃，以足千頃之數。詔如擬。○隆慶三年十二月癸亥，詔禮部更定卹典條例。一、文武官祭塋，有無隆殺之等，悉遵會典。其特恩如侍從、必日侍講、讀軍功、必窮履行陣、春官官必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悉遵嘉靖中題允事例。其祭塋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等。無祭者，給與祭一壇。無塋者，給與半塋。半塋者，給與全塋。如講讀官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祭塋三品，得其妻軍功則四品，本身得擬祭塋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加恩，成例各有等差不符。超越資次妄生希覬，其或有講讀年久軍旅功多恩卹

特宜從厚者禮部臨時議請其餘不許一槩援引陳乞
一品官父母妻加祭有父母加二壇者有妻加一壇
者有妻止于一壇者遇有陳乞禮部酌議以聞不得預
擬一會典所定二品祭數本身二壇加有三少或兼大
學士贈一品者至四壇父母與妻俱一壇節年所議則
例如致仕加三少者加祭一壇加太子太保者加祭三
壇原加三少而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其被
劾閒住者祭俱無妻未封夫人者不准與祭加陞者日
淺政績未著者禮部臨時覈實奏請量減一三品官祭
壘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一壇
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減半造壘造壘悉如舊例一

四品官凡經考滿者父母雖止授五品封亦與祭一壇其未經考滿者不得越例陳乞一品官父母未蒙封贈者於制本不當需祭不許越例冒請若品官妻非係封贈夫人者原無祭典不准並祭二品三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三品滿本身及父母俱准與三品祭葬三品四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四品滿本身准照二品未考滿例祭一壇半葬父母准祭一壇其未及三年以上者不得妄行陳請一內外官不拘品級凡以授外封及後授京職考滿宜封而例不得重封者悉照品級給與應得祭葬如因考滿而蒙恩詔受封者非係講讀軍功仍不准給一二品以上者雖經論劾中間或有

心行無疵優禮致仕者悉照弘治年間例給與身後恩
典如有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不拘見任及致仕等項
俱不得槩給其被劾閒住遇蒙覃恩槩復致仕者祭葬
仍不准給不許混奏一被劾聽調功過未明舉措未定
者使人品原無可議所有應得祭葬准與全給或功有
可錄過有可原者以全給擬作半給半給擬作有祭無
葬至於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照閒住事例不准給一
因事革職而後賜復原職給以應得恩典如嘉靖二十
七年例其覃恩槩復者不得援以為例今後自三品以
上凡遇此項悉照所復品級題給祭葬若後復職銜反
優於原職者仍照原職施行其被劾聽劾未明身故者

照開住例俱不准給一勲臣祭祭除皇親外其為事革
祭者如正德嘉靖間題給賜祭則例今後公侯伯在內
掌府事坐營在外總兵征討積有勲勞而加太子太保
以上者照會典公侯祭十六壇伯祭十五壇掌府事坐
營兵歷有勲勞者與祭七壇掌府事坐營積有年勞者
與祭五壇雖掌府事坐營而政績未著者與祭四壇管
事被劾勘明開住者祭二壇被劾未經勘實者祭一壇
勘實而罪重者并本爵應得祭一槩盡削又正德間
公侯伯本祭俱三壇嘉靖間仍祭二壇今後照嘉靖間
舊例以復會典之舊一武臣祭祭舊例都督同知僉事
起用未久病故者與祭二壇錦衣衛都指揮使身後贈

都督同知者亦祭三壇。都督同知照署都督僉事止與一壇。今後推類一體遵行。一死事官如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顏諫諍身死國事者執銳先登身死戰陣者危城固守身死封疆者仍照例立祠。此外或有城池失守而身殞於奔命戰陣敗衄而軀斃於倒戈者止為酌量重輕賜之塋祭。或加贈廕不得一槩立祠。

○隆慶四年九月辛未先是原任刑部主事唐樞在

先朝以大獄得罪故吏科給事中王俊民以議大禮得罪上登極詔錄建言之臣樞得復職聽用俊民贈官廕子至是浙江撫臣谷中虛以樞老請加秩致仕而俊民孫秉禮達到部承廢大學士高拱以為非宜上疏曰我朝規

模宏遠君臣之義極嚴父子之恩至篤以此號今天下所以治道邁隆古而陋近代迄

先帝以聖神御極駿烈鴻猷昭揭宇宙

皇上嗣位志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政其本心也而當時議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務行私臆乃假託詔旨凡

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死者悉有贈廕夫大禮

先帝親定所以立萬世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皇尊號以正明倫大典頒示天下久矣人謀禮得罪者悉從褻顯將使

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

皇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

二聖則豈非欺悞之甚者乎至於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
豈無一人當其罪者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不肖但

先帝所去悉褒顯之則無乃以讐視

先帝欵武王反商政亦不過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賢
者而已未聞於商家所棄之人盡用之也今

上親

先帝之子議事者固

先帝之遺臣乃明於

上前所謂如此是悖君臣之義而傷

主上父子之恩非所以為訓于天下也臣每私心痛恨至於流涕自臣掌部事以來此等陳乞悉停格不行今又有唐樞王俊民之事此誼不明如樞輩得褒顯者甚多固不必言臣獨痛夫人臣歸過

先帝反其所為以行己之私臆既多時矣宜亦有明之者而今當事之臣尚公然為之不覺其悖旁觀者亦漫然視之不以為非豈天理果泯人心果死歟終始無人一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違為當然天經地義淪數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起則何以為國也弘治初御史彭程巡視光祿上言成化間濫費太多

孝皇盛怒以為揚

先帝之過論大不敬斬後得免死充軍夫彭程所坐特一言耳視今日之事何如哉願下閣臣議務明皇上繼述本心與今日群臣所以仰體

聖心而敬承

先帝者當何如為是并往日所行之非明白諭告天下以醒又迷之人心以開又塗之耳目自後敢有務行已私
歸過

先帝者皆以大不敬論如此則父子之道正而

皇上之大孝永垂於萬代君臣之道正而

皇上之大法永昭于萬方致理之原寔在於此疏入

上曰大禮斷自

皇者可垂萬世諫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被譴亦豈皆有
罪者乃今不加甄別盡行卹錄何以仰慰在天之靈覽
卿奏具見忠悃諸陳乞並罷吏部仍通行曉諭自後有
借例市恩歸過
先帝者重論不赦

責實效

○隆慶元年十一月己卯戶部覆漕運都御史張瀚總兵
官李廷竹會議六事一漕法征兌緩期有司軍衛同罪
今法但行於武弁而州縣文職間以佐貳關苴苛察責
宜一體効治毋得徧縱一蘇松常嘉湖宦家納糧不赴
水次每逼軍私兌宜遵例禁革一凡及三年將運官殊

別淑慝送戶兵二部會考舉其最者超擢示勸一南京
上下江造船二廠舊無上官督率事多廢弛宜分屬九
江蘇松兵備道兼理之一密雲昌平邊糧甚為運卒之
累數年以來變革不常請如大同例發銀預糶勿再紛
更一裁革遼陽分派南北諸衛事宜已經題覆當著之
令甲遵守

上曰運官賢否惟以錢糧完欠為據如漂失掛欠數多縱
有他長不得濫舉諸事俱依議行

○隆慶二年十二月戊子

上諭兵部曰邊鎮每十日一報虜情比來漸成虛文勞費
無益上諭兵部曰邊鎮每十日一報虜情比來漸成虛文勞費
無益上諭兵部曰邊鎮每十日一報虜情比來漸成虛文勞費
無益

母得遲悞

○隆慶三年三月丁巳詔各處鹽運司官俱又任三年以後陞遷給由必稽任內課完方許離任其正課計引入倉務在歲終報完越三月奪俸一年者降級有虛出通關者如例科斷分司官以罷輒論黜仍查追歷年積過以時日又近為差

○七月庚辰撫治鄖陽僉都御史孫應鰲疏薦原任侍郎向遷才堪任用兵科都給事中張鹵言遷昔黨附權門貪黷無耻故坐廢棄應鰲不當濫舉吏部覆遷仍聞住不當再圖起用因請勅九卿科道諸臣自今薦舉務核名實

上曰人才貴有實用如徇情濫舉致異日僨事者仍照前旨并坐舉主

○隆慶四年十一月丙寅工科都給事中龍光條陳計處歲辦織造五事一專織造以嚴責成一足料價以償工費一禁市買以防濫惡一書姓名以待辨驗一擇運解以絕弊端一革包攬以塞騙局章下工部覆奏如議上曰歲造段疋乃正供所急近來積弊多端撫按官漫不稽查催驗惟怙節省虛名其實民不需惠徒資貪吏囊橐奸徒侵利以後令撫按官加意振飭清革奸弊如因循玩愒不奉詔者重治不宥

審用人

○隆慶二年二月壬午先是巡撫遼東都御史魏學曾請罷廣寧坐營千戶任政以開原備禦指揮劉承武代之西平備禦指揮李尚元與金州守備指揮楊燮相更調兵部謂御史李叔和嘗薦政而戒飭承武卽尚元亦學曾所嘗薦今舉刺異同前后矛盾宜令政與燮更調光元與承武更調以全器使

上從之于是學曾又言政往時守堡幸無事以故得舉承武為擠者所中故得戒飭臣固不為當也至如尚元者臣誠薦之然其才力不能當西原一面之寄燮信才然不若承武練達故臣復有茲議何傷於同異哉夫將官用舍邊鎮安危所係臣不敢依違遷就貽憂地方惟

陛下裁察疏下兵部不得已為請罷政其他如初議

上曰人才於事任或不相宜何妨更易其以承武充中軍尚元變更調政革任悉從學曾所請

○庚寅戶部尚書馬森等都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賢等各奏薦邊才吏部覆言五方之氣雖篤于因材百中之能難拘于器使如往者輔臣揚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俱有聲績宜勿論南北資格斟酌推用務當其才

上深然之因命以所舉諸臣酌量任用有不稱職債事者並坐舉主

○隆慶三年九月甲戌吏部覆奏九卿科道諸臣所薦

才有見任待次推用者有候服闋病痊推用者有致仕及閒住候缺卽補者得旨所薦人才須詳加斟酌見任者量才拔擢其餘必真有邊才方令起用毋一槩濫叙以長奔競之風

○隆慶四年二月癸亥大學士高拱言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為難所宜多需其才然後可以濟事竊見兵部侍郎止二員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且彼此候代動經歲時猝遇有急無人為禦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習練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

不煩於假借或過遠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往既可朔
發夕至又不廢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次第
推陞尚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
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而法當自兵部
司屬以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
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
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
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
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
缺卽以邊方兵備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
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聞

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
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
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
禍福榮辱變在斯須而內地優閒之官乃與之同論俸
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為
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
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
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
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亦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如
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
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既蒙顯罰而用之不

者乃不蒙顧惜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
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胆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亦甚
苦矣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暇之法
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
之后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
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
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卽
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疏入

上答曰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
奏處昼用悉具見其為國忠猷並如議行

○隆慶五年六月乙卯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國初進

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躋入座稱名臣者甚衆乃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于今極矣故舉人年力稍強輒遷延以倖一第必至衰邁始勉強就官間有一二壯年出者則又為貪之故志溫飽者也如是而冀治理胡可得哉臣愚以為欲興治道宜破拘掣之見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初以資格就官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吏部自行體訪苟僣賢能卽一體陞取各撫按官一體保薦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取多者則撫按以不及論諸凡推轉一視政績無分彼此有所重輕若果才德出衆則一體陞為京官卽至部卿無不可者至于舉人謁選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

授以雜職不得為州縣之長蓋恐煩鉅之任非衰劣者
所堪如此則吏治可興而化理有賴

上曰

祖用人本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寔用事
功不興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道人才大有裨益
其如謀舉行

大明穆宗莊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嚴考察

○隆慶元年十二月丙申

上諭吏部朝覲官來京

祖宗時不許各處營求於是尚書楊博都御史王廷都給事中王治等各上疏請嚴行申飭內外官有私相問饋者五城御史以聞處以重法

上從之仍令各遵前諭博訪嚴劾以肅重典

○隆慶二年十一月乙卯吏部議覆都給事中鄭大經御史鍾沂等疏陳考察京官事宜其一謂京官考察一憑詢訪以定賢否不無遺議宜行各堂上官秉公覈實手註考語送部院叅詳其中果有名實相違及愛憎互異者務在虛心鑒別不得依阿其一謂匿名文揭率奸人報復之私該部已有禁諭尚宜申飭內外執法諸臣嚴行訪逮各衙門有私受揭帖不行糾舉者罪之其一謂五年之間內察廷臣外計羣吏法網既密宜稍濟之以寬論其大節而細故浮議在所必原首絀巨奸而衙門成數在所不論若存留中有聞望超卓者仍亡論資倍

一體拔擢以示激勸其一謂科道拾遺往往有投匭中傷之弊今已盡革然彼此率多雷同間亦有局趨首鼠以避嫌怨者今宜重為之戒各出見聞公同評品擬議未真者固不得濫及以傷大體奸惡顯著者亦毋得容情以滋隱匿

上是之仍諭部院考察乃朝廷重典爾等其尚虛心鑒別精汰衆職以彰黜幽之公

○隆慶六年正月丁卯吏部言今外官賢否必據撫按舉劾而邇來撫按諸臣往往任意重輕自相矛盾或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性氣之乖方乃擬曰致仕夫既非老非疾則安得致仕乎或論其賊私狼籍咸有証據或

論其擄掠殺人數多各有姓名乃擬曰降調夫既貪既酷則安得降調而已乎或論其行止之不端或論其昏庸之持甚乃擬曰改教夫既不謹罷輒則安得改教而已乎求其故則有二說焉或欲左遷其人以為不甚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之或欲姑息其人以為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從而輕擬之撫按既已依違則本部益難憑據非所謂蕩蕩平平之治也宜令都察院行各撫按官以後糾劾庶僚凡如前所擬必直列其狀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已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上曰今後各撫按官糾劾務遵近例據實分別該部再加裁酌定擬去留有不合規則輕重失倫者治其罪

禁貪墨

○隆慶元年十月壬午巡按陝西御史房楠覈上鞏昌府
推官王蓋臣受贓狀刑部以蓋臣所犯贓非在庫者宜
如

恩詔免罪追贓

上曰貪官詔所不宥令如律坐罪

○隆慶二年正月辛亥巡按直隸御史顧廷對言近來貪
墨有司雜有提問追贓之例而罪止罰贖所追不及什
二俾得饜飽以去故貪者不止宜及諸司朝覲時申明
國初貪吏之律察其贓跡亦尤著者一二輩執赴法司從
重究治吏部覆奏

上曰貪官止於罷黜誠不足示懲今次考察諸司職多跡著者部院列其罪狀奏請處治

○八月庚子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廷論淮揚巡鹽御史孫以仁貪穢不職狀

上曰風憲官犯賊何以糾正官邪禁革奸弊以仁姑先褫職聽勘自今御史差滿當嚴加考察毋得槩令回道管事

○隆慶四年七月戊寅都察院覆大學士陳以勤條陳處賊吏一事請令撫按精核司府以下嚴禁貪墨犯者即逮問參奏如法吏部於見劾貪官更加裁酌贖係入己者追出濟邊受贓枉法者依律例問遣毋輒庇護

上曰禁貪屢有明旨各撫按官未見遵奉縱恣甚茲所
議俱如擬務從實舉行有徇情庇護者部院劾治

專委任

○隆慶元年七月己未先是宣大總督王之誥宣府巡撫
冀鍊以修理南山軍費為請而戶兵二部互相推諉莫
有應者之誥等復疏白之

上命戶兵二部會同科臣定議費所從出於是戶部左侍
郎徐養正兵部尚書郭乾戶部都給事中李用敏兵科
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議言主客官軍本折芻餉則隸
戶部募兵及本折馬匹則隸兵部賞功則隸禮部業有
專任矣惟修邊一節往歲皆各鎮自辦後以工大始開

請乞之端而戶兵二部當事之臣因為酌量調停之術
馬價有餘則兵部多發馬價不足則戶部多發蓋以二
部事本相關義當共濟云耳行之既久在兵部則惟恐
馬價無餘在戶部則惟恐帑藏之不充特議紛紜迄無
定說自今以後凡各鎮以此請者以十分為率戶部十
之七兵部給十之三永為定例

上是其言命此後各如議行不許推諉誤事

○十二月辛卯初兵科給事中嚴用和疑陝西巡按巡撫
楊巍清補屯軍不實請下御史覆驗至是巍復奏平涼
固原二衛共清出屯地三千七十八頃六十畝召補軍
士一千六十五人乞如科臣言以前後清補之數下御

史非勅而靖虜慶陽河州等衛尚未清補者宜申飭有司一體行之兵部覆奏

上是之仍令新任巡撫張祉率各守巡兵備官亟將靖虜諸衛如法清補毋畏浮議致隳成績

○隆慶二年五月戊寅兵科都給事中張鹵言邇者諸臣會議欲遣巡邊大臣臣以為人情責任在已何以成勇往之功鈐轄多門實以資推諉之便今既以各兵備不足憑而攝以巡撫以巡撫為不足憑而攝以總督今又以總督為不足憑而再起巡邊大臣之議恐自今邊臣將觀望阻格萬一時過患成竟亦何補如何者虜方深入兵部左侍郎遲鳳翔曾奉命以往於是邊鎮皆苟且塞

責無益於事今復命總督劉燾王之誥頃之誥以病辭
仍以冀鍊代之臣竊以為巡邊大臣可勿遣第以邊務
專責總督於計甚便吏部覆如鹵言

上曰爾等既謂差官巡邊各鎮推諉恐妨大計燾鍊其勿
行一應戰守事務第令該總督官嚴行所屬用心幹理
如有虛怠該部及科道官劾治

○六月癸卯兵部復巡按御史劉翔奏薊鎮秋防事宜一
議信地謂督撫總兵分路修守非設官初意彼此矛盾
何以成功宜申明兼轄之義使功罪無所推諉一議屬
夷謂撫賞屬夷本資其悍救邇來陽順陰逆莫可窮詰
宜稍加震疊毋事姑息其或執役哨夜樵採必暴其罪

責令其贖以示恩威並用一議修守謂薊東燕石二路邊垣低薄宜令春秋兩防主客兵一體分工修築一議添練請蠲馬戶本役徵價使報壯丁一人為軍其餘或免大戶或免商人或免重差咸令報一丁為子弟兵可得兵一二萬人一議始戰謂南兵初至未可決戰宜養威蓄銳以待可用一議衛員謂衛所掌印管事官宜選用才俊如本衛乏才即於附近衛所調用亦如文官委署之例

上曰汝等謂信地既分督撫注意各異乃巡撫所分燕石二路邊工至今廢弛去秋虜犯界嶺口巡撫不赴防守何也今若不行專責將來愈相推諉坐視其仍分信地

遇有功罪以分守者首論策應者為次馬戶抽丁之議其勿行餘皆如議

○七月戊申巡按直隸御史劉翹巡視山海關御史孫代上言近都御史譚綸獻議欲以練兵事專責之總督不令臣等與聞夫臣等既受命閱視則兵之練否所宜糾察而綸果於自用逆折人口惟

上加裁定於是兵部都察院覆言補練責之總督所以重事權閱視聽之憲臣所以稽實効彼此各不相妨宜今協恭和衷共濟國事而綸與總兵戚繼光必稍寬以文法迺得自展

上然之命悉以兵事付綸御史每歲一巡視三歲一報功

其餘將官竝聽舉劾如故

○隆慶三年八月戊午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侍郎譚綸言
始臣建議於薊遼沿邊增設敵臺三千座每臺給工料
銀五十兩集主客官軍築之後以工費太鉅議增犒賞
銀十餘萬復以時適匱乏部議必不能從則又議止於
通馬要路築臺一千六百座而以原議三千座之費給
之要以省費集事而已不意流言京師轉相傳播謂建
臺無益阻虜又斬伐沿邊樹木是將來之臺功未睹而
已成之藩籬先徹則臣之罪大矣今邊報孔棘請亟罷
臣歸仍遣大臣科道閱視臺誠無益即治臣之罪如臣
謀未左猶望責當事諸臣踵而成之

上曰修築墩臺已有明旨綸宜堅持初議盡心督理毋感
人言如有造言阻撓者奏聞重治

○隆慶五年六月戊午吏部言行太僕苑馬寺專理馬政
鹽運司專理鹽政皆國家要務所關非閒局也而近來
視之甚輕即卿與使類以考不稱職有物議者充之夫
既不稱職有物議矣則即從黜退可也顧奈何以是為
安置之所乎遂致奸貪苟且政務廢弛殊非

祖宗設官初意今宜破除常套凡卿使員缺必以廉謹有
才望者推補而又定其階格卿視布政司叅政使視按
察司副使俟政成之後一體陞遷若有卓異即當超擢
如

先朝故事

上曰馬政鹽法國家重務必重其官乃可責以實効命如議舉行

○十二月辛卯大學士高拱張居正言機務煩重請簡命一二輔臣共圖治理

上報曰卿二人同心輔政不必更加

○隆慶六年二月丙申倭寇分道犯廣東化州石城縣攻破綿囊所殺千戶黃隆又陷神電衛縣城一特吳川陽江高州海豐登處竝遭焚劫而山寇黃朝太等復起勢甚猖獗官兵不能禦提督軍務侍郎殷正茂以聞并自劾待罪兵部以正茂初至任亦赦勿問

上曰廣東舊賊未平新倭復熾至陷城池皆守臣向來怠廢玩愒守禦無策所致罪不可宥通候事寧嚴治殷正茂素有才略茲初任事其悉心督率將領司道等官悉力驅剿務其蕩滅其地方機宜悉聽破格整理敢有梗撓者奏聞重治

重守令

○隆慶四年六月庚子吏部言薊遼山陝沿邊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恐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襍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夫處之以劣而欲其自處之厚不能稱職於內地而欲其立效于邊方

無惑乎吏治日偷而民生日蹙也請自今各邊有司必
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
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
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遷轉有能捍禦敵特
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有才略恢弘可當大
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効
為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効無益地方者
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諉以致悞事者輕則罷黜重
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前則不肯不
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
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

又有本是腹裡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為一定之說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樂安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煩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江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其他雖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槩以邊稱徒資倖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疏入

上岑曰邊方有司防守攸賴誠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丙午詔加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從三品服俸掌吏部事
大學士高拱言廣東舊稱富饒之地近者民窮盜多皆
坐有司不良所致若不亟處救將安極往歲奉旨多取
進士議者謂當于此等處充州縣正官之選或間參以
舉人嚴加考第毋容襍流遷謫者得肆於民上則地方
猶可為也然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
何以示勸臣等廉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在郡能勤農
弭盜治行為廣中第一請特加優處以風勵廉官其廣
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亦當視此為準

疏入

上答曰邇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悉允行

戒諭臣下

○隆慶元年六月己亥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盛汝謙舉副總兵等官李錫等才勇可用宜加紀錄仍乞給賞以示激勸兵部請下南京都察院查議上曰操江官軍無給賞例汝謙乃市恩妄請兵部不明斥其非又推諉行查非人臣體國任事之義姑宥之

○七月戊午巡撫延綏都御史王遴條陳防秋事宜內言勘事之臣不度地里遠近視守巡為督鎮私黨而寄耳目於吏胥往往失實不可信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歐陽

一敬等言邊近被溫御史論劾故設此言與之爭勝剛
愎無大臣體御史陳于階等亦言邊橫肆褊心籌邊無
策日夜謀歸假此求退不宜罷去以遂其奸兵部言勘
事之臣職秉是非其操法常嚴而封疆臣身履利害
乃患人之嚴此大較也然往者延鎮之敗亦大矣溫御
史雖劾邊止加薄罰邊不宜復以對臺者惟

上加切責俾之省改

上曰秋防在邇邊其慎修職業勉圖實効毋負氣任性致
悞邊事他事皆從之

○十一月癸酉兵部議覆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請禁騷
擾言比者忻城伯趙祖征奉命遣祭北鎮所過縱下人

無賴騷擾窮邊又往歲朝鮮使臣駒從甚煩糜費驛路而都司供張尤侈請重罰祖征以警其餘

上曰趙祖征不體朝廷垂念邊方之意違法騷擾姑罰住祿未三月以後使臣仍襲前弊者令撫按官參奏重治○十二月乙酉刑部覆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奏請令撫按官於所屬詞訟無論大小不得批發軍職及異途小官問理守巡等官俱宜親行聽斷有司等官亦務秉公訊決凡訟有願解及輸服者聽之農功方亟請暫止受詞并擇輕重以便耕耨佐貳等官如有違例擅受民詞者罪之

上曰近來有司府官避事怠職其於詞訟弗親聽理一弊

批李所屬以故作弊多端百姓受害殊非朝廷設官在
民之意今後更有蹈此者撫按官其即指名奏治

○隆慶二年二月丁亥勅諭天下朝覲官曰朕荷

皇天眷命續承鴻業託於億兆之上深惟輯寧區宇以答
天心即位之初已亟下詔蠲征免役蕩滌煩苛有不便于
民者悉與更始猶欲得循理之吏平心畢力各務究宣
恩澤以登於至治顧在位者多牽因循之弊鮮任職之
心口習空言而不求其實政尚苟且而惟便於私欲民
之安於田里而無愁怨嘆苦之聲不可得也朕甚憫之
茲當來朝特命所司審覈黜其不職甚者爾等獲被簡
留益寬之也自今其幡然永思善道精勵自新務在庶

以律已仁以撫民公以存心勤以蒞事率自是四者而行之自然政平訟理民咸樂業近可庶幾於古矣朕豈無爵祿以為勸乎假使徇於舊習或朘削民財以自豐或殘害不辜以自快或以已私拂公理或以宴安廢公事有一於此皆足以蠹政傷民是從事焉不恪而守官無狀也朝廷之上凜然憲典在焉爾等曾不懷怵惕而戒勉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也豈不謬哉尚相與欽承之毋替朕命

○九月丙寅都給事中鄭大經言

祖宗時凡遇大臣有故而去始之慰留以安其心繼之異數以優其眷此非直教上下之交實所以勸忠也今

皇上於尚書雷禮之去恩禮疎濶如此其何以風有位使
効忠乎臣又伏念今諸大臣由輔弼逮於六卿皆

先帝遺之以事

陛下今四方多故民窮財盡水旱盜賊之警無日無之正
諸臣畢智矢謀協心共濟圖報

先帝以忠

陛下之日也乃雅志丘壑翻然遠蹈以自便其身圖謂國
恩何亦望

天語宣示諸臣使各安其位勉修職業庶幾上之待下下
之事上交盡其道而盛治可興也

上曰優禮大臣朝廷自有處分但邇來求退成風豈委身

事主之義今後各宜殫忠修職共圖治安毋或紛紛奏擾有乖大義

○隆慶三年二月丁巳直隸巡按御史燕儒官劾奏原任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劉祐託疾避事欺罔不忠又嘗納部民女為妾動支商稅千餘兩乞行追治

上命罷祐官且曰八臣之義當委身徇國此後邊鎮重臣如有託疾避難者科道官叅奏治之其兩京院部大臣告疾爾部中仍覈實以聞不得槩為題覆致乖大義

○閏六月癸亥陝西盜何勉等殺百戶魯卿巡檢王鸞事聞給事中張鹵因論陝西巡撫張師戴鄭陽巡撫武全久不赴任逗遛觀變不畏簡書非人臣敬事之禮又言

今之四方多盜責在巡撫宜一體申飭之

上乃勅師戴金亟前赴任協力剿賊以安地方今各省撫按官俱務舉實政弭盜安民怠玩悞事者必罪不宥

○隆慶四年十月壬戌吏部都察院奉旨考察科道官素行不謹者九人浮躁淺露者八人才力不及者十人

上命閑住降調如例且曰科道朝廷耳目責任至重自今務秉持公議遵守成憲謹修其職毋得恣意妄言搖亂國是倚借言路報復恩仇仍蹈前弊者重論不宥

○隆慶五年二月己亥勅諭天下朝覲官曰朕纘承大業五年於茲夙夜兢兢惟敬

天勤民是務顧四方萬國豈朕一人所能徧察所冀承流

宣化又安元元寶賴爾藩臬郡縣諸臣與朕分理共圖
致治茲當大計羣吏之期既令所司審覈簡汰其貪虐
異常者仍蓋法重按之政績卓異者特賜宴賚用彰彝
典今爾等各還舊任尚益加省勵恪修乃職守法奉公
約已惠下俾民生樂遂德澤旁流庶副朕養賢求治之
意如或殃民自殖怠棄官常憲典具存朕不爾貸爾等
其勉之戒之欽哉

○六月甲辰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戴才奏報套虜封貢
事宜其略言東西虜各為雄長授職宜均其進貢夷使
一百五十名馬五百匹應貢御馬三十匹俱派有定數
即今隨附俺答一路總進為便惟是互市之設在陝西

係重鎮既不可招之內地以貽禍階而甘肅番回開互
已久又不當使強虜混入延寧二鎮雖號為近虜然法
紀頗嚴絕無以寸帛私通者有如引之入市反啓釁端
故互市之議第可行之宜大而不可行之陝西無已則
宣諭吉能令與其部落各赴大同互市是亦羈縻之術
兵部以才議持兩端宜行再議

上曰戴才受三邊重大任套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顧乃
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姑不究其令從實速議以
聞授官通貢如擬

理財

○隆慶元年二月戊申戶部奏定內府各監局歲派錢糧

之數因言內府一切供應大率嘉靖初年與弘治年間
數目略同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漸增視正數加倍
臣等仰體

皇上敦崇儉約至意酌往準今悉從裁減乞勅監寺衙門
永為遵守不得擅議增派本部亦不許曲意奉行

上曰各項錢糧依擬減派各該撫按官其嚴察有司毋容
混徵有負朝廷德意

○四月戊申戶部尚書葛守禮等奏直隸山東等處土曠
民貧流移日衆者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而徵派
不均也夫因田制賦按籍編差國有常經今不論籍之
上下惟計田之多寡故民皆棄田以避役上河之南

山之東西土地硥瘠歲入甚寡正賦尚不能給矧復
之以差役乎往臣在河南親睹其害近且行之直隸浸
淫及于山東矣山東沂費郯滕之間荒田彌望招墾莫
有應者今行此法將舉山東為沂費郯滕也夫工匠傭
力自給以無田而免差富商大賈操貨無算亦以無田
而免差至襁褓胼胝終歲勤動者乃受其困此謂外也
乞下明詔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使小民不離南畝
則流移漸復農事可興又國初徵納錢糧戶部開定倉
庫名目及石數價值行各省分派小民照倉上納完欠
之數瞭然可稽其法甚便近年定為一條鞭法不論倉
口不開石數止開每畝銀若干吏書因緣為奸增減酒

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又變為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資解者任賠補之累豈得為平乎且錢糧必分數明而後稽查審今混而為一是為那移者地也宜勅所司查復舊規其一條鞭等法悉為停罷庶稅額均而徵派便矣

上曰爾等以司計司農為職茲所奏悉舉行其他可以足國裕民者宜勿避嫌怨盡心幹理以副朝廷委任之意○五月壬申勅遣御史譚啓等四人分行天下查盤各該有司歲報錢糧文冊具實以聞仍諭以殫心竭誠毋避勞怨撫按官不得侵撓事權各掌印管糧官悉聽分別

賢否舉劾以稱朝廷足國愛民之意

○九月丁卯戶部尚書馬森奏太倉銀庫歲入僅二百一萬四千一百有奇歲支在京俸祿糧草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各省常賦諸邊民運今年詔蠲其半以出入較之共少三百九十五萬一千四百有奇昔謂國無三年之蓄固非其國今查京通二倉之粟七萬餘石以各衛官軍月糧計之僅支二年之用歲漕四百萬石內除撥薊鎮空運班軍行糧併免湖廣顯陵二衛起兌實入二倉者三百四十九萬二千六百餘石逋負漂流歲更不下二十餘萬改折湊補別用不與焉欲為三年之蓄不可得况六年九年乎且今四六虛

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派有如運道告阻臣恐所憂不止各邊而已因條上便宜數事

上皆允行之仍令內外諸司各實心經理樽節以濟國用
○隆慶二年正月庚午廣東撫按官李佑王同道以該省用兵奏留應解戶部鹽引紙價事例鐵稅路引柴馬俸廩寺田酒稅驛傳富戶等銀七萬三千餘兩以佐軍費戶部覆言廣東素有番舶之利而鹽課又遍行廣西及湖廣之衡永江西之南贛袁吉且各府橋稅不下萬金而漏報者多官取其一私得其九即鹽課引目三四年間不赴南京戶部刷給其它可知所司不為清理而欲取常供以充兵餉非計也請量留事例鹽引鐵稅路引

缺官柴馬俸廩等銀一萬六千九百餘兩與浙江等
舊逋餘悉解京如故

上是部議并以鹽課橋稅二事屬佑查核有勢豪阻撓奸
商作弊者具以聞

○五月癸亥南京戶部尚書劉體乾條上六事一各倉關
防不嚴虧耗殊多宜令甲斗諸役均數賠補典守官攢
抵罪一貯倉各關鈔料茶引囤倉折席贓罰歲久易于
乾沒宜令科道官查刷完庫舊止主事一員宜如太倉
例十日輪郎中一員協同收發一衙門歇家書皂因緣
為奸宜酌量汰革犯者如議單遣戍一杭州北新淮安
揚州各鈔關宜比南關例給賜關防勅書其司局等官

俱聽各關定賢否以備考察一都稅司折鈔銀僅一百一十兩而官攢巡攔俸糧工食歲費反不下四百餘兩應議裁革一各衛首宿地及沒官房稅一千一百餘兩歲久浸沒並宜查核徵解戶部議從其言因請徵杭州北新關買鈔餘銀接濟邊餉其他存留以備修理諸費及許墅九江臨清河西務并給關防勅書惟都稅課司費多入少疑有侵匿不當議罷

上曰賊贖修理遵近日旨行鈔關宿案多端其司府州縣隱匿錢糧亦不止稅課一事戶部及工部各設法釐革清查條議以聞

○六月乙未巡撫陝西都御史張祉奏本省藩祿邊餉匱

缺請將事例度牒稅契路引罰贖等銀六萬七千一百餘兩存用再發帑銀補之戶部覆補給如議第前陝稅糧額數計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六十六石今造報冊籍虧舊額二十餘萬宜令撫官查覈

上曰該省錢糧失額數多奸弊太甚命撫官嚴督各司道官清查具奏如遲玩及開報不明者戶部并該科叅劾治之

○隆慶三年正月甲子工部以料價銀逋欠數多疏請申飭所在有司如期徵解

上從之因令已解者內外衙門各務加意節用以甦民困○六月乙酉戶部覆吏科給事中鄭大經奏重權務一事

言各鈔關商稅歲入不貲而獨委柄於一主事利權所在易以不肖之心乘之若近日工部主事楊榘是也自後當選清望及有才名者以往其徵權事務仍令各該撫按于府同知通判推官中選委一員佐之凡遇商船到關令赴部官報數部官如例定擬稅銀填單給發委官稱收既收仍同委官籍記所收之數送府寄庫該府按季解京歲終各官皆以籍上備本部參閱部臣毋以叅佐而生嫌委官毋以預會而抗禮疏入

上更令羣議部覆鈔關錢糧主事既不經收必得府官管理乃能濟事但各鈔關去府或遠近不一如九江揚州杭州北新鈔關去府近者宜責令知府收解其僻野臨

清河西務淮安等關去府稍遠商船往還不便則奏
貳官就關經收推避者聽官關主事三部叅問詔可

○隆慶四年三月辛卯初

上用都御史龐尚鵬議將河東行地方南陽鎮平唐鄧
沁陽桐柏六州縣改行淮鹽六京戶科給事中張應治
河東巡鹽御史部永春言南陽汝寧二府據銅版則兼
行淮鹽據會典則專行解鹽往年鄆懋卿建言將汝寧
舞陽分屬淮北已非兼行初意乃又中分南陽是續淮
商之一指而斷解商之肩背失平甚矣夫利不百者不
變法令一變而解商告急者相屬于道鹽引日壅額課
日損豈國之利乎

上亦以尚鵬初議不便令南陽所屬州縣仍隸河東行監
以後不得分更

○八月己酉戶科給事中雒遵言臣前以主事管理太倉
銀庫甫十月餘耳以出入較之大約出浮于入者六十
餘萬不出三年太倉之積貯竭矣今諸臣議論徒多無
裨實用宜令各條上方略議可以佐國家者戶部覆言
京邊錢糧未完者多以那移借貸為故常以受欺逋負
為無害有司緩公課先私索即有賢者亦藉口撫字避
怨沽名邊儲國計坐是交病請以遵言行兩京諸司在
外撫按官及所遣查盤御史各陳所見以俟會官酌議
請自

上裁

上曰京邊錢糧有司不行徵解情弊非一巡撫官坐視不理致誤國計深負朝廷委任之意自今未完數多者其并奪巡撫官俸俟催徵完日乃得推用餘如議行

○九月甲寅盜竊太倉庫報降管庫戶部郎中宋諾員外郎劉自化許自新主事王宇一級調外任奪主事任汝亮彭富周標席上珍俸半年因令自今管庫主事各註選三年不得輒易其貯庫銀限以三千兩為一匣封固編號以便稽查

○十一月庚午戶部奏各省府歲運內庫經邊錢糧率被解戶攬頭侵冒有一人而假充數名者有一家而擅利

一省者奸詭萬狀法紀蕩然今將積歲輸納乾沒分數織悉條列共一百八十七款乞下詔切責當事臣工務體國任事法期必行庶大計有濟

上曰錢糧已經起解既不在官又不在民悉為奸徒包攬侵匿玩法殊甚其令各巡按御史盡法嚴追刻期完報如御史徇情寬縱逾期不報者都察院查劾以聞

○十二月己未巡撫宣府都御史孟重奏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河間順天保定真定等郡積欠本鎮民運糧甚多軍餉缺乏乞行各處催解并權借本省庫銀及預發年例以濟緩急戶部覆言該鎮邊儲自隆慶元年以來歲終皆報有存積多者一十七萬二千餘兩少不下

萬五千今年終尚有兩月糧餉未給而庫銀存者
二萬一千餘兩即民屯多逋亦或經費不能樽節所致
上曰該鎮今歲支費何乃比常數過多民運屯糧巡撫官
何不催併專一仰給內帑殊無任事任怨之忠姑不究
今後務加意樽節亟為查催如有司怠玩將領冒破者
罪必重治

○隆慶五年七月戊子巡按御史余希周以薊昌等處主
客兵多支隆慶四年本折色行糧共銀八萬九千兩有
奇叅督撫官譚綸劉應節糜費之罪有旨勿治第嚴戒
督撫官此後務為朝廷惜財不得妄費

恤民

○隆慶二年二月壬寅詔湖廣承天府所進茶鮮令內臣以租銀貿易毋得擾民其一切貢獻仍如詔停免

○丁未詔內外扈從官員人等毋得沿途生事擾害百姓違者廠衛緝治巡按御史叅劾以聞

○己酉

上諭戶部曰朕躬奉春祀式弘先德以惠民生所過地方其量免本年田租戶部尚書馬森等請覆昌平州宛平大興二縣地方凡建設行宮及屯營軍馬開除馳道者免十分之五所過者免十分之三

上允之仍命查所毀民房亦量與價直以示朕軫恤

○五月辛未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武金上言種馬

設專為孳生備用今備用馬既已別買則種馬可遂
且種馬為編審之害有點視之害有歲例之害有交家
之害有輪養之害有賠償之害重之則官吏之需索里
甲之影射民日益窮沿襲至今滋弊尤甚乞命兵部驗
計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原
數買馬按季查解如備用馬已足二萬則令每馬折價
三十兩輸太僕寺遇各邊缺馬分發估買一馬折價可
買戰馬二匹不必加賦而馬數自倍且令各府州縣取
前所養無用之種馬盡賣以輸兵部如一馬定價十兩
則直隸河南山東十三府可得銀一百二十萬其料令
各府州縣每馬折銀二兩計又得銀二十四萬夫戰馬

之數解俵之丁不更舊制而邊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足國裕民無踰於此疏下兵部議於是御史謝廷傑言孳生種馬乃

祖宗舊制軍機所係但當修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萬一有警無可調發咎將誰歸金議非是兵部主廷傑議言金議不可行

上獨可金奏謂備用馬久已買俵種馬徒存虛名百姓乃受賞害姑革其半以甦民困合行事宜兵部查議以聞已而兵部言明旨賣種馬之革其半尚存猶資民牧而養馬者費多折徵者費少恐有不均之嘆宜下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及兩京太僕寺今變賣其半每馬價銀十

兩徵收草料銀二兩如金言其存留之馬戶為正頭變賣之馬戶為幫頭養馬則輪流折徵則攤派庶惠澤均而法可經久

上從之

○隆慶三年三月丙午命南京上關權稅蕪抽本折以甦商困

○五月丁未

上諭戶工二部曰近聞京城百姓為簽報商人負累困苦朕甚憫之其亟議處以聞於是禮科給事中劉繼文兵科給事中楊一魁湖廣道御史劉思問陝西道御史李學詩及巡視五城御史孫裔興等各疏言恤商事

上皆命二部并議制下之日聞者欣然若更生焉

○戊午戶部奉

聖諭議覆給事中劉繼文等所論恤商便宜五事一明智
各場芻藁太倉黑豆原係營馬及防秋支用本折之間
時有變更然軍商咸以折色為便而官費亦省請今後
京營所給不必拘泥成限但視價賤即許全折其防秋
月支草料亦不必別立名色但令在場有草六十萬束
有豆三萬石通融接濟召買亦易又御馬監馬數未經
覈實宜會同巡視科道驗數登籍送部關給以杜冒支
二倉場各商多係中戶宜令巡青科道五城御史盡心
查審必求其當除文武正途如例優免若板例監生錦

衣官校傳陞乞陞納級買功諸類止免本身其弟姪子男一體均派且商人名數無用過多舊朋戶諸類宜盡除之免致騷擾三科道部臣會估料價每多遊嫌過刻宜令稍加從寬定以每歲十月中糴買又御馬監草料視各倉場多寡懸絕殊非事體後並不許多估以滋侵漁四給放料價舊多不時今後各商納料過半宜即與全給仍陸續補完以前欠數山東河南督糧叅政錢糧未完不許輒回其在順天府輪委通判一員責以督催之事五諸司書辦諸役需索無厭宜令部臣科道查數釐革其商人納糧領銀自本部及監收兩道之外凡各衙門點卯掛號一切停止又象房草束守支留難增耗

獨多甚為商累請令錦衣衛官一員同部屬監收即以軍役看守耗草如各場例上加二斤毋得增溢奏入上曰商人名數既已裁省令五城御史悉心查覈實人戶充當不許勢豪阻撓影射累及貧民

○隆慶四年六月辛酉

上以久雨壞民廬令諭都察院曰京城內外小民疾苦即今為始每歲五六月俱免房號錢以資修理

○隆慶五年四月庚子詔免林衡署果戶房號稅初永樂時有果戶三千餘漸多竄存者僅七百餘戶嘉靖間稅徵其房號至是果戶高銳等奏懇貧難

上亦憫之故有是命

重農

○隆慶二年二月己亥

聖駕詣先農壇親祭先農之神禮畢詣耕田所

上東耒三推公卿以下助耕畢

上御齋宮賜百官宴并宴耆老於壇旁賜農夫布疋

駕還是日以禮部言增上中下三等農夫各十人於耆老
之後如弘治中例

○隆慶三年六月丁酉

上諭禮部曰天氣亢旱三時少雨禾苗漸槁朕甚憂之其
傳示順天府官竭虔祈禱自初一日始十日止諸司停
刑禁屠不許怠忽是夜遂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

上喜命輟禱弛禁

賑荒

○隆慶元年六月丙申

上諭都察院曰通靈雨連旬民居多壞其令五城御史以房號錢巡按御史以贓罰銀分賑之已而左都御史王廷等疏上三千餘家貧者戶給銀五錢次三錢凡用銀一萬餘兩詔從之仍令廷等督御史嚴加稽察務使貧民得霑實惠

○隆慶二年六月辛卯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奏陝西西安郡縣地震經月壓傷人民甚衆乞賜賑恤

上曰地震重大處所被災人民朕深憫念賑濟一事戶部

議處以聞於是戶部奏以本省織造羨餘銀八千八百三十兩并預備倉糧相兼賑濟得旨撫按官須委用得人給散有法俾小民得霑實惠

○隆慶三年七月乙酉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以四方日奏災傷官無賑具議令各該撫按亟查被災地方應賑丁口將貯庫贖贖及無碍官銀先糴穀備賑其積谷事宜仍勅撫按嚴覈有司軍衛奏報積穀數目以俟稽察戶部是其議

上曰積穀備賑所在有司其從實舉行奏報之日該部如議分別以請

○九月己丑戶部覆山西巡撫靳學顏奏請以所省防秋

客兵銀并鹽課銀六萬發各府縣糴穀備荒又修復社倉令所在皆有餘積

上曰積穀備賑成規具有在有司奉行者少一值旱澇即云無策戶部其令各撫按以實行之無為文具

○十月壬辰

上諭戶部曰朕閱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報水災異常百姓困苦朕甚憫之爾戶部即發太倉銀二萬兩選差司官一員齋去同翁大立先儘災重去處亟行賑濟務使民需實惠其餘被災地方各該撫按官一體設法賑恤仍查災傷分數酌量蠲免以副朕軫念元元之意

振法紀

○隆慶元年五月丙辰初南京應天等五衛軍人防守浦子口其食鹽俱赴買於龍江關已而江浦縣知縣李大瀾謂浦子口隸本縣議令買食本縣引鹽不得越江以啓私販巡鹽御史已主其議而浦子口守禦江平及諸軍堅執以為不便相持久之遂互相攻詰諸軍大譟擊殺部民大瀾僅以身免至是南京兵部尚書郭乾言二臣本以私忿相鬪法當究治仍乞酌議鹽地以杜爭端得旨買鹽地方仍舊行凡事干軍民有不便者自宜奏訴守禦官乃敢縱各軍暴橫殊不畏朝廷法度平及軍人首事者南京兵部逮至法司重究以聞

○隆慶二年十月己亥湖廣撫按官劾奏遼王憲燁罪狀

有司驗問得實

上曰憲燻僭擬淫虐罪惡多端背違

祖訓干犯國紀既多官核實叅奏本當盡法姑革爵禁錮
削除世封其遺附馬都尉鄔景和告

太廟仍以書示各王府知之檢置羣黨俱下御史按問

○隆慶五年二月癸卯浙江處州府生員馮椿等以本府
同知江應昂咨辱生員朱正色父朱杲乃呼引諸生數
十人訴於分守叅議方岳岳不為理椿等遂羣毆岳呼
譟而出事聞

上謂生徒聚殿上官大壞法紀令撫按官窮竟其獄無事
姑息

○三月丙子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一
正體統為監司之於守令上下相維按臣不當及手屬
官考註藩臬以致政弛民玩權柄倒持二修本務謂御
史職在肅官僚振綱紀摘奸伏理寃滯宜力舉其職諸
細故有司存毋得侵官三慎訪察謂官以察為名毋自
昧昧徒寄耳目宜虚心諮訪酌用僉言則摘發所及無
不讐伏四簡受詞謂訟必興於險健聽受稍輕則告訐
蜂起奉行過當所傷必多自非有司所不能治監司所
不能決不宜輕受五完勘合謂本院考察例以完結分
數為較毋以文移細故塞責考課時必核其實六公舉
劾言撫按之於所屬每恕於甲科而嚴於舉監今無論

其出身惟當核其名實舉刺之疏無俟出境以啓他議
七覈查盤謂委屬宜在得人一人無過三處則磨勘精
核而弊端可釐八倡節儉謂減騶從薄供億戒承奉以
身率物則其下不渝

上嘉其議令所在巡按御史從實舉行回道之日仍嚴考
核毋事姑息

○七月辛酉詔自今公差官各依限赴京若違限日久當
送問者如例送問其未及送問者停俸在差陞遷者必
以抵任之日積俸三年方許考滿其各府縣官推陞行
取亦以歷俸久近為差不必論其選之前後

○八月庚寅建極殿大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疏言禁

之下各行事衙門在焉而一乃奸民往往輻輳於此言亂政指稱吏部誑騙者尤多宜嚴捕治如歐家敢有窩藏許兩隣舉首若不舉首事發一體連坐重罪庶奸徒無所容而各衙門亦可以行事矣疏入

上深然之令廠衛五城悉如拱言嚴行訪捕都察院仍揭榜禁約

○隆慶六年三月辛卯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參奏管倉主事張振選違抗不職狀乞如例罷黜吏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後紀綱立政令行邇來屬官不奉堂官約束名分倒置其原皆因往歲執政之臣悅人媚已於是檢夫之在庶僚者託為粵援以語言相搆少不快意輒非

陷之於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恣其冒臆自
侮風采即未必有與援者亦皆以違忤堂官為得計而
一意承行者蓋鮮矣其在外省則由巡按御史往往以
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乃曲為護庇引為私人陰
授以廉訪之柄允二司之賢否悉出脣吻少有不悅遂
以萋菲而禍終不免於是二司反皆畏懼曲意結納蓋
奉承之不暇而又何敢問其政事之得失乎體貌既乖
法度盡廢害政莫甚於此請革振選職冠帶閒住仍通
行內外諸司今後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俱如振選例
上官有自降禮體款曲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
糾治者以不職論其各巡按御史仍有護庇進上推官

知縣引為私人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參奏究治庶
久塗之耳目可開而久紊之法紀可振矣

上曰近來屬官不受約束上官不行糾治及為曲悅名分
倒置政體大乖其今內外諸司一體戒飭以後仍效此
風者部院科道官具以名聞重治之於是黜振選聞住
○辛亥兵科都給事中梁問孟言國家所恃以振刷天下
者獨法耳法一廢則犯上作亂其勢不可收拾故漸弗
可弗防也頃安慶之變雖由官軍挾憤而蔑視紀法則
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臣請以往事證之昔南京振武營
諸軍始以小釁致殺大臣當時少事姑息未經盡法遂
稔惡不悛當事者至今憂之山西巡撫稽核軍餉稍嚴

乃中夜鼓譟圍劫督撫浙江東陽縣催徵稍急即聚眾
軟血震驚居民處州生員請託不遂毆及方面松江童
生考不與選辱及府官倣效成風恬不知法皆緣當事
者曲為掩護以避已罪而不知姑息之弊一至此極也
惟

陛下鑒於往事勅下法司將安慶官軍盡法究治以明憲
典仍誡天下有違法倡亂者所司即以實聞勿泥激變
良民之律相率欺蔽以隳國法兵部覆奏

上是之詔今後官員軍民有徇私挾仇違法倡亂者所司
即擒獲奏聞朝廷憲典具存决不輕貸其容隱掩飾者
聽兵部及該科叅究

慎刑罰

○隆慶三年正月己巳大理寺左少卿王諍言我朝設刑部以掌刑名又設大理寺以平審之本以相濟而非以相病也今問刑官多不能輸心服善各務求勝每每違背律例獨任意見或曰難以照常發落或曰合比某事擬罪自創一例略無顧忌臣請以近事一二證之一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誥而言今則操軍違限守備官軍不入直開場賭博槩用此律臣嘗駁之則執稱律例皆制書也然則大明律例皆不必用獨用制書有違一句足矣臣竊謂其舛也一律文犯姦條下所謂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

買求其又使之休賣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
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
犯姦者律從嫁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為妻者原非
姦情律所不禁矣今則槩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悉令
離異財禮入官臣嘗駁之則又執稱買休賣休和娶人
妻原不係姦情然則買休賣休之律何為載於犯姦條
下也一律文所謂不應得為而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
十蓋為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
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人之所犯有手足毆人成傷者
應笞三十以他物成傷者應笞四十此其罪名之當得
者也今之議罪則曰某除毆人成傷輕罪不坐外今依

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殿人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應得為臣不知其所謂不應得為者何事也人命至重憲典昭然恐不宜附會偏執如此

上曰邇來問刑官不諳律例致多虧枉所奏令刑部都察院公議以聞先是諍以刑部尚書毛愷屢以議獄不合故疏中及之愷不能平執奏部擬皆是又謂買休賣休乃本夫賣無罪之妻為義絕本婦從嫁賣之命為失節買休人娶為有夫之婦為苟婚故彼此俱罪本婦歸宗也若犯姦自有正律不當傳此京操班軍違限乃題准事例非制書有違而何事更無窮律文有限則有不應

得為而為之律蓋成法也事有情重律輕者則難以照常發落罪有律無正條者則比附律條奏請亦成法也而曰自創一例略無顧忌何耶於是議久不決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刑科左給事中陳行健等皆以諍議為是

上乃令更議買休賣休律而戒愷等今後問擬評駁務虛心詳審以副朝廷欽恤之意已而左都御史王廷覆言買休賣休律分列犯姦條下上承縱容抑勒通姦之條下接用計逼勒休棄之罪會意明屬姦情但律文止曰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原無姦字故部寺各執所見大抵該部則謂夫婦大倫不可輒賣當一切裁之以法該寺

則以律用正條罪難槩擬欲將圖財嫁賣首問以不應
量追財禮入官其貧病嫁賣及後夫用財買娶別無比
情者不坐於情雖便頗屬紛更惟

上加裁定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有姦
情者不得引用

○七月辛丑刑科給事中魏體明條陳五事一懲酷刑一
慎議讞一戒淹滯一省詞訟一禁廠衛其戒淹滯言有
可率泥成案憚于平反又多引嫌却避即在重辟心知
其寬而莫為伸理至發遣發配之類更相積滯動經數
年宜行戒飭其禁廠衛言番校緝獲盜賊不問真偽以
搗掠定之箠楚之下何求不得衙寃茹痛莫此為甚自

今宜送法司鞠審如情真罪當乃與紀功其濫及無辜者即與疏釋仍罪及捕者刑部覆奏

上曰淹滯獄囚在外者行所司速為伸理在內者法司具以名聞

○九月甲戌刑部尚書毛愷言今災異頻仍由刑獄寃濫所致其弊有六曰濫詞曰濫拘曰濫禁曰濫刑曰濫擬曰濫罰六者皆足以殃民生召災異宜嚴飭內外諸司禁革罰者以輕重黜罷

上曰邇來刑獄太濫致干天和其行內外諸司務平恕明允痛祛濫弊以副朕欽恤詎災之意苛刻害民者在內法司在外撫按官勅治之

○隆慶四年七月庚午刑部尚書葛守禮等言

皇上登極之初大布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旨無審
有貸其所以憫念黎元者甚厚而在外有司無以奉承
休德凡有訊鞫不論輕重動用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
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
若草菅如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
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人甚可駭也請行各處撫按官
戒諭有司如有仍前慘刻用刑者照例革黜為民有故
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容隱者事發并治
上曰近來有司官不遵律例酷刑虐民撫按官亦不禁察
任其所為負朕愛恤民命之意其行撫按官嚴加體訪

如有仍前酷刑者劾治之如或姑息容隱法司該科一併叅奏

核功罪

○隆慶元年三月戊辰先是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侍郎王之誥上招回被虜人口宣府三百八十九人大同二千一百六十一人山西一百四十五人因言大同總兵孫吳招至二千一百人叅將麻錦一千一百人守備馬添祿七百人例當陞級加賞副總兵官馬芳三百人叅將丁世隆方琦劉國守備解一清周伊俱百人以上量賞叅將袁世械尤月趙伯勛守備史大典楊淮孟仲麻貴操守張鐸俱四十人以上當量犒

上命兵部查例以聞于是兵部言往時邊軍多殺降冒功故招徠者少今將士奉法遺民懷歸其數自倍故事總兵以七百人為率叅將四百人守備把總滿禦三百人各陞一級不及數者給賞今總兵吳于數加倍宜陞二級叅將錦守備添祿加一倍陞一級其餘賞犒皆如總督侍郎所擬

上曰叅將守備等官人自効力數多為難總兵官合集眾力數多為易自今叅將四百人守備而下三百人各陞一級多者遞加總兵官七百人陞一級多者加賞孫吳陸祖職一級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麻錦馬添祿各一級馬芳二十兩一表裏丁世隆等各四兩表世械等

如議其來歸者督撫官厚加撫恤務令得所率領者視所率人數賞錄

○九月丁卯西虜掩答率不數萬入寇大同井坪邊進至山西偏頭關老營堡驢皮窖等處撫按官以聞

上念邊民罹害手詔總督鎮巡等官各加嚴謹戰守毋得怠慢於是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上言

聖情軫念邊事

天語所臨旌旗生色顧用兵之際非嚴紀察之司恐官軍不無退怯至寧而始行勘晚矣

上是其言命各該巡按御史隨營紀察功罪務以實聞

○隆慶二年二月癸未御史王漸勘上石石州被虜功

罪法司議覆請首治該鎮總兵申維岳田世威叅將劉寶及巡撫王繼洛岢嵐副使王學謨僭事殃民之罪守備楊時隆以下不守信地罪次之太原府同知李春芳岢嵐州知州王下賢繕修不完叅將黑雲龍等備禦無策隰州知州魏宗芳等收斂不早罪又次之總督王之誥等守南山難於遙制大同總兵孫吳失於應援而衆寡不敵宜薄其罪議上得旨維岳威保各斬繼洛學謨謫戍邊春芳下賢降三級之誥降二級聽用吳落職充為事官管事雲龍宗芳時隆等及各分守管操等官下巡按御史按問以聞其有功官遊擊方振叅將尤月各陞二級賞銀二十兩先後捕獲奸細明海等及叛人董

嗑兒等黑里器等俱斬以徇時邊臣選輒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虜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十二月戊戌

上諭兵部曰今年邊境寧謐醜虜遠遁各總督鎮巡官修守備戒備多効勤勞共加優賚以示激勸賞總督官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鎮巡官二十兩一表裡

○隆慶三年正月乙卯論閩廣剿寇功賞福建巡撫塗擇民總兵李錫兩廣總督張瀚廣東巡撫熊桴總兵郭成叅將張元勳蔣伯清銀幣有差先年二年七月中海寇曾一本突犯福建界官軍出海迎擊於柘汭益埕及馬

耳澳等大破之前後擒斬七百人死水火者萬人至是事聞兵部請大破常格先給賞而後行勘以勸邊臣効力者故有是命

○丁巳盜劫四川犍為營昌二縣庫銀巡撫都御史嚴清言盜賊之患隨處皆有而四川獨多如眉州富順長壽仁壽墊江威遠及犍為榮昌不三年間被盜屢矣失在罰輕人不知儆宜特重其罰庶弭盜患兵部覆用其議得旨下犍為知縣計畧等巡按御史按問自今有失事者撫按官查各官駐劄處所及失事次數分別奏處

○十月甲辰先是虜入大同塞七日引去總督陳其學巡撫于秋各言本鎮探得虜情預為之備以故虜無所利

總兵趙尙等先後遊擊皆有俘斬功宜加賞錄而巡按御史燕儒宦言虜自入境來我兵無敢發一矢與之敵者攻陷堡塞殺虜人畜甚多宜正諸臣玩愒之罪於是都給事中張鹵等劾奏邊臣欺罔請嚴究如法兵部請下御史勘實以聞

上乃令總兵官趙尙等待罪防秋叅將袁世械等屬御史提問及給事查鐸御史王圻等復以為言又令其學及秋俱待罪任事候勘至處分至是儒宦勘上狀言始虜謀犯我謀者實先知之守臣亦不憚征繕以待虜顧為陵京重地議令尙戒備紫荆關遏其南下尙遂捉兵遠屯叅將方琦等皆不設備遊擊施汝清等又畏縮不前

遂令懷應山陰之間任其蹂躪陷堡寨大者二所小者九十一所殺掠男女及創殘者數千人掠馬畜糧芻者以萬計我軍雖嘗出邊稍有斬擒然竟未接一戰原任總兵胡鎮及遊擊文良臣稍能驅逐不致敗事而功不勝過其能自保而有勞勩者惟副總兵麻錦參將麻貴葛奈三人而已竒又不自引咎乃逞故智以欺督撫不察而過聽以欺

陛下此三臣若罪可勝言哉然臣又惟虜人無數日尋即引去雖縱橫兩路而不敢睥睨三關亦是玉臣防禦之力且秋視事未三月展布未遑罪尤可原疏上得旨趙竒避事殃民本有常刑姑降實職三級陳其學降俸二

級李秋奪情斗年胡鎮文良臣各降一級麻貴當創二
十兩麻錦葛奈各十兩方琦等六人皆謫戍施汝清等
九人下御史問又以鎮巡官或不宜於本鎮命兵部同
吏部議更置之

○十二月庚子以廣東潮州府擒剿林樟等巢賊首郭明
等功賞總兵郭成兵備僉事楊芷監軍副使江一麟等
銀兩有差初潮揭普惠諸縣山賊依險為巢者以百數
郭明據林樟巢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據馬湖寨聲
勢相倚屠戮劫虜蓋二十年是年九月成等率官軍分
部進剿明及一化一義竝伏誅九斬首及俘獲者一千
三百有奇諸巢悉平至是總督劉燾奏捷具言撫民林

道乾等寔用命宜許贖罪

上既賞成等而命御史勘道乾功績以聞又以廣中山寇尚多飭燾等亟為剿滅毋玩愒養寇以貽民患

隆慶五年八月甲寅命禮科左給事中雒遵往邳州等處查勘河工先是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奏邳河工成乞錄效勞諸臣

上曰今歲糧運比常更遲如何輟報工完且叙功太濫該部核實以聞于是尚書朱衡覆言河道通塞專以糧運遲速為驗非謂築口導流便可塞責乞遣官就彼覆勘而命季馴戴罪管事報可

恤軍七

○隆慶元年甲戌詔內官監黑宰等廠舊役鎮朔諸衛軍三百十四人俱放歸原伍

○三月丁未諭禮部曰朕初即位念守邊官軍勞苦宜加恩賚爾等其會兵部備查遼東至甘肅緣邊一帶地方官軍實數以聞

○五月癸亥以漕軍疲困詔運船過臨清免其帶磚

○隆慶二年二月庚寅賜扈駕及防守官軍馬軍人各銀六錢步軍人三錢守

天壽山後馬步軍如之九門皇城四門直宿圍子手及巡捕官軍人二錢

○隆慶三年五月戊辰寧夏總兵官雷龍請減撤入衛兵

馬以實本鎮兵部覆言邊兵入衛之苦言有非一然竟不敢輕撤者薊鎮土兵未練虜倣時聞不得不藉手足以護腹心耳宜俟來歲將寧夏量減一枝而令薊鎮亟練土兵或練未即成於京營中暫摘二枝俾春秋輪減薊鎮

上曰入衛士馬近聞疲困殊甚其令薊鎮督撫官亟行議處以聞

○八月乙丑兵部以大閱請發太僕寺庫銀一萬犒京營官軍人一錢

上以軍士勞苦令人給三錢

○隆慶四年二月壬戌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翹奉詔修

省陳言邊事略曰臣頃見延綏丁班軍十二車所載生
居其二而櫬居其一生者顛連憔悴而泣訴曰行糧月
糧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
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者非
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斃困者一過于倉儲之常
例而支放愆期再漁于將領之使用而扣剋無度三觸
于家丁之仰勒而額外取盈四害于主兵之好逸而分
擺于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修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緊
閔難竣之工六苦于撤放之太遲而跋履于暑雨怨咨
之日枵腹以稱戈裂指以荷插故困陪至此推之地鏡
無不皆然宜乘此撤防之日亟為議處此即

陛下發賑緩刑之仁心而修省以回天變之一端也疏奏
上曰入衛兵馬既疲困至此爾部臣即行與譚論從實悉
心議處具奏

○五月乙酉詔漕運各總過江過湖脚銀之奇羨者解貯
淮安府庫為軍船置辦什物之用每船給以四兩如再
有餘則以助船之費仍著為令

○九月乙酉詔兵部發銀一萬兩於薊鎮撫各鎮官兵之
赴援者先是以虜報調集士馬策應已而虜不果入守
臣王崇古請量賞之以鼓士氣故有是命

○隆慶五年五月戊子從御史蕭廩議令各邊兵入衛薊
鎮者即以掣兵之日放歸不必留備冬春

脩武備

○隆慶元年七月己巳駙馬都尉鄒景和言故事戎政府開操在春季三季秋季八月中旬後以逆鸞建議改于七月宜如故便

上曰秋防事重七月開操不為早其遵成命行

○隆慶二年九月戊辰兵部議覆大學士張居正所陳飭武備事宜其一議整飭京營言

祖宗設立京營屯兵數十萬凡遇各邊有倣輒令出征蓋所以居重馭輕而固天下之本也歲久逃亡者衆見存僅九萬餘人中有多四方竄籍之人有以一人而應二五役者即春秋操演亦虛文耳今宜益核逃亡之數

稱有名者行衛查補無名者發單清勾兵數既足仍行
戎政大臣從實操演季冬會同巡視科道閱視勤惰以
聞操練既嚴則冒替者自有所憚而不為矣至于大閱
之禮

宣宗嘗行之免兒山

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之西苑成憲具在今

皇上聖性英姿同符

列祖當戎務廢弛之秋正四方改觀易聽之會伏望自隆
慶三年為始于季冬農隙之後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之多寡以為陞
黜之次第一以考校軍士視其技藝之高下以為賞賚

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以後間歲一舉如此不惟京營卒伍可變弱以為強即邊塞諸軍亦望風而思奮矣

上曰然大閱既有

祖宗成憲允宜修舉爾部中其與戎政官先期整飭候明年八月內來聞餘悉如議務實行之

○隆慶三年九月辛卯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閱畢諭總督戎政等官及將士曰詰戎講武保治弘圖訓練有方國威乃壯爾等其勉之又勅諭總督戎政鎮遠侯顧寰協理侍郎王之誥等曰朕惟國家設立京營以養戰士平時則講軍實遇

傲則壯國威蓋以居重馭輕安內攘外為萬世計也越
我

皇考又更新戎政申飭宏規專命文武大臣為之總督協
理其制大備夫何邇年以來法令寢弛靈弊叢生士馬
消耗器甲凋敝將多怯敵兵無選鋒朕甚慮之夫列也
坐食之兵非益寡而春秋操練之期非甚疎也則何以
廢壞如是無乃任事之臣不能明宣朕意而以空文塞
責歟書不云乎有備無患故治兵講武蒐卒簡乘帝王
之所重也茲朕遠稽古典近遵

祖制採納輔臣之言以今年季秋親行大閱之禮將領以
下薄加賞罰以示勸懲惟爾等職司營務為國爪牙其

尚仰體朕心益修戎備無怠愒以廢事無姑息以長奸
無營私以撓公無苛刻以擾眾務使部伍克實士馬精
強訓練不為虛文征調皆有實用庶幾重根本之勢消
彙孽之萌以稱朕張皇六師至意如贊朕命責有所歸
爾等其欽承之

○隆慶四年正月乙亥

上諭兵部曰畿輔重邊地方武備廢弛已久近來言者皆
詳於外而略於內豈萬全計爾等宜悉心詳議所以捍
外禦內者具奏施行既而尚書霍冀等條為十事以上
一更置守令謂近邊府州縣掌印官民兵錢糧城堡器
械悉屬綜理所係甚重宜行總督撫按官公同甄別甚

應久任某應改調遇有員缺吏部仍慎選甲科老練之人充之如科貢吏員出身有異才堪任者一體起用一修繕城堡謂保障邊方城堡為急往年猾虜止于攻毀堡寨近則攻陷州縣城矣今沿邊方地方自永順二府之外州縣城垣與軍民屯堡全未經略即如近京蘆溝橋河西務皆素稱大鎮虜必垂涎之地宜速行各該守臣增築牆垣多開濠塹工費取之撫按贓罰及戶部開納事例銀一申明保甲謂郊畿近地軍民襍處往往盜起肘腋而不知虜至門庭而莫避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罰其他點閘科派之擾一切禁之一團練民兵謂各州縣設有民壯專備緩急之用而有司獨

用以供迎送之役全不教練故民兵雖設武備日弛宜如近議嚴行所在撫臣加意教閱其有額外壯丁堪練者多方募集編成什伍擇其有信義服人者立為隊長隊副以統領之平時則量減徭役防秋則量給行糧如有捍虜功一體陞賞一修築墩臺謂墩臺為烽火耳目之寄而近邊州縣多圯廢不修猝遇虜倣不便 傳報宜酌量冲緩以時修築多撥軍夫守之一製造火器謂中國之長技全在火器如連珠砲神鎗快鎗等項宜一一多備仍選軍民精銳有膽力者充為火器手不時教習以濟緩急一栽植樹株謂畿輔重地平衍空濶虜騎得以長驅宜于各城堡外多種樹木不惟利民且因

可以捍虜一預計防守謂城堡既修又須法令素明乃能有濟宜令各府州縣掌印官查照各城堡梁口數目編定號次以為信地挨戶出丁守之雖勢豪之家不得循情優免倘遇虜報戒嚴即挑選壯丁如期策應一嚴謹收斂謂虜若大舉則當下清野之令使各處保甲馬上執旗召集鄉民悉遷入城堡如有怠玩者罪之一責成兵備謂畿輔地方一應兵馬錢糧之事全賴兵備分理必功罪相同而後能戮力共濟即如近年宣大地方戰守之功無歸之兵備而頃者大同失事罪止坐總督鎮巡甚非法紀今後宜以為戒使人人知責任所在不容地諉庶邊務有裨疏入

上以為然令各該撫按督率兵備等官着實舉行更置有
司務依期作速具奏

飭邊防

○隆慶元年六月甲辰吏部尚書楊博言頃者天變異常
允霽雨地震氷雹悉為陰沴之象

皇上宜修實政以答天心今邊務最急宜及秋防伊邇申
飭邊臣嚴為之備

上批答曰各邊兵食戰守機宜今劉燾王之誥霍異各督
撫鎮兵備守巡等官竭忠為國協力整理秋防事竣仍
核功罪以聞

○七月丁卯

上諭吏兵二部曰薊鎮邊牆因久雨傾圮雖已降旨修築未知工緒如何又未知修築之外別有禦虜長策否其亟推才望大臣一人行邊會同督撫等官閱視工程及講求便宜以聞於是尚書楊博等言兵部侍郎遲鳳翔

上從之命鳳翔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勅以行勅曰朕惟安邊固圉為備當周為謀當預通聞薊鎮邊牆因夏月霖雨倒塌數多該鎮正在興工修理而復值秋霖旋築旋圮今不知工程果已若何文武吏士久事版鍤勞瘁之狀恒軫朕心又今入秋漸深萬一工未即成其禦虜之策安出計諸邊臣義存報國志切立功當必有成

畫矣茲特命爾前去該鎮宣布朕憫念之意徧歷緊要處所驗督工程勞撫士卒俾勿墮沮倦怠必期早完仍會同總督劉燾總兵官李世忠劉漢巡撫耿隨卿及將領兵備等官悉心計議自今若何從宜戰守日後若何經久備禦凡有長策逐一具奏中間或有顧忌不敢自言之情拘碍不能自為之事亦就從實條列奏請邊情重務朝廷謂爾有才識特遣爾往處分爾宜仰體朕心務得周詳的確來奏庶副簡命爾其欽哉

○十月乙酉

上日講畢問大學士徐階等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于是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上言比者

陛下因閱御史奏而憂及虜寇又於日講之後問輔臣以石州事此二事仰見我

皇上之加意勤政乃安攘之大本也願益推此心遠法帝堯之無怠無荒近法

孝皇之召問大臣俾司馬強兵司徒足食宗伯教民以禮令親上死長而冢宰揀拔真才以任羣治如古六卿之職而

陛下獨以神運之則順治威嚴而虜患不足平矣工科左給事中吳時來亦言

聖情留意邊防如此虜已在目中更望歷召吏戶兵部同以督撫得人若何防守定計若何錢糧接濟若何庶令

當事者人人惕厲永保無虞

上皆嘉納之

○十一月辛酉

上諭輔臣徐階等曰朕聞東西二鎮虜寇荼毒至甚防虜之計圖之宜豫卿等其會文武羣臣務實詳議以聞于足階等上議曰比者

皇上以東西二鎮突被虜患特降

聖諭命臣等務實講求預處之策此誠

聖慮宸猷所以制治保邦衍隆平之慶于無疆者也臣等愚陋不足奉明詔其事在聞外難遙度者請仍俟邊臣計奏而邊臣得便宜從事者亦無容瑣瀆以煩

聖聽臣等謹以邊臣所不得自言之情與所不能自專之事提綱挈要彙括諸臣所條議而參以一得之愚具列十三事如左伏惟

聖明裁擇一責實效二定責任三明戰守四申軍令五重將帥六練軍兵七繕城堡八團民兵九處久任十廣招納十一儲人才十二理鹽法十三擇邊吏

上是之命二鎮諸邊總督鎮巡等官即以所議務實舉行其有仍前欺怠者兵部科道及巡按御史叅奏重治

○隆慶二年二月己酉

上在天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謁我

祖考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茲薊州總督官來朝

五月廿四日

全慶二卷

四九

言近者虜情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為朕實心整理者但
逞辭說弄虛文將來豈不誤事卿等及部臣議擬以聞
于是兵部言京師

陵寢均為腹心重地去虜營密邇薊鎮藩屏于東宣鎮股
肱于西為左右輔使二鎮守臣實心幹濟固可恃以無
恐而邇來人心玩愒或文武互為參商或官屬自相矛
盾或怵于法網之太密或牽于議論之太多坐是日弛
一日誠如

聖諭屬者雖據總督諸臣報稱無微不至而防正在今
日即當移檄二鎮守臣多方偵信務令預得虜情早為
經略用紓

皇上宵旰之懷其徒為文具憤事殃民仍蹈故習若罪無赦

上是之令總督鎮巡等官各條上見行戰守方畧以聞
○六月癸巳總督薊遼侍郎譚綸條上分立三營事宜請
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為三大營以遵化永平遊
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為遵化一營巡撫都御史劉
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為三
屯一營鎮守總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
總督標兵二枝為密雲一營練兵都督戚繼光提督之
各以兵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
而悉受制于總督不得矛盾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

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山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牆為戰以拒虜不入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補練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已踰十年主兵竟不能充客兵終不可罷何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之臣論與繼光使得專任其事勿使巡按巡閱御史撓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即罷調客兵

五千專任既專功效自著比之頻年補練迄無成績不可同日而語矣疏入報可已而巡撫都御史劉應節言薊昌十路惟永平一區最為單弱宜厚集兵力以圖固守不當以其去京稍遠而秦越視之以臣愚計宜于振武營改設副總兵一員駐劄密雲統領總督標下各營兵馬建昌營改設副總兵一員就彼住劄統領鎮巡標下各營兵馬以聽總理者往來督率訓練庶聲勢相聯而于體統亦無所紊

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幹理以副朝廷委任是所宜小營訓練與譚綸原議不同未見有同心為國之義秋防月近其會議詳確并議處舊額兵馬以

聞

○七月己酉

上諭輔臣曰秋防屆期不知各邊已有備否去歲失事邊臣朕從寬宥今內外官尚多虛言誤事者卿等宜示兵部申飭譚綸等今後務期實心共濟不得仍蹈前非縱虜深入違者朕處以法不貸

○九月甲戌

上以秋防將竣恐各邊督撫鎮巡等官怠備玩寇命兵部移文申飭之

○隆慶三年六月乙未兵部尚書霍冀奏禦戎之道守備為先去年各邊防秋無警邇者又聞掩容西搶回夷其

在中國似可晏然無虞矣乃臣猶有慮者臣伏觀几邊
事勢遼鎮雖常逐虜而河西之寇頻聞薊鎮固稱設險
而補練之兵未足昌平則禁山之後可慮保定則三閘
之口宜防宣府近有車夷之搶不能無嚮導之憂大同
久失大邊之險難保無剝膚之害山西士多脆弱延綏
久苦征調寧夏三面受敵無一可拒之塞固原一望沙
漠尤多易犯之區至于甘肅僻在西陲素稱無備即今
各酋或住營莊涼山後或聚牧西海水頭搶番夷者得
志則乘勝而謀我不得志則乘機而噬我我之為謀少
疎則安枕未有日也惟

聖明篤戒邊臣勿令忘備

上曰然各邊近雖少警未可恃以為安其亟行諸鎮總督鎮巡等官嚴加隄備比年所議戰守事宜務實修舉毋事虛文

○隆慶四年正月甲申兵科都給事中張鹵疏論總督陳其學巡撫王遴不職狀因言宣大總督原駐陽和居兩鎮適中之地便于經略已而移駐懷來專備南山夫虜不能越上谷以伺南山則南山不宜株守明矣請如故事令總督駐陽和仍嚴核薊鎮練兵實效及入衛兵減撤之數而戒諸將官各戮力任事無飾虛言兵部覆議得旨令其學回籍聽用遴策勵供職今後總督每遇春秋兩防照舊駐劄陽和有警相機調度餘俱如擬

○三月壬午兵部覆都給事中溫純言頃聞宣大屢有虜報而今督撫將領諸臣在陳其學則當回籍在方逢時則當新任在王遴則當內轉在馬芳趙苛則始更置繼總督者王崇古高候代于陝右繼巡撫者孟重始聞命於洛中尚書郭乾方自留都行取未至事勢可虞請各加申飭

上曰邊報屢至防守宜嚴其亟行各該督撫等官用心防禦新陞者趣令赴任毋致稽延悞事

○隆慶五年八月乙卯勅諭諸邊鎮督撫等官王崇古等曰朕受

天明命君主萬方內夏外夷無不欲其得所昨歲北虜款

關求貢議者紛紛可否互異朕方欲廣并包之仁故不責既往納其貢獻授官職許為外臣然夷狄之性叛服不常制禦之方自治為要近該輔臣建議請降勅諭申飭各鎮文武諸臣及時整理邊務誠為安攘至計茲特諭爾等除職掌所係照常修舉外乘今邊患稍寧嚴督將領諸臣將一應戰守事宜着實整理樽節費用務有贏餘修築險隘務堪保障訓練兵馬務皆精壯修整器械務皆犀利召種屯田務廣儲積清理鹽法務使疏通收買胡馬務求實用招徠逆黨務令解散其事有不便應令改弦易轍者亦要明白具奏請旨定奪毋得徇泥陳說因循自誤以後每年聽行邊大臣查覈紀驗果能事

事整飭著有實績比照擒斬事例重加陞賞如踵襲故套推諉誤事卽照失機從重擬罪爾為總督重臣通貢一事既已屢效忠謀尤須慎終如始廣集衆思悉心區畫毋以目前無事而遂忘戒備之心毋以一時權宜而遂為經久之計務俾邊政修舉日勝一日禦虜之算萬全無遺斯副朕委托之重高爵懋賞朕不爾吝或如怠玩廢弛以致愆事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慎之

懷遠人

○隆慶元年十一月丙寅朝鮮國權國事李松遣陪臣沈銓入謝表貢馬匹方物因歸我被倭掠去人民陳滿等二十餘人

上曰李松署國之初卽效忠順 賜勅諭以旌之仍賜白金百兩錦綺四疋紵幣十二表裡其獲功人等賞金帛有差

○隆慶二年八月辛卯兵部議覆宣大山西督撫陳其學等奏請優錄降人白春魏良相田汝光田淮王現等并議招降賞格凡被虜人能斬獻大酋首如掩答者能率男婦五百名口三百名口來歸者悉如會題例陞賞外其五百名口者仍賞銀一百兩三百名口者仍賞銀七十兩若有率一百名口以上者授以正千戶仍賞銀五十兩一百五十名口以上者授以副千戶仍賞銀四十兩一百名口以上者授以實授百戶仍賞銀三十兩五

六十名以上者授以所鎮撫仍賞銀二十兩二三十名
以上者授以冠帶總旗仍賞銀十兩俱世襲十名以上
者分別賞賚俱以過邊實數為則若能斬獲逆叛如趙
全周元首級來獻者即授以都指揮僉事賞銀一千兩
成能殺害不及斬首自身投降來報者巡按御史覈實
如前例陞賞其已歸降又能招誘降首亦如陞賞逆首
自能悔罪來降通宥其罪仍授以指揮僉事賞銀五百
兩再能率眾二三百名以上者授以指揮同知賞銀一
千兩仍陞見任將官管軍管事合該承委招降墩哨人
役果能率眾一起五十名口以上者授以所鎮撫二百
名口以上者授以實校百戶俱世襲 役伴送降人至

者每名賞銀五錢降人不問男女老幼督撫行各原籍
勅支官銀分別查給為寧家之資仍復其身

上命如議行其歸正人果有智勇諳虜情者令督撫官一
體任用宣布朝廷恩信以廣招徠

○隆慶三年十二月辛酉琉球國中山王尚元遣其臣守
備由必都等歸我被虜人口守臣以聞

上嘉尚元屢效忠誠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仍賜勅獎
勵由必都等各給銀幣有差

○隆慶四年十月癸卯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士其屬阿
力哥等十人來降總督王崇古受令散處鎮城會俺答
攻略西番聞變亟引還約諸部兵入犯崇古以各鎮

嚴兵禦之乃上言今

武布昭黠虜效順殆天意非人力也顧其言係國體不
細臣熟計之有三策焉把漢脫身來歸非擁衆內附之
比宜給宅授官厚賜衣食以悅其心禁絕交通以防其
詐多方試之以察其志歲月既久果無異心徐為錄用
使俺答勒兵臨境則當諭以恩信許其生還因與為市
今生縛板升階逆趙全等致之麾下仍歸我被虜士女
然後優賞把漢而善遣之此一策也如其恃頑強索不
可理論則嚴兵固守隨機拒戰且示以必殺制其死命
則其氣易沮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計可行又一策也
其或棄把漢不顧吾厚以恩義結之其部下有相繼來

降者輒收牧各邊令祀漢統領略如漢人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俟俺答所黃台吉兼有其衆則令祀漢還本土收其餘衆自為一部以與黃台吉抗而我按兵助之使祀漢懷德黃台吉畏威吾邊人因得休息又一策也臣日夜度虜之狀不出此三端而吾應之之術宜亦無踰此者惟

陛下集諸臣裁定可否得旨夷酋款塞事情兵部議處詳確以聞時巡按御史饒仁侃武尚賢等各言虜恇巨測請多方撫處申嚴戰守之備疏并下部議於是兵部覆言祀漢以憤激來歸心志未定其後來降人情狀難測如收牧塞上則狼子野心終非可馴之物恐疆近致

生意外之虞非完計也且俺答兵已臨境合則屯駐
降散則分攻肆掠勢所必至宜飭崇古詳加譯審別無
詐讓則給之冠服以繫其心其餘相機審處宜悉如崇
古議

上曰虜首恭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為指揮使
阿力哥為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籠該鎮官加意
接濟恭古別用其制虜机宜令崇古等悉如原奏盡心
籌畫務求至當

○十一月丁丑虜酋俺答聞朝廷索叛人趙全等許歸把
漢那吉乃令黃台吉罷兵遣使來謝因乞封號及黃台
吉官爵求輸馬與中國鐵鍋布帛互市于是總督王崇

古上疏曰俺答雄據漠北保我叛人掠彼番
除萬矣東結朵顏三衛為嚮導西挾吉囊子孫為羽翼
常首禍謀今祀漢那吉激小忿而來降黃台吉謀力嚮
而見挫老酋悔過投誠納款此天時也臣聞國初時嘗
封虜為忠順王近事則西番諸國亦各有封請得許俺
答比諸國為外藩定其歲貢之額示以賞賚之等長率
衆酋以昭

聖朝一統之盛官黃台吉以結其父子祖孫之心歸我叛
人剪其羽翼亦中國之利也今虜中布帛鍋釜皆仰
國每入寇則寸鐵尺布皆其所取通貢之後不可復得
將不無鼠竊之憂若許通市則和好可久而華夷

他邊如遼東開原建昌肅州西番諸夷皆有市乞做其制刻日平價申禁防奸以和其交事宜無不就者惟上亟賜裁決以安疆場兵部覆議請俟虜衆遠遁執獻板升諾逆則遣歸把漢以結其心其封錫天典俟彼稱臣稽首然後更議

上曰虜酋既輸誠哀憐且願執叛來獻具見恭順其賞把漢那吉綵段四表裡布百疋遣之歸封貢事令總督鎮巡官詳議覆奏

○隆慶五年三月己巳

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等面奏北虜封貢事宜具書外示勅繫內修守備之意

上曰卿等既議允當其印行之于是廷臣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矣

○己丑封虜酋俺答為順義王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段八表裡賜之勅曰朕惟天地以好生之德自古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体天心下從民欲包含徧覆視華夷為一家恒欲其並生並育于宇內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君主萬方

成祖文皇帝順天繼統鎮撫九圍薄海內外莫不臣服迨朕繼承丕緒于茲五年欽

天憲

祖愛養生靈胡越一体併包兼育頃因爾孫來歸特命邊

臣護視給其服食厚加拊綏以禮遣還爾感朕恩顯稱
臣內屬歲歲入首永為荒服俘獻判賊以表國誠邊臣
為奉懈欵再三朕念此番朝貢代固有之在我國家亦
惟常典爾能慕華內附請命恭虔可謂深識天道者矣
朕實嘉悅特允所請封爾為順義王爾弟爾子及諸部
落頭目俱授以都督等官俾爾世居本土逐草射獵各
安生業同樂太平朕代

天覆憐萬國無分彼此照臨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無
或爾遺爾高仰遵天道堅守臣節約束爾眾永篤恭順
使老者得安幼者得長保境息民世世安樂朕國家膺
萬年之天運爾子孫亦保萬年之福澤豈不永有美利

發備滿部衆或背初心擾我邊境是乃日平大義輕

明聖言

天地鬼神實共鑒臨非爾之福爾其体悉朕意尚欽承之

弭盜

○隆慶二年十月庚辰廣賊曾一本等駕船二百餘艘突
至南澳窺福建玄鍾界撫按塗澤民王宗載疏請大征
上命兩省督撫鎮巡官竭力夾剿務期蕩滅不得推諉以
致滋蔓

○隆慶六年六月丁亥以盜劫安義縣庫奪江西布政使
司左叅政方良曙奉一級勲安義縣知縣曾知經為民
於定捕盜條格各州縣掌印巡捕官有盜至十人者

一級二十人者降二級三十人以上者罷官各兵備人該道官所屬盜起至五十人者降一級七十人者降二級百人以上者罷官撫按隱匿不行叅奏者聽部院科道官叅奏重治若地方有盜即報上官亟行擒滅上官即撥兵馬就便捕滅者免究仍錄叙其捕盜之功量多寡為陞賞著為令

除逆

○隆慶四年十二月丁酉虜執我叛人趙全李自馨王廷輔趙龍張彥文劉天麒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等來獻初趙全與丘富從山西妖人呂明鎮習白蓮教事覺明鎮伙誅丘富叛降虜全懼乃及弟龍王廷輔李自馨從

富降俺答駐邊外古音地名曰板升俺答獲全等皆為首長丘富死全等益用事歲歲引虜入犯邊境苦之已而試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人劉天麒明鎮子呂西川及邊民馬西川呂小老等先後降虜與全等皆居板升全等因尊俺答為帝治城郭宮殿期日升棟會大殿棟落壓殺數人俺答懼不敢復居而全等亦各建堡治第擬于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有蟾宮鳳閣之號俺答益貴近之隆慶初汾石之禍實全等本謀也時邊事日棘中外籍籍以板升為憂募有能得全等者拜都指揮賞銀千兩久之不能得及是以把漢那古故虜乃誘執全等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已得請遂受其獻

使送歸那吉那吉恋恋不欲行崇古阮諭朝廷意旨
奉表通貢不絕及宴賚甚厚那吉感恩誓不敢窺中國
攜其妻以歸留阿力哥及俺答使二人為質至是以狀
聞其御言全尊兇悖為中國患數十年一旦駢首就縛
殆天心助順

聖德播遠之效也宜祭告

郊社

宗廟以昭武功

上曰判逆元克類年糾虜入犯荼毒生靈罪惡滔天仰賴
上穹錫治

宗社垂庥虜酋效心執縛來獻足洩神人之憤朕心嘉悅

宜奏告

郊

廟獻俘正法內外有功諸臣宜加恩賚者以例開

○隆慶五年九月庚辰磔廣西逆賊章銀豹并斬其孫章
扶犄于市仍傳首夷方銀豹廣西古田犄民其父朝威
自弘治間與其伯朝猛占據縣治拒殺副總兵馬俊叅
議馬鏐正德間銀豹常隨朝威攻陷洛容縣朝威誅死
銀豹乃挾其五子四出虜掠屢敗官兵隆慶元年五月
銀豹兄銀站恐為已累密送欵巡撫殷正茂執銀豹以
聞傳詣京師

上以律吏案銀豹謀反律與扶犄俱伏誅其家屬黨族下

撫臣論罪如律

大明穆宗莊皇帝實訓卷之二終

明神宗寶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明神宗寶訓

宗廟

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居正等回奏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周海罪狀亦不在海用二人下宜一體降黜其各監等官俱令自陳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以光

聖德疏入

上特奏

聖母亟允所請

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癸未

諭內府各衙門各執事官長隨小火者知道邇
年以來多有不守舊規私出禁門交結官員
軍民各色人等到處遊蕩賭博宴會亂談甚
至依勢怙惡隨伴姦詭無籍之徒透漏機密
重務致生事端好生玩法除已往不完外今
後如有此等情弊在內著司禮監嚴拏奏請
在外著廠衛不時密切訪拏具奏如有知而
不舉者一體治罪

禁左道

萬曆六年三月戊辰河南南陽地方喬濟時
聚黨龔志尚等以左道惑衆祝寫帛符置造
器械濟時成擒志向等脫逃無踪所司奏聞
得旨喬濟時即便梟示龔志尚仍嚴限緝捕
務在得獲近所捕劇寇多係妖言煽亂通行
地方嚴禁如有來歷不明即便擒究

四月己亥妖僧如燈等聲言建塔募化造
祝訛言為東廠拏獲得旨這僧稔惡惑衆著

錦衣衛著實打一百棍遞回原籍爲民仍著
禮部出榜嚴禁遊僧及五城御史力爲驅逐
以後違例來京并容隱的都令各城與緝事
衙門訪拏重治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乙酉兵部題總督邢玠
報稱妖民金得時等左道惑衆奉旨左道惑
衆漸不可長著該總督撫按嚴行各官擒拏
首惡正法解散餘黨歸業若抗拒不服便行
剿捕毋滋禍源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
達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刻書肆行
惑亂人心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
令廠衛五城嚴拏治罪其書籍已刊未刊者
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徒黨
曲庇私藏該科及各有司訪叅奏來一併治
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死

弭盜

萬曆二年二月丙寅兵部覆江西撫按凌雲

翼燕儒官題南昌府豐城縣強盜越城劫庫
據報失銀前後數不合行撫按嚴限緝捕得
旨縣庫被劫賊情重大撫按官不嚴叅處只
朦朧奏報爾部又寬限至十月上下姑息彌
縫何得盜息民安嚴大紀周於德都住俸緝
捕

萬曆三年二月壬午廬州府合肥縣盜劫南
京委官解赴廣東銀兩時府衛縣掌印官俱
赴叅謁事聞

上命南京法司提問委官撫按提問各掌印官
下旨切責前屢禁有司不許遠事叅謁上司
官不許聽其奔趨近來通不遵守以致越獄
失盜所在見告再有失事并撫按官一體查
究

萬曆四年四月庚寅。

上御文華殿講讀適接操江都御史王篆獲盜
疏指以語輔臣曰是疏稱去歲十二月盜劫
淮府建昌王奪其印而守臣匿不以聞何也

居正等退因歎

上聖明留心章疏如此尋下吏兵二部叅勘於是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合言諸臣防範之疎隱蔽之罪

上奪撫按楊成張簡俸一年副使黃可大知府陳吾德降邊方雜職鑄叅議王乾章知縣鄭時章各一秩又因巡按御史張簡論及長史上復怒曰地方失事道府過不以聞長史何罪其還湯明善官兵備以下悉褫之

八月庚午兵部以山西馬邑縣強賊郝彥臣等越獄乞申飭

上曰處決強盜三令五申既任意抗違雖再行申飭何益今後必盡法毋務姑息按臣沈涵以新任其宥之強賊既已拏獲年餘何無詳報中間或司道官原未呈詳或巡按御史故不奏請并本縣正佐憑限有無過違令涵從實勘奏郝彥臣等卽梟示未獲者緝拏

辛未兵部覆浙江撫按官謝鵬舉等奏杭

州盜賊縱橫繇各道職守不明議將抗嚴二
府兵備事務改併分巡道兼管而抗嘉湖兵
備則裁去杭州金衢嚴兵備則裁去嚴州水
利道止管屯鹽勅內捕盜改爲鹽盜各換給
勅書

上曰近來各撫按每於地方失事後卽議增官
議更調不知從前所作何事今若不以實責
成將來又未免有失且本省盜劫官銀有旨
令逮捕賊贓并究解官溺死之故今俱未報

止將各司道更置一番。不過虛文了事。推諉常套。何有懲前慮後之實。今姑如議。爾部科其識之。

萬曆九年四月乙巳。先是盜劫丹陽縣鄉官賀邦泰家。科臣王致祥疏其事。兵部言強盜聚及百人。肆行劫掠。聲勢不小。地方官不行奏報。緝捕該道府縣罪固不可逃。撫按并應量罰。時巡撫孫光祜巡按田樂。兵備李順知府鍾庚陽。

上曰前屢旨四方盜情不論大小都著卽時申報寬限緝捕又准以別起抵數立法未嘗不寬乃地方官故違明旨隱匿避罪撫按官亦不行覺察扶同欺罔致盜賊益無所畏將來必成大患孫光祐田樂姑罰俸三月李順罰俸半年鍾庚陽等俱住俸戴罪緝捕近來江防廢弛盜賊充斥仍通行申飭有怠玩債事者兩京科道官劾奏

五月戊辰兵部覆科臣撫按等官七疏皆

謂鎮江府丹陽丹徒二縣自去年十月以來
夫事六次未獲一人各官俱務欺蔽致黠盜
縱橫乞再加罰治

上曰地方屢次夫事各官通不申報反威赫夫
主不許告認又不急行緝捕以致盜賊公行
良民被害本都該拏問姑從輕降罰戴罪緝
捕

萬曆十四年十二月乙酉巡按山西御史陳
登雲言海內凶荒民多爲盜各處民壯宜及

時整頓以防內患

上曰各處民壯通不操練止供迎送雜差緩急
何賴行各撫按嚴督兵巡等官精選強壯著
實團練遇有盜賊生發即便剿捕如仍前疎
懈夫事重治

治河

萬曆三年三月丁巳先是總理河道右僉都
御史傅希摯奏請開創泇河置黃河於度外
庶爲永圖工科都給事中侯於趙疏言事體

重大宜集廷臣會議

上曰開河事理傅希摯所奏固已明確但事體重大不厭詳慎廷臣會議亦是虛文甲可乙否終難成事命侯於趙親往會希摯及僎運按臣確議以聞

六月辛卯工科都給事中侯於趙等題會勘泃河事宜自泉河口起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餘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無賴於泃斷在可已惟是徐呂至直

卷十一

十七

河上下二百餘里宜開以避二洪邳河之害
特良城伏石長五百五十丈比原勘多四百
七十丈開鑿之力難以逆料性義馬陵俱限
隔河流之處二處既開則豐沛河決必至灌
入宜先鑿良城石工預修豐沛隄防而後前
功可徐議也戶部覆如科臣言得旨看俟於
趙等所奏與傅希摯原議大不相同傅希摯
久歷河道他當初若無的見豈敢謾興此役
此必該道等官畏工久羈官故難其說陰肆

阻撓勘官據其所言謾爾回奏其言先開良
城伏石徐議興工都是搪塞了事之語深負
委托今人平居都會說利道害沽名任事及
至著落他實幹便百計推諉只圖優游無事
捱日待轉誰有視國如家忠謀遠慮者似這
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濟事且泐口之議止
欲通漕非欲棄河而不理今他每既說治河
卽可以兼漕便著他一意治河別工不必再
議今後漕糧開免遲悞責在漕運舟行梗塞

責在河道有曠職廢事的都拏來重處管河
司道等官都著久任不許陞轉吏部該科記
著

○九月己亥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等上言
海運之難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慮耳今欲去
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
一百六十里其應挑濬者不過百里非有高
山長坂之隔也宜以實心任事大臣一員董
之可成百世之功部覆原議聞見既真壽畫

若能力踐其言事克底績當重加陞賞以酬其功

禹曆五年三月癸卯直隸巡按御史郭思極因京口漕河淺涸條上三吳水利一復練湖以永資蓄洩一修孟瀆河以傍通舟楫部覆得旨練湖并孟瀆河撫按督同水利官修復開濬責令秋間完報爲來歲轉漕計占湖阻行治罪已是寬恩如何又議勘償如有阻撓及司道因循苟且者撫按叅來重

自六年七月壬子工部覆總河都御史潘
言等奏河工浩大須多官分督今後凡有
調留待工完將經手錢糧併其勤惰稽查
白方許離任至若部司奉有專勅而有司
之蔑如動有掣肘今後凡供事河上者俱
分司責成得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
後該管河官暫停陞調候河工完日分別
罰委官賢否但以該管河道官為主別道

堡盡被攻圍勢甚猖獗諸將雖經救援未見
出奇制勝一挫兇鋒疆圉何賴着行督撫鎮
臣嚴督將士相機剿殺務使虜氛蚤息內地
無虞

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癸亥

上諭兵部曰遼左失陷城堡隕將喪師損威殊
甚該地方官平時失於備禦臨期不能拒堵
疎防玩寇罪無所逃爾部便行與督撫各官
沿邊將士亟圖戰守長策各處城堡都要用

心防守遇有虜警併力截殺務挫狂鋒如仍
因循怠玩致誤軍機國憲具在決不輕貸

○甲子

上諭兵部曰近聞虜衆暫出邊外狡謀叵測沿
邊將士尤當十分戒備以防再逞今後兵漸
集防剽有資督撫等官還着用心調度隨宜
戰守如因循玩寇致有疎虞憲典昭然朕不
輕貸爾部便懸賞格有能擒斬奴酋者賞銀
千兩仍予世職其餘有名頭目都從厚陞賞

丙寅

上諭薊遼總督曰虜衆入犯顯是黠夷合謀便
嚴行鎮道將領等官用心防禦相機截殺毋
致疎虞乃傳諭遼左官民令聯屬宗黨自為
戰守共保身家有功者依議陞賞斬級自有
軍功爵賞不必開欽賜一端以啓僥倖之實

六月癸亥

上諭閣臣方從哲曰奴酋犯順墮我城堡殲我
三
人
復逞狂鋒豈容不剽卿可傳諭兵部即

差人馬上傳與該鎮總督經畧及總兵
等官選擇精壯軍兵整搦人馬器械各陳方
畧相機征剿務期殄滅以除邊患總兵杜松
等着各帶家丁催他星馳出關拒虜不許逗
遛遲緩該用糧餉戶部遵旨務從多處發給
毋致匱乏如有玩寇坐視觀望着該部科臣
從重叅來處治

七月乙未

上諭遼東鎮臣曰該鎮虜患方殷援兵未集前

明光宗寶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明光宗寶訓

明光宗寶訓 目錄

似

餉

臣

邊

使

明光宗寶訓 目錄

帝寶訓卷之一

辛九月辛亥朔禮部進大祀日冊

入冊還宮時

侍側

旬日敬天地

母。

一月四日有男子張差持梃

法司究問而喜事者倡為謀危國
情皇皇

何

上羣疑二十八日

臣於慈寧宮門諭之諄復再三

傷天和

諭曰。我父子天性至情。爾等無聽流
心之臣。將使本宮為不孝之子。諸臣
日候安乾清宮。復委曲面奏。請為

是日

司科道諸司曰五月初四

八本宮大殿簷下當時就擒
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癩誤入
門官法所不赦後復招出龐保劉
覆叅詳龐保劉成身係內官雖欲
口于保成何益料保成素必凌虐於
以肆行報復之謀誣保成以主使之
念人命至重造逆何等重重大事情
誓口株連無辜天理何在本宮連

差以安人心。其誣攀龐保劉成
罪恐傷天和。况今拏到內官名姓
。警誣干連從輕擬罪奏請

凡刑獄平本官陰德亦全矣。先生等
心遵行不可因事猜疑波及無辜驚

諭

八月庚戌禮部題

。行慶賀禮。

朕茲值生辰倍切哀痛賀

入帝梓宮並

行宮如何發引卿可傳示該部一并

當追尊為

行事宜查例具奏

惟古昔帝王有無疆之大烈必有
聞勲華已降代著鴻名商漢以還
匪獨嗣主對越顯揚之至意抑亦
崇德之常經也恭惟我

相圖治迄於久道化成執剋
恢恢之殷網用能使吏稱民安
愷澤無微而不被威稜靡勁而弗
以者四十八年永祚胤於百千萬紀
以希有天載難名者矣不幸

今號莫及嗚呼痛哉閔予寡妹嗣纂
落之在茲豈覲揚之敢後然而冲
拳日月之高惟爾臣庶追思共識
傳盛美宜協羣心爾禮部其集

八議

上

不罔極欽哉故諭

惟古昔正位中宮述宣陰教生而
同尊粵有典常未之或改我

必儀天下四十餘年恪踐閨彝

心方發祥千億朕自早歲仰

體

德莫大焉不幸先

刀曾尊養之弗逮興言風木深疚於

心思宜遵故典頌我

有謚號而備稽

今將屆祔葬祔

部其會官議擬并具合行禮儀未
諭是日又

以惟古昔踐天位者必追崇其所生
心之孝莫解于中亦以不匱之思用
朕荷

公緒撫此萬方遡厥慶源則我

頂妃恩實大焉朕昔在春宮
頃今居禮幄徒有痛於梧捲欲
深悼惟有聲稱乎殿禮昔我

皇帝上

康妃尊謚曰

心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祔葬

內歲時享祀茲當如故事仰稽

明熹宗寶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明熹宗寶訓

大明熹宗愍皇帝寶訓卷之一

聖孝

泰昌元年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孫如游等請
上御文華殿門視事百官行奉慰禮

上曰朕哀痛方殷豈忍遽離喪次其以本月十
六月視朝具儀來看

同日

上諭

山陵事重禮工二部堂上官率欽天監并訪舉

精通地理人員二同前往相擇復持命大學士劉一燝同往一_等等詣

天壽山相度

山陵言自東山口歷九龍池周圍詳閱至皇山二嶺其地最吉謹具圖說以進

上命擇日興工工部左侍郎王永光言諸凡規制乞取法

昭陵

上曰

皇考陵寢重事。營建規制。倍宜詳慎。該部院先會同內監及科道官前詣

昭陵寶城樓殿廊垣等處。逐一丈量。繪圖進覽。以便裁定。仍發帑金五十萬。以濟

陵工

（九月己丑）

諭禮部。朕惟自先王御曆。休有光烈。炳耀一時。率薦徽稱。垂示萬世。此邦家之彝典。亦臣子之極思也。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運際啓承。道兼述作。青宮主皂。
養蒙當鼎盛之齡。紫極凝符。出震繼離。明之
照。屬紹庭而訪心。訂化瑟以弘張。疏滯遂良。
官聯師濟。沛恩施惠。品庶昭蘇。帝驟王馳。僅
布三旬之象。魏乾旋坤轉。儼成一代之鴻摹。
洵哉績前業以維新。裕後昆而詒燕矣。昊天
不弔。龍馭上賓。萬姓爲之摧心。

三靈于焉賁色。閔予冲眇。奄嗣圖基。率惟教功。
敢替丕承之緒。睠茲永慕。式殷在疚之懷。懿

且卿等

先帝馮几言猶在耳。豈可愬然。大臣愛君體國。道固如是乎。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都著卽出視事。毋得瀆陳。有蹈不敬。其言官論事。亦當爲朝廷愛惜老成。無得任意雌黃。至隱諷微詞。尤非入告之體。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指事直陳。毋得故爲含糊。致人猜忖。夔惑聽聞。戶部院傳諭大小各官。協恭和衷。共修職業。以佐朕平明之治。故諭

○十二月庚午。

上諭祁院。朕自即位以來。遵承

皇考詔命。圖總政理。夙夜靡寧。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奉公守職。二三大僚。忠君體國。表率諸司。輔臣孫如游。爲朕首簡。實嘉清慎。特用眷酬。何乃以浮言求退。屢諭不遵。使朕不得任用一人。朕思

累朝列聖。簡置閣員。多繇宸斷。當時政務修明。直諫不乏。亦曾有如此抗阻否。至于尚書周

嘉謨黃克纘。一事小嫌。何難銷釋。忿爭求勝。
輒欲乞身。且吏部職司統均。推舉苟無失平。
何必避就毀譽。卽刑部近以議獄偏執。奉旨
不必疑慮。何又因事發端。遂至互相倣效。封
印杜門。連章求去。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
皇考顧命諸臣。望以佐朕新政。豈意

兩朝草慶之後。使爲紛紛求去之圖。忘國厚恩。
藐朕冲幼。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歲除在
卽。百度維新。輔臣如游。尚書嘉謨。克纘。都著

遵旨卽出視事不得仍有陳瀆朕又覽科道
各官章下特論公平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
少亦因九臣忠愛念輕身家計重得以浮說
搖撼以致國事溷淆人心惶惑成何綱紀朕
奉

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茲特再爲
申飭此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一
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擅自去職及挾私逞
臆顯肆傾排者竝下廷議治罪卿等可傳示

各官務各滌慮改圖精白一心恪供職業以
佐平明之治如或不遵朕命國法具在朕無
戲言毋貽後悔故諭

天啓元年五月丁未

諭戶兵等衙門朕覽戶部等衙門請發內帑銀
兩朕豈不重念封疆吝惜不發但思軍國諸
費向有經制。

祖宗朝大兵大役率皆外廷調度卽在

皇祖時討平寧鎮征播驅倭一切兵餉不聞請

何事而至此

二七

帑且帑金積貯有限。內廷諸費不貲。原非額
供。可應外急。迺自東事軍興以來。戶兵等部
不聞長畫。動請內帑。請則危言要挾。用則任
意開銷。調募不求精強。防禦不合竅會。耗費
徒多。績効鮮覩。且如遼東舊兵七萬。額餉近
七十萬兩。新兵十三萬。歲餉至五十餘萬。乃
自遼瀋既陷。河西官軍能幾。兵數相懸。應餘
多餉。卽稱外解不至。假使遼兵全在。餉將安
出。又聞上年發去賞銀二百餘萬。荷戈軍士

未沾。文武私囊半滿。遼城積餘亦送賊手。朕每念之痛恨。見今各衙門候發帑銀。恐仍前弊。多發何益。該部可集廷臣議。目前所需在內在外。孰急孰緩。其募調兵馬。修濬城池。整備衣甲器械。備禦三岔山海。撫賞河西款虜。賚恤存歿軍士等款。逐一開列。除額派餉銀支用外。事關緊要。方准支用帑銀。向來積習。蠹弊。一一剴切。升踏前轍。仍一面奏請定奪。卿等大臣務遵。

祖宗成憲。講求經國大計。嚴督逋賦。勿避怨嫌。
斟酌給發。務求實濟。主持職掌。毋顧人情。其
科道名官。忠誠體國。固不乏人。亦有秉機恣
肆。顛倒是非。止快一己私心。不顧國家利害。
無論更置經略。破壞封疆。貽禍海內。卽此遼
餉查覈一事。何曾有一人悉心調畫。抗章直
陳。事已至斯。難以再悞。大小臣僚。務須滌慮
改圖。急公憂國。勉修職業。共濟時艱。故諭
天啓三年三月戊申。

上諭內閣。邇來科道各官。條奏章疏。朝上夕下。朕未嘗寢閣。何乃在外擅發私揭。代人報復。私忿無忌。排誣善類。專一徇私結黨。朋比鴟爭。非勝不已。全無忠君爲國。謀益封疆。顯是沽名要譽。况屢有諭旨嚴禁。通不遵行。本當查名杖褫逮獄。姑且不究。卿等傳示大小臣工。都要凜心恪供斯職。如有似前抗違。呈。

白于復

次上之罪也

天啓四

上諭吏部

張災荒

朕念朝廷設官分職賴以宣力分猷今大小官

工。布滿班列。忠勤任事。豈曰乏人。悠忽曠官。正自不少。至于章奏條陳。輒鬪靡冗。長披覽不暇。乃大利大害。每擘畫不前。小嫌小疑。便攻訐不已。近且蹊徑岐分意見。各別愛憎。譽毀附阿。擠排大臣。顧惜身名。動思引去。小臣占望風氣。依違自全。職業不修。政事隳廢。壞

先年會推各衙門不得干與要在平日發單
諮訪材品周知有缺照單推用一切請託悉
置不行。躁競之風自息。例轉科臣。選郎商之
吏科。推陞臺臣。商之都察院各有舊規。何得
踰越。至於一切推陞。才望資俸並論。則又任
不可不行。惟邊道提學難拘定序。此皆

祖宗成法。亟宜嚴加申飭。與內外臣工畫一遵
守。以清吏治。

天啓五年二月壬寅。吏部文選司郎中范景

文疏言。今天下仕路溷濁嗜進如飴。無亦衡
鑑之地。免自不清。臣卽不肖。不願使奔競之
風。仍自臣身始。竊念除授有歲格。其久近不
可得而私也。特擢有績望。其高下不可得而
私也。陞遷有資勞。其淺深不可得而私也。此
三者。已足盡大凡矣。不論三者。更於何論其
繇別徑。不問可知。况年來舞文玩法。吏弊叢
生。而自己先有拖帶不淨。卽對此輩。又何以
爲。顏臣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囑託。臣不能

爲之諱。臣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囑託亦願諸臣勿爲臣等諱。

上曰。以後陞除推用一循資望。務著實行。有故違請託的。指名參奏。

嚴計典

天啓元年。八月癸巳。吏科都給事中薛鳳翔以考績屆期。條上數款。一治行當覈其真。一懲貪當重其法。一監司責成宜嚴。一銜途勞苦宜恤。一入覲應爲酌免。一餽遺應爲預杜。

同時掌汀南道御史劉蘭亦疏條吏治四弊
曰墨曰穢曰庸曰浮而喫緊在以撫按數司
道以司道察郡邑內外嚴加禁飭共圖維新
而大計五花冊既定六款仍宜於考語後散
評數十語不許止以四六駢語塞責得旨這
所奏察吏諸款有裨實政該部通行省直衙
門一體申飭

天啓二年十一月丙辰刑科左給事中尹同
臯言國家察吏原從職掌分功罪自議論變

許投進。其命所司知之。

○辛酉。御史劉廷宣疏言。今海內困窮已極。

當以固結人心爲第一義。乃有司朘削無狀。

日甚一日。乞責成撫按。法在必行。凡貪墨之

吏。不特參提。務要追贓正法。勿止以量處了

事。至撫臣關係尤重。乃始進率多不正。若近

日王紹徽疏內所稱。假托要津。公單討保。囁

嚅道款。呈身自薦者。先自不正。安能正人。乞

勅銓臣主持公道。爲國擇人。勿沿門問信。致線

索得以公行。奔競因而得志。

上曰。海內民窮已極。多因有司朘削。以後撫按官論劾有贓私狼籍的。都著提問追贓。不得以罷官了事。這本內所說貪官。還指名具奏。巡撫官著從公推用。不得濫及。

天啓四年。三月己卯。吏科都給事中阮大鍼言。今日民窮財盡極矣。而不肖者尚恣攫取。以朘其盡。間有提問者。往往虛應了事。請自今嚴著為令。凡撫按論劾各官贓私。見任追

之任所。去任追之原籍。載入考成。轉解戶部。若慮開報過實。不妨於中量免。以示寬政。至于歲終。仍著戶垣考成。起解贓銀完欠。如梗玩不解。不如數者。并將地方官從重叅處。以爲黨庇之戒。

上曰。貪吏提問追贓。令甲甚嚴。著通行申飭。撫按各官。論列處分。卽行定擬。追贓贓銀照限查核。有不遵的。卽係不職。著該部叅處。

四月丁酉。禮科給事中劉懋言。民日益貧。

吏日益黷。宜令道府廳官每月報所屬州縣
廉貪昏明事件于撫按。一月一兩巡歷之日
卽照冊開面詰。若他有所訪。他有所犯。則開
者之貪昏可知一體罷斥。撫按不妨異同。不
必會稿。薦者止如舊額。劾者不妨倍加。
上曰。這本說吏弊民隱最急。撫按官薦劾不當
貪廉何所懲勸。道府開報連坐。前已有旨。這
所奏一併申飭著實行。

慎官評

天啓元年五月癸丑。吏部尚書周嘉謨言。近日官員考語。襲用四六組織。徒工形神。未必盡肖。湊合。雖巧。隱諱。反以滋疑。臣不自量。謬擬一格。凡考語。用。以。守。才。心。政。年。貌。開列六款。以五等爲率。守下。註。或。清。潔。或。謹。慎。或。平。常。或。玷。缺。或。污。濁。才下。註。或。精。練。或。通。達。或。平。常。或。疎。拙。或。昏。悖。心下。註。或。公。正。或。坦。直。或。平。常。或。隱。秘。或。姦。險。政下。註。或。勤。敏。或。整。辦。或。平。常。或。寬。緩。或。隳。廢。年下。註。或。方。青。或。

而某見以爲否者。其有所劾也。卽揭註該管各官某某共報以爲不肖。或某報以爲不肖而某見以爲賢者。如是。則司察與所察之人。其優劣公私。俱莫逃于通國之指視矣。倘有不肖濫竽。大慙漏網。卽褫臣。竝查原開報等官。權其輕重。分別處治。以爲爲臣不職者之戒。

上曰。吏治全係官評。若賢否開報失真。何憑舉劾懲勸。這所奏責成司道府廳各官。揭註查

參等事。著立爲規條。嚴加申飭。務在必行。

杜倖竇

天啓元年正月甲申。刑科都給事中魏應嘉言。近有一種習氣。中於人之膏肓。而不可解者。曰居間而已。夫所言公公言之。今後吏兵二部用人。不論廷推銓選。但有獨身囑託。私宅通書者。該部卽明白開具其人。其書以奏。如該部不惜名器。不顧地方。用非其人。或以他途進者。容臣等以白簡隨其後。

上是其言。戒各部堂上官。盡杜私謁。不得徇情。瞻顧果有偏私。科道官據實糾駁。

天啓二年三月己酉。吏科右給事中趙時用言。近日陞遷太驟。贈卹太濫。夫國家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轉。今奈何於京堂而獨越也。乘疏通之會。爲速化之媒。尚未經任。遽爾移陞。是家園可作官途。攫取真如捷徑。至於求贈求卹。祇圖恩廕。非借國本爲題目。則捏邊功爲勞勩。以致

生前之姦污。一卹可以盡洗而未定之評論。代口爲之游揚乞。

勅該部。以後每京堂有陞轉必以到任爲序。故官有贈卹須詳數其生平。無槩徇情以啓倖寬。

上曰。這所奏陞轉恩典等事。深得朝廷課功實重風勵意。便著申明遵守。不得一槩徇情。其才品勞勩原自超優顯著的不妨酌議奏奪。天啓三年。十月丙寅河南道御史翟學程疏。

陳銓政之蠹。言吏部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不
惜以情分爲赤幟。於是司道各屬臭味相通。
巧者被親。拙者見遠。賢而未開。開而未必賢。
幾令乘驄之激揚。黯淡無色。而二三下吏。遂
鷹擊毛舉。翼旦暮可足吾事。殫其地之出。竭
其廬之入。不足以供魚肉。心朶頤焉。則源濁
而求流之清。必不得之數也。若掣籤一法。尤
屬可笑。缺定於先。籤掣於後。高下其手。掩耳
偷鈴。有同兒戲。臣猶記爲令時。見戎政侍郎。

朱光祚銓政一疏。鑿鑿可行。奈何寢閣而不報。導而舉之。殆不容一日緩者矣。

上曰。近來吏治不修。民生憔悴。亟宜振飭。這所奏徇情請託等弊。著嚴行禁諭。有違犯的。科道官指名參處。選法量才授官。掣籤至公。亦多窒礙。况又借以行私。應否更改。停止著從長議奏。朱光祚前條陳銓政奉旨已久。著查原疏覆行。

慎薦舉

天啓元年。二月壬戌。河南道御史張捷疏薦多人。董應舉。吳撫謙。于仕廉。胡琳。蕭近高等。上曰。銓敎人才。乃吏部職掌。本內臚列多員。且多見任。不無侵官。以後申明舊制。非奉旨公薦。不得率意私舉。

○閏二月。甲午。兵部尚書崔景榮覆科道諸臣疏。以遼左用兵。將材尤急。請行保舉之法。發單諮訪。科道諸臣各舉所知。無論見任廢閑。開送臣部酌擇。上請卽送遼東領兵。仍註

某係某人所舉。以驗當否。在外督撫按官亦各舉所知。不拘多寡。仍行所屬武官。自總兵以下。有懷忠義勇敢之氣。願援遼者。卽一面具奏。起送入遼。

上曰。遼左用人方急。依議從公保舉。卿部仍查酌選用。不得盡諉推薦。

天啓二年十一月辛酉。戶科給事中郭鞏請嚴保舉。言今天下文不成文。而以錢神爲文。武不成武。而以債帥爲武。乃薦文者滿紙。龔

黃薦武者滿紙賁育。忠佞未分。賞罰終混。臣欲悚之以互相救。莫如保舉之法。保舉者功則同賞。罪則同罰者也。此法蚤嚴。姦邪早斂。當日保舉廷弼者。何敢以大言欺

聖聽哉。

上是之。命申飭保舉之法。

審用人

天啓二年九月甲辰。四川道御史練國事奏。京堂太壅。冒濫宜防。敬陳內外交重之法。一。

薦舉當確。一躡轉當核。一人言當顧。一會推當慎。又言重內輕外。尤是添註京堂之病根。臣子幹辦職業內外何分。如呂坤以吏部參藩薛三才以都科參藩。後皆樹立多著名蹟。此近在人睹記者。何嘗厭薄藩臬也。使真卓異而後陞京堂。則人皆成卓異。使不京堂而亦可節錢。則人自不求京堂。官方其有賴乎。上曰。設官原有定制。時艱需人。所奏內外交重事宜。自當斟酌疏通。務使人材不壅。國事有

濟

天啓三年十一月丁丑。吏科給事中郝土膏言京堂添註太多。晉陟無地。合計實歷俸。以一年爲限。限滿則放假回籍。遇有巡撫卿貳缺出。採拔才望而推用之。至若南中亦有京堂。而人情每薄之。謂得與會推之列少也。宜同在北者。一體推巡撫推卿貳。則南北可以互轉也。南中亦有銓部臺省。而人情每薄之。謂得與於京堂之陟少也。宜同在北者。一體

轉年例轉京堂。則南北可以並重也。如是。則不惟可以疏京堂。且并可以疏考選矣。又如監司缺少。率虛占於例轉之官。慢君命。誤地方。此不可訓也。合自命下日爲始。逾一年不到任者。吏部徑自作缺。另補。而本官仍請旨處分。庶幾寒怨望之膽。內察期遠。每蕩簡於部寺之席。白簡可繩。或難爲堂卿體面。此不可訓也。合令各堂上。察所屬有不肖者。得不特糾叅。而敢於反噬。堂官者有禁庶幾申堂。

屬之體。

上曰近來京堂填壅。皆因推陞太多。以後都著查照舊例陞轉。不得徇情濫推。其例推方面不到任者。卽作缺另補。不必一年。

天啓四年正月丁卯。大學士葉向高等奏添註一事。祇因

皇祖時。遷謫過多。

皇考與

皇上。盡行收召。一時人多缺少。其勢不得不出

寶訓卷之三

二十三

於此項科道屢言京堂人多，遂將添註遽停。夫添註既停，則京堂之壅滯愈甚。言者欲令其請假告病而去，此於政體實爲不平。何也？京堂諸臣雖年力才品不同，然其遠者皆沉淪推抑二三十年，其近者亦累資而得。此今諸臣之起，不二三年，其至九卿八座者僅數人，而鄒元標、鍾羽正、馮從吾輩又皆不完其用以去。所存無幾，奈何？又生厭薄，欲一舉而空之。又如巡撫一官，向來多用老成歷練之

人。今盡推資淺之有才望者其資深諸臣豈
無年力尚強才猷夙抱足當建牙之選獨不
可兼用一二以示公平。外僚至布政而極向
者巡撫之推一內一外故布政多爲巡撫。次
乃京堂今巡撫無一布政矣。如其終格則布
政之途窮而藩臬無所措足此內外遷轉之
不平者也。南京科道與北顏顏北每歲多轉
京堂南無一焉此又南北遷轉之不平者也。
上曰覽卿等奏具見公平政體愛惜人才深切

銓務京堂添註已有旨。至今年冬停止。因科道官屢言人多。故不准推卿等。既稱不便。還照原旨行。但須酌量推補。漸次減省。毋得徇情濫及。以致仍前壅滯。其餘都著該部查行責實效。

天啓五年九月丁巳。大學士丁紹軾奏申用人之議。大略言。今日用人材非素儲。事無責成。致緩急一無足恃。請命兵部與各邊撫定為充經略之官。請命六部九卿科道各舉所

向來通行稱便近因私造低錢甚多真偽難辨惶惑不行著出示曉諭地方軍民人等真正大制錢照舊行使不得一槩阻滯有故違不遵的依律治罪仍著巡緝廠衛衙門嚴拏私鑄假錢其戶工二部官局務須真銅精工如式鑄造有低銅攬和鑄造惡濫等弊從重究處著一併中飭行

天啓五年四月己亥命督理屯田副都御史董應舉以屯務歸併天津督餉撫臣陞應舉

卷之三

三十一

爲工部右侍郎專理鑄錢建局荊州統率荆
西道催償銅料工程鼓鑄司官亦著工部差
遣廉幹的去再于產銅處仍建一二局委賢
能府佐官員鼓鑄務要錢質堅厚利民裕國
廣東道試御史陳世竣疏言鼓鑄既經會議
皇上特遣部臣主之侍郎非不尊也而不兼憲
銜則控制無權是當照工部右侍郎總督天
下鼓鑄錢法事務兼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之銜者也荆西道既委催償銅料亦須加以

管理通省錢法之銜重其事權而一方之鼓鑄又不若各省直各自鼓鑄而總其成於部院凡省直各擇一監司各加一管錢法勅銜各府清軍官亦各加錢法二字悉聽錢法部院管轄凡行錢處所道府州縣悉聽節制與餉漕也鹽諸臣一體凡鑄錢行錢疏通阻滯錢法官悉聽部院年終舉劾必如是而後職掌始明體統始正事權始一血脉始通也至於私錢之禁當嚴唐宋之錢當禁耗蠹之弊

當清又在部臣之力爲稽核耳。

上曰鼓鑄大臣須兼憲職

祖宗朝鑄錢必堅厚完好故易通行今宜照嘉靖錢式銅料不許低假商人賣錢只許在官爐處所如有私相販賣者照私鹽律治罪一應徵收錢糧其存留雜項及零星未及兩者許用錢上納唐宋舊錢間行不禁

天啓六年四月甲申

上傳與都察院卽今大制錢不行皆因五城兵

馬總甲人等房號不收大錢以致壅滯著五
城御史嚴加查覈限卽日回奏

詰餉

天啓元年正月己卯

諭戶部朕惟遼餉一事該部屢奉明旨自當講
求良策不悞軍需何至外解中斷動以請帑
爲事况內帑自有經費近歲給發事多如內
帑亦乏該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請前後
數目參差何從憑據但今彼中告急餉庫一

空軍士枵腹深軫朕衷姑准發帑五十萬作
速解發以救然眉還著經略各該衙門如法
給散官軍別項不得借用卿部仍照屢旨集
九卿科道各官作速會議足餉清餉畫一之
策具奏如某處拖欠某處冒破卽行查叅治
罪該部不得仍前因循姑息致悞軍需故諭
天啓二年四月丙戌戶部尚書汪應蛟疏言
今日民愈窮而賦愈重寇彌近而輓輸彌急
川貴師旅繼興東西餉運交迫卽管劉借著

無計取盈。反覆思維祇有實簡練以求可用之兵。核虛冒以清濫用之餉而已。往廣寧積米浥爛。河干者至百二十萬。自冬徂春。幣金及太倉庫。又發百四十萬。原議本折兼支。而將官不利本色。惟欲折色以入私囊。其詭名冒領恒十之三。所謂額數軍兵十四萬馬六萬匹。安在。昨經臣疏亦云在關七萬。請

初經督嚴行各道細查。見在官兵實數整頓營伍分隊簡練。則見在六七萬可當十數萬之

用其虛冒者作何著落務盡數追出冒餉并
令本折兼支似可充兩三月之餉不使臣部
獨抱懸罄之憂也

上曰近來空伍絕糧坐壞疆事覽奏簡兵核餉
本折兼支具見裕國捍邊長算便行經督撫
按各官著實舉行其近冒多餉據實開奏以
便議處不得朦朧塞責

天啓三年六月己巳兵部覆御史吳姓疏言
請兵請餉在外者視爲固然而清餉清兵在

臣等當求可久。頃山海關兵經樞輔一番精
覈諒無虛冒。但宜酌定畫一。移清數到。臣以
便咨會計。臣措餉。若薊密永昌通州有舊額。
有新增。應該督撫列款報臣。容臣再行各邊
督撫。及登津二撫細查。每歲支餉實數。具清
冊報臣。更期嚴立限期。若過期清冊不至。自
督撫而下。臣當具名入告聽。

明旨處分。至在京新募振武營兵。不無逃亡虛
冒。容臣確查具覆。

上曰各邊通不查兵但行索餉虛冒愈多難以
處給依議通行清查勒限確報不得違玩振
武營兵仍作速覈奏

天啓六年五月庚戌

上諭戶部有兵方有餉餉之多寡以兵爲準柳
河敗劫覺華被劫失兵若干應減糧若干如
何不見清查一槩混淆本兵職掌何在著作
速行督撫官確查報部以便議補班軍出關
糧餉卽於預備應支銀內發山海餉司給散

六月壬申御史宋禎漢疏言用兵必須請
餉用餉必取諸民民不安餉不實則民與兵
交病天下事乃大可虞矣慨自逆奴狂逞禍
連蜀黔徵兵徵餉加派加督民已皮盡不休
兵仍枵腹如故節次行查迄無實數索兵時
纔云不滿六萬索餉時復云有十數萬相委
相蒙恬不知怪竊計督撫諸臣以爲問兵之
多寡問餉之虛實非當問諸目前之人已也
自守山海以來更幾撫道更幾大帥更幾餉

司。是邇壬戌以至今日某歲費幾百萬某歲
增幾百萬議增者。倡以何人。所增者作何銷
算築城堡者。修葺幾何。領撫賞者。收辦幾何。
買硝黃者。上納幾何。製火器者。存積幾何。領
造船者。現船幾何。買戰馬者。現馬幾何。人人
而核之。件件而稽之。其虛用無實效者。侵欺
有實跡者。核其情罪輕重而究之。稽之。不少
借貸之庶幾。餉核兵實民困。其可甦乎。

上曰。年來兵餉繁費。國用不支。這條議核餉之

法在逐事逐人一一清查勿容冒濫侵欺誠
是確議。冢臣王紹徽疏稱內府之積日漸消
耗正指冒餉爲言卽著巡關御史刻期查算
務要徹底澄清具奏

天啓七年四月己未戶科都給事中段國璋
疏言今太倉之出數較之入數多一百六十
三萬四千餘兩以致司農束手聞國初以此
鹽供邊餉未必全仰給於年例卽嗣後仰給
年例亦未必若是之多當行各邊鎮查某鎮

原領兵若干某年因某事添兵若干添月餉若干事已而兵有無撤去餉有無混領也某鎮原額官若干某年因某事增官幾員增俸薪幾許事已而官有無裁減俸薪有無混支也祈

諭各邊鎮衙門斟酌而去其甚出孔少一分卽入孔留一分漸積以往出入之數或不至大相懸絕乎

上曰邊餉日虛民窮日甚非中外加意清釐冒

濫逋負究將何極著各行各邊鎮督撫道將
查核額數造冊報部科互相磨對其清汰核
實的准與紀錄朦朧混報者卽時叅處

大明熹宗愍皇帝寶訓卷之三

大明熹宗愍皇帝寶訓卷之四

興學

天啓三年六月壬申禮科給事中郭興言奏
視學之典蒙

俞旨來春舉行一切合行事宜謹列款上陳一
修學宮一習禮樂一取回四氏博士一令監
生復

今

一久尚滯家園乞責令

刻期

殺中同心一德陶鎔士

上曰。

大興著查照舊制履行。祭酒官著行

催到

天啓四年十月戊申禮部覆太常寺卿胡克儉疏言國家鄉學所祀者皆孔子宜禮樂之無弗同乃國家之祭六奏天下府學亦六奏州學間亦有之惟縣學絕無奏者及考會典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依式製造天州縣明明奉

該部如議申飭行

卹忠

天啓元年閏二月丙申

敕建文兵部尚書齊泰戚屬後裔之在戍所者
駱應鵬等三十八家除其戍籍仍查黃子澄
戚屬一體豁戍從御史田生金之請也

天啓二年五月己亥

先臣方孝孺忠烈其遺胤與練子寧後一
錄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讀學士直文淵

身言卷之四

當靖難師入，以草詔不從，致夷十族。其幼
德宗，幸寧海，謫尉魏澤匿之，密託諸生余
學夔負入松江島嶼，以織網自給，華亭俞允
妻以養女，因冒余姓，遂延一線。至是其十世
孫方忠奕，以貢來京，伏

闕上書，遂有此卹

○六月甲申，道

先帝遺詔，卹錄先朝遺忠，分爲二等，其以國本
抗疏楚斃，及建言詔獄受楚遣戍者爲一等

原任湖廣僉事馮應京等共九員贈官有差
仍廢一子入監以建言國本降斥遐荒及誅
誤下獄爲民永錮沒身膏爲二等原任吏部
稽勳司員外顧憲成等六十六員各贈官有
差給與

誥勅

○七月庚申工科右給事中尹同臯爲同鄉
死難三臣張銓何廷魁高邦佐請再加贈官
仍許創建一祠春秋致祭至各省直死難遼

卷四

左如參將張斌武貴等卹典尚稽乞行各省
直撫按官各就地方查核優卹

上曰張銓仗節殉難忠義殊倫并何廷魁等俱
各查例加贈祠額已賜三忠准與都城外擇
便建祠致祭本內未卹各官查明一體卹錄
○九月辛亥

諭兵部原任遼東總兵官劉渠戰歿奉旨查明
卹錄著作速題覆其祁秉忠等併各衙門題
奏有名將士人等部著查明具奏一體優卹

以見朝廷慰愍忠魂鼓勵人心之意。又之上以劉渠等卹典。又不題覆顯是吏胥勒索作弊。著兵部作速查奏。不得庇護。兵部具覆。因言自廣寧失陷。一特大將偏裨。致身死難者。臣部敢不亟優卹。但倉卒潰敗。有委骨荒沙。而姓名泯泯者。又有明知其死足憐而不知其家世來歷者。是以咨督撫按查之原籍。寧過求之確。褒忠尚猶有日。毋遽失之疎。聖恩不可輕假也。

上曰卹典宜及時給與。用慰存歿。昭示中外。若一意耽延。又且廢閣。豈成政體。劉渠等已有旨給卹。其餘死事名迹。奏報已明。卽與議卹。在外行查的。仍嚴立程限。不得稽緩。

天啓三年十二月庚戌。保定巡撫張鳳翔疏言。原任兵部員外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楊繼盛。已給贈諡祭廕。仍賜祠立額。極爲優厚。而當時禮臣失於查核。獨遺葬價一款。藁葬至今。乞

賜補給。已經部覆。

上以年遠傳諭內閣不准給。大學士葉向高等言繼盛係

世宗皇帝第一忠臣。卹典以謚祠爲重。祭葬特嘗格耳。與其重而遺其輕。殊不可解。宜撫臣之請補。部覆之全給也。况繼盛藁厝淺土。使萬年流芳之骨。不得沾

皇上一杯之恩。尤非臣等所安。

上曰。楊繼盛先朝忠臣。已經賜謚立祠。准補給

全葬

天啓七年六月丙午延綏總兵楊肇基議建蓮妖死難諸義士祠請春秋合祭

上曰綱常萬古不毀全賴人心忠義這平妖死難諸人深可嘉尚該鎮捐貲建祠具見同袍厚誼著該有司官春秋祭享歲爲永例用表忠魂以磨勵風俗

安屬國

天啓元年八月壬午

諭朝鮮國王。朕嗣承天位。君臨萬方。惟爾世守
東藩。忠勤素著。項自建酋。肆逆遼左。用兵爾
邦。征繕以從。兵將捐軀。勇戰我

皇祖。用頒詔諭。賚卹有加。屬者遼瀋繼沒。爾復
陳兵聲援。慰集流移。邊臣奏聞。朕甚嘉焉。茲
特遣官齎奉璽書。用褒勞勩。併御前所發賞
功銀三萬兩。給付爾國。量行賚犒。其沿江一
帶。我軍民瘡痍奔命。留滯未還者。命差去官。
撫定資給。不以煩爾。其差官帶有兵從。令其

聯絡聲勢。相機規圖。約戰部位。不致侵擾。爾
國君臣將士。宜悉朕意。明聽朕言。惟茲逆裔。
挾我叛人。荼毒生靈。徧處肘腋。罪惡盈貫。覆
載不容。朕方簡任文武將吏。厚集水陸兵師。
奉行天誅。用摅國憤。維爾義激同讎。勞宣敵
愾。安危共域。休戚鬪情。其尚飭備周防。嚴兵
犄角。設奇制勝。佐集大功。予以保我疆陲。固
爾封守。朕用恢廓版宇。亦以綏爾藩邦。策爾
忠勳。垂名史牒。詎不偉歟。惟爾其欽承之。特

論

天啓二年八月壬申朝鮮國王李暉進貢謝
恩。

上以王恪守臣禮助餉惜民忠義可嘉著賜文
綺一襲銀一百兩仍賜勅諭以旌忠節差來
陪臣吳允謙等航海入貢險阻備嘗額外各
加賞賜以彰懷來遠人之意

○十一月己未朝鮮國王李暉具疏以總兵
毛文龍所獲真夷五名詐稱小邦之人希圖

誣陷乙

賜昭雪。兵部覆言該國仰戴彌堅。

天朝亦推心置腹。豈狡奴浮說所能間。據俘獲達口。容札示毛文龍。卽立斬於軍。以塞讒間之口。仍開心待鮮。嘉與共濟。

上以該國世稱忠順。據奏事理甚明。深可嘉尚。爾部還移文獎勵。以見朝廷體諒至意。

天啓三年十二月癸巳。禮部尚書林堯俞等言朝鮮廢立之事。以綱常名義論。討之絕之。

此一定之政體也。以翼戴

天朝論。則二心通奴者。是爲我梗。同心滅奴者。是爲我用。一順一逆分。而

朝廷之子奪因之。此通變之微權也。今據昭敬王妃之奏。深河宣川之役。李暉降奴引賊。不謂二心通奴可乎。又據屬夷頭目阿木之報。奴兒哈赤領兵馬無數。要來過河犯搶。因毛文龍同高麗奪了馬匹。傷了達子。奴惱恨。欲將兵馬一半。往高麗報讎。則謂李侗之不與

我一心滅奴不可也。臣部據閏十月內。登萊撫臣。揭送彼國公結十二通。十一月內。毛帥呈送彼國公揭十二通。自宗室以至八道臣民。合詞一口。皆稱暉爲悖逆。侖爲恭順。人情如此。固不待勘報至而已了。然矣。

上曰。李侖旣係該國臣民。公同保結。倫敘相應。又翼戴恭順。輸助兵餉。准封朝鮮國王。先與勅諭。著登萊巡撫官。差官同陪。臣齎賜。其冊使候事寧。查照舊例行。

畜奴隸。致令豪傑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
故。東夷薦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卿部便張
掛榜文。通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
忠義。夙抱韜鈴。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効一
臂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
門驗實。津送來京。朕皆不次擢用。卿部再查
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前
牽制。庶展豪傑之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十二月甲戌。大學士葉向高題目擊時艱。

興思良將如故左都督戚繼光。當嘉靖年倭寇海上。浙直閩廣無不摧殘。獨繼光在浙。數有戰功。迨閩中告急。勢在然眉。繼光提偏師入閩。累戰俱捷。所捕斬首級載在

實錄者。殆將二萬。時興化已陷。賴繼光而復。省城將危。賴繼光而存。此勳在東南者也。迨移薊鎮。虜方桀驁。屢窺畿輔。繼光簡卒蒐乘。造車製器。百凡備禦。無不釐飭。又築道化諸城。及修砌邊牆。皆屹然金湯。而未嘗取給公。

加擬便宜。有事與經督撫按各官相機商確。各不得牽制誤事。其各官素有蓄養精壯親丁。盡數隨帶甲仗器械前來。本省量給安家行糧。該部給與馬價銀兩。訓練以備緩急。毋得以爲泛常故事。卿等擬諭來行。

天啓四年九月乙亥。

上傳。前諭各邊鎮起用家居宿將。行取來京。添註五府僉書。奉旨已久。已到的。未到的。著兵部查明開奏。一面行該督撫官。將在家在途

的。催取前來。刻日兼程。不得仍前延緩。其已
到在京的。量增俸薪。或酌補京營五府實缺
管事者。有勤勞。另加陞擢。帶有家丁來京的。
酌限名額。量給折色口糧。以示體念之意。

○十二月壬寅。兵部尚書趙彥言。大將三軍
司命。所繫甚重。

祖宗隆崇斯典。會議廷推。示無私也。昨者山西
總兵缺出。督臣薦舉。隨奉

旨推用。敢不仰體

睿懷然而恐不可爲例也。伏乞

皇上爲封疆大計。申明部科會推之職掌。犯者
參究。而臣部敢有挾私以壞公典者。斧鉞在
上。白簡在旁。誰不謹凜焉。

上曰。封疆多事。選將爲急。該部務秉公會推。各
官不得妄舉。還著申飭行。

天啓五年四月丁酉。

上傳兵部。方今邊疆多事。擇將須用謀勇兼全
的好人。不可濫用債帥。以致剋餉剝軍。

天啓六年四月癸未。

上傳與兵部。聞總兵趙率教。滿桂。二人不和。痛
思前此失事。皆不和所致。豈可復蹈前轍。著
馬上差人傳去。務要協力同心。及早幹封疆
大事。功罪一體。如有尚氣生嫌者。朝廷三尺
具在。決不姑息。

○六月戊寅。

上諭。關門寧前事體重大。趙率教。遵命作速整
理。一應戰守機宜。俱稟督師。樞輔方略。亦須

與撫臣商確而行。文武大小官員。都要併力同心。矢圖滅賊。毋得偏執已見。仍蹈不和覆轍。致悞邊事。罪有所歸。兵部還馬上差人傳與他每。一體遵行。

飭邊防

天啓元年五月乙卯。兵部尚書王象乾請申飭各鎮邊防。且言逆奴狂逞。海內騷。我以遼之故。處處征調。各鎮以援遼之故。處處空虛。酋虜生心。勢必內訌。無以防秋故事。遂并

髦之。今日之事。兵馬錢糧。應作一家共論。中朝荒徼。當使一氣偕通。文武將吏。須求一體相濟。臣父歷行間。習知塞上情形。願各鎮諸臣。義激同儕。無以彼我起見。

上曰。東事方急。秋防倍宜愷慎。各邊虜情。不無窺覷。變動依議行。各督撫官。參酌新舊條行。事宜嚴加申飭。修舉實政。毋事虛文。年來徵調數多。仍速補填缺。務令兵力有餘。緩急可賴。該鎮文武各官。以此程課勤怠。仍載入考

成以備閱覈

天啓三年九月丁未遼東巡撫張鳳翼疏陳
關內外情形及布置方略

上曰據奏關門情形布置方略一一巡歷目擊
兼合輔臣籌畫且隨時移駐督率道將自是
巡撫責任一應控禦進守奇正聲實聽與輔
督諸臣相度便宜行其墩堡兵馬軍需等事
次第條議內外各官務協心力共圖成功
天啓四年五月丁巳

多事之口

三

上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塘報。准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揭前事。為屢獲活夷。斬首級。得獲達馬夷器等件。雖功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基。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外呈稱奴酋與親信姦人李茂隆等。晝夜商議。欲以賄買西虜。更換旗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儻以假道長驅。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

總督鎮巡當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
籌度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途各路并東征將
士俱要仔細防禦謹慎倍嘗及各隘口守把
將官都要晝夜不特防守還仔細盤詰出入
進貢夷人其中恐有姦細夾帶情形仍傳戶
工二部并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
糧乏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
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所
歸特諭

軫邊塞

泰昌元年十月丙辰。

上諭內閣。朕見天氣漸寒。重念九邊軍士。及遼東援兵。荷戈勞苦。朕特將

先帝恩賚。已行傳諭禮部。如何尚未給發。朕心惻然。卿等傳示作速題請。以稱朕憐念至意。

○癸酉

諭戶兵二部。朕惟登極覃恩。賚賚各邊軍士。係累朝舊典。但人數甚多。稽查不易。近該禮部具

奏邊軍數目恐臨期不無增減。解銀到日。著各該巡按御史嚴行道將設法清查。按名給散。務使見在者人。需實惠。

天啓四年八月戊申。

諭督師輔臣孫承宗。朕以東事倚重于卿。日聞猷略布宣。兵威震疊。固圉恢疆。具有次第。其軍需器甲等項。申命所司。以特解發。茲簡內廷庫貯。并新造神器軍器。精堅堪用的。給發軍前應用。計發安邊神砲。虎蹲神砲。各一百。

四十位。佛朗機二十副。內提砲八十箇。三眼鐵鏡五百桿。各隨用袋篋藥匙鉛鐵石子等全。明鐵盔一千頂。明鐵甲一千副。大小弓一萬張。大箭三十萬枝。各樣腰刀一萬把。各樣長槍四百桿。開山等斧四百把。斬馬刀一百三十把。鈎連槍三十桿。特差總副提督內忠勇營御馬監掌印太監劉應坤。與同忠勇營副提督御馬監太監胡良輔。紀用。陶文。督率中軍官張守誠等。并把牌硬弓金捷等七十

七員。齋有該監局庫查發器仗數目。印信揭帖二本。一併解赴闕門。照數驗收。用助軍威。以備征勦滅虜之用。卿督師行邊。閱歷二載。拮据籌畫。心注身營。較之安坐廟堂。倍萬勞苦。朕日夕在念。特賜大紅坐蟒膝襪蟒衣段羅各一襲。綵段四表裏。銀二百兩。以示眷酬。其文武將吏。協理宣勞。戰守官軍。行間奮力。部解賞功銀兩。用備賞犒鼓勵。茲特發御前銀十萬兩。各樣蟒衣膝襪段紵一百五十疋。

聽。不特賞功。諸需。卿以心替親臣。肩封疆
重任。諸凡軍國大計。除章奏批發外。一切情
形。機宜。不特入告。仍照閣中奏揭封固。徑達
朕前。庶借邊籌。用資廟略。膚功早奏。飲至還
朝。朕時佇望焉。特諭。

○九月乙亥。

上傳督師輔臣奏。調各鎮更番將領兵丁。經今
多時。其已起程與未起程的。著兵部查明開
奏。一面差人星馳傳與該督撫官。未起程的。

兵餉匱乏。加以道路斷絕。外解不至。該部無可措處。乞

皇上亟發帑金五六十萬。應撫虜急需。象乾又言。撫虜他項。可以折銀。惟蟒段一特。無處可買。虜又不肯折乞。

皇上軫念封疆。不吝捐在筭之幣。以給軍需。

上曰。覽卿等所奏。撫虜禦奴。以爲犄角。具見爲國籌邊。朕甚欣悅。所請撫銀。准發二十萬兩。蟒服量發八百疋。解至總督衙門。務要點驗。

虜目名數給散。以爲朝廷款夷之賜。其各省外解錢糧。遷延不至的。卿等傳示該部。即便移文各該拖欠地方。勒限上緊催解。以供軍需。如有借事延緩的。著該部科查明據實參奏重治。

天啓三年八月丁丑。禮部尚書林堯俞言。帶管會同館主客司主事畢自肅呈稱。頒賞三衛夷人。近五百人。戶工兩部銀數千兩。衣段堆積亦各數千。其賞有正有補。有正補加添。

總計其獲萬有餘金。宜歡欣領受。感恩不暇。乃躊躇進退。必再三開諭。始至賞所。銀稍低昂。輒欲闕退。段足顏色稍暗。卽行挑揀。衣服入手。盡皆拋棄。若不知爲

朝廷之賜者。職取而視之。多朽蠹破壞。隨風披裂。手不可觸。始嘆夷人驕悍固其天性。抑誰實藉之口也。織造自有額價。顧脆惡如此。又琉球等國。梯山航海而來。

朝廷嘉勞。特賜其正使紅袍金帶。從人靴襖等

物侈為異數。乃更不堪一寓目。豈所以宣
皇恩而懷遠夷也哉。采顏諸衛。歲歲入貢。皆積
猾熟夷。名為納貢。實則要挾。聞此項錢糧。每
歲給發。嘗累巨萬。轉展侵盜。莫可窮詰。又有
姦商。知此等段絹。除賞夷之外。無人衣著。即
於開市之後。減價收買。寄頓燕市。迨其納期。
徑取交收。如此則姦弊何時可清。夷釁何時
可弭也。乞

勅工部。嚴加稽覈。務求精好。一切陋規。盡行革

料。商人因稅阻滯。請免稅以勸來者。

上從之。仍命戶部行一切內外關津門禁。凡係
殿工物料。俱照例免稅。

天啓六年十月。戊申。鎮守山海太監陶文言
關外各口。每年所抽木稅等銀。潘家口一千
九百餘兩。桃林口九百餘兩。界山嶺口八百
餘兩。冷口六百餘兩。每歲通計四千有餘。原
非正額之供。又作虛糜之耗。乞

勅部酌議。或解助大工。或存留修築各口城堡。

上曰。邊口各商貿易良苦。各口稅銀既不係正
供著盡行蠲免。以彰朝廷恤商德意。

重工作

天啓五年四月丙午。

上諭工部等衙門。朕自御極以來。每念兩門三
殿工程宏鉅。費用浩繁。該部那湊術窮。內帑
撥括殆盡。悠悠忽忽。何日告成。朕念茲在茲。
未嘗一日釋於懷也。今中宮等宮諸王公主
并司禮監等衙門各監局司庫掌印管事牌

子及內外私家閑住太監等官。恭進助工銀
共四十萬兩。俱發工所貯收。仍著內外經管
監部各官。會同巡視科道。眼同給發支用。俱
要實心任事。仰體朕懷。作速催儻。工程早完
三朝闕典。毋得仍前怠緩。冒破侵欺。違者從重
叅來。必不寬赦。

罷開採

天啓元年十月丙子。府軍右衛百戶陳有繼
奏請開礦。

上曰。前者戶部上本權稅。朕不忍小民重苦。陳有繼。今又以開礦起釁。本內有名的俱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嚴行究問。

天啓六年七月癸酉。先是刑科給事中霍維華請開採浙江雲霧山。以助大工。浙江在京鄉官駱從宇等言雲霧山窮簷瘠地。無木可採。與黃山不同。力請停止。

上曰。雲霧山一時既不堪採。著遵前旨加意蓄養。以儲他年之用。不許土民私自伐斫。

優者用之。無俟商量也。不特此也。先年例科道。都察院吏科不得與聞。此舊規也。前尚書趙燠與都察院上疏相爭。趙燠爲御史。咨在臣前數年。臣猶及見舊規。特後人不知耳。臣請以後推陞科臣。選郎商之吏科。推陞臺臣。臣商之都察院。此外一切大小推陞。不復關白。倘有不妥。臣與司官當其罪。不以累他人也。至於唯望及序。固當先論才望。亦當兼

貧不崇萬

可知府必

至考滿。黜陟。必俸過四年。今之考滿者鮮矣。夫官不乂。俸則人有。傳舍其官之意而無實修其職之心。欲天下之平。何可得也。惟邊材提學欲求得人。難拘定序其餘。請行乂任之法。倘缺多而資俸鮮深者。寧起用林下之賢。則人無速化之心。各思修其職業。而事治民安。繇此法矣。

上曰。近來人情貪競。吏治不清。皆繇不遵職掌。

不斬如仍首

債事

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爲爾姑息

○六月戊寅。督師王之臣上言。遼事壞於不和之故。

上曰。遼左從來壞事。都因不和。朕深切痛恨。今督師巡撫同任封疆。功罪一體。果能捐去形迹。和衷集事。寬慰人心。便是忠誠體國之臣。

今八載徵兵轉餉。宇內騷然。選壯

實效。致天誅之尚緩。實人謀之不臧。

推授。爾經略文武將中。一體提衡。進止機

不從中制。果能誠心任事。何事不成。公道待

人。何人不奮。衆思既集。便可擇善而從。忠益

既廣。何難同心共濟。無徇情廢法。無偏聽生

姦。無以意見爲聰明。無以恩讎爲誅賞。務使

身

身戰可犁庭。守可堅壁。順

功。好謀而成。無中巧嘗

暮怠謀議無先漏而後

奪省大張捷伐之績仰紆

宵旰之憂。先踐所言。用慰朕意。功懋懋賞。朕
豈有靳焉。爾往欽哉。故諭

天啓六年正月丙寅

上諭兵部朕以眇躬。續承

祖宗統緒。夙夜兢兢。志切保有疆土。而遼陽命

陷。未見恢復。柳河之挫。益用痛心。朕是

置經臣督臣。以及鎮臣。政期一番

巡視光祿衙門。間有四署廚役。額至三千四百名。而實應役者幾何人。卽尋常一飯。亦取給于外庖。而其坐享月糧如故也。關領布花如故也。以至御馬監之馬數幾何。而所費至十七八萬。象房草場。合之亦不下數萬。此孰非閭閻之膏血。惟乞

皇上念宮府一體。嚴諭內外各衙門。清查冒濫。

裁革

陵

采等二十九名仍

勅以後各衙門劾勞。非題敘奉旨者。悉行停止。不得開濫幸之門。

清夙弊

天啓元年七月乙巳。協理京營戎政左僉都御史李宗延言。京營積弊。種種多端。此乾坤何等時。猶上下雷同。因循苟且。溷爲賄賂鑽刺之世界乎。邇此總督未定之先。無妨說出。

迺紀律凌越不生。而又安長
揚邇來各差巡按御史彈劾
罕及甲科間有刺及。不過悞
機鋒閃爍。大詐大姦者不與
數薦舉。中間影歷既久。高賢
乖方。精神衰邁者乎。以後御
日。卽以白簡從事。老疾者勒
請加銜。僕仍存情塞責。臣
乃覈議處。

大有裨憲綱依擬申飭

已。戶部尚書李宗延言管

卿兼監察御史董應舉稱畿

易爲效所領帑金實用開荒

與高粱與稻穀見有五萬五

亦豆小米雜糧及涿州水旱子

見臺省諸臣交章請加節鉞

惟一節必須隆重若非與以